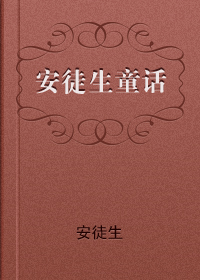
# 安徒生童话



## 打火匣

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背着一个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因为他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争，现在要回家去。他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巫婆；她是一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她的下嘴唇垂到她的奶上。她说：“晚安，兵士！你的剑真好，你的行军袋真大，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兵士！现在你喜欢要有多少钱就可以有多少钱了。”

“谢谢你，老巫婆！”兵士说。

“你看见那棵大树吗？”巫婆说，指着他们旁边的一棵树。“那里面是空的。如果你爬到它的顶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个洞口。你从那儿朝下一溜，就可以深深地钻进树身里去。我要你腰上系一根绳子，这样，你喊我的时候，便可以把你拉上来。”

“我到树底下去干什么呢？”兵士问。

“取钱呀，”巫婆回答说。“你将会知道，你一钻进树底下去，就会看到一条宽大的走廊。那儿很亮，因为那里点着100多盏明灯。你会看到三个门，都可以打开，因为钥匙就在门锁里。你走进第一个房间，可以看到当中有一口大箱子，上面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非常大，像一对茶杯。可是你不要管它！我可以把我蓝格子布的围裙给你。你把它铺在地上，然后赶快走过去，把那只狗抱起来，放在我的围裙上。于是你就把箱子打开，你想要多少钱就取出多少钱。这些钱都是铜铸的。但是如果你想取得银铸的钱，就得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不过那儿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有水车轮那么大。可是你不要去理它。你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然后把钱取出来。可是，如果你想得到金子铸的钱，你也可以达到目的。你拿得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假如你到第三个房间里去的话。不过坐在这儿钱箱上的那只狗的一对眼睛，可有‘圆塔’（注：这是指哥本哈根的有名的“圆塔”；它原先是一个天文台。）那么大啦。你要知道，它才算得是一只狗啦！可是你一点也不必害怕。你只消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它就不会伤害你了。你从那个箱子里能够取出多少金子来，就取出多少来吧。”

“这倒很不坏，”兵士说。“不过我拿什么东西来酬谢你呢。老巫婆？我想你不会什么也不要吧。”

“不要，”巫婆说，“我一个铜板也不要。我只要你替我把那个旧打火匣取出来。那是我祖母上次忘掉在那里面的。”

“好吧！请你把绳子系到我腰上吧。”兵士说。

“好吧，”巫婆说。“把我的蓝格子围裙拿去吧。”

兵士爬上树，一下子就溜进那个洞口里去了。正如老巫婆说的一样，他现在来到了一条点着几百盏灯的大走廊里。他打开第一道门。哎呀！果然有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你这个好家伙！”兵士说。于是他就把它抱到巫婆的围裙上。然后他就取出了许多铜板，他的衣袋能装多少就装多少。他把箱子锁好，把狗儿又放到上面，于是他就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你不应该这样死盯着我，”兵士说。“这样你就会弄坏你的眼睛啦。”他把狗儿抱到女巫的围裙上。当他看到箱子里有那么多的银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铜板都扔掉，把自己的衣袋和行军袋全装满了银币。随后他就走进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吓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塔”那么大！它们在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

“晚安！”兵士说。他把手举到帽子边上行了个礼，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只狗儿。不过，他对它瞧了一会儿以后，心里就想，“现在差不多了。”他把它抱下来放到地上。于是他就打开箱子。老天爷呀！那里面的金子真够多！他可以用这金子把整个的哥本哈根买下来，他可以把卖糕饼女人（注：这是指旧时丹麦卖零食和玩具的一种小贩。“糖猪”（Ｓｕｋｋｅｒｇｒｉｓｅ）是糖做的小猪，既可以当玩具，又可以吃掉。）所有的糖猪都买下来，他可以把全世界的锡兵啦、马鞭啦、摇动的木马啦，全部都买下来。是的，钱可真是不少——兵士把他衣袋和行军袋里满装着的银币全都倒出来，把金子装进去。是的，他的衣袋，他的行军袋，他的帽子，他的皮靴全都装满了，他几乎连走也走不动了。现在他的确有钱了。他把狗儿又放到箱子上去，锁好了门，在树里朝上面喊一声：“把我拉上来呀，老巫婆！”

“你取到打火匣没有？”巫婆问。

“一点也不错！”兵士说。“我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又走下去，把打火匣取来。巫婆把他拉了出来。所以他现在又站在大路上了。他的衣袋、皮靴、行军袋、帽子，全都盛满了钱。

“你要这打火匣有什么用呢？”兵士问。

“这与你没有什么相干，”巫婆反驳他说，“你已经得到钱——你只消把打火匣交给我好了。”

“废话！”兵士说。“你要它有什么用，请你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抽出剑来，把你的头砍掉。”

“我可不能告诉你！”巫婆说。

兵士一下子就把她的头砍掉了。她倒了下来！他把他所有的钱都包在她的围裙里，像一捆东西似的背在背上；然后把那个打火匣放在衣袋里，一直向城里走去。

这是一个顶漂亮的城市！他住进一个最好的旅馆里去，开了最舒服的房间，叫了他最喜欢的酒菜，因为他现在发了财，有的是钱。替他擦皮靴的那个茶房觉得，像他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他的这双皮鞋真是旧得太滑稽了。但是新的他还来不及买。第二天他买到了合适的靴子和漂亮的衣服。现在我们的这位兵士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绅士了。大家把城里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告诉他关于国王的事情，告诉他这国王的女儿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她呢？”兵士问。

“谁也不能见到她，”大家齐声说。“她住在一幢宽大的铜宫里，周围有好几道墙和好几座塔。只有国王本人才能在那儿自由进出，因为从前曾经有过一个预言，说她将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士兵，这可叫国王忍受不了。”

“我倒想看看她呢，”兵士想。不过他得不到许可。

他现在生活得很愉快，常常到戏院去看戏，到国王的花园里去逛逛，送许多钱给穷苦的人们。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因为他自己早已体会到，没有钱是多么可怕的事！现在他有钱了，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士。这类话使这个兵士听起来非常舒服。不过他每天只是把钱花出去，却赚不进一个来。所以最后他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因此他就不得不从那些漂亮房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他也只好自己擦自己的皮鞋，自己用缝针补自己的皮鞋了。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梯子。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他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记起，自己还有一根蜡烛头装在那个打火匣里——巫婆帮助他到那空树底下取出来的那个打火匣。他把那个打火匣和蜡烛头取出来。当他在火石上擦了一下，火星一冒出来的时候，房门忽然自动地开了，他在树底下所看到的那条眼睛有茶杯大的狗儿就在他面前出现了。它说：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兵土说。“这真是一个滑稽的打火匣。如果我能这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才好呢！替我弄几个钱来吧！”他对狗儿说。于是“嘘”的一声，狗儿就不见了。一会儿，又是“嘘”的一声，狗儿嘴里衔着一大口袋的钱回来了。

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打火匣。只要他把它擦一下，那只狗儿就来了，坐在盛有铜钱的箱子上。要是他擦它两下，那只有银子的狗儿就来了。要是他擦三下，那只有金子的狗儿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兵士又搬到那几间华美的房间里去住，又穿起漂亮的衣服来了。他所有的朋友马上又认得他了，并且还非常关心他起来。

有一次他心中想：“人们不能去看那位公主，也可算是一桩怪事。大家都说她很美；不过，假如她老是独住在那有许多塔楼的铜宫里，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就看不到她一眼吗？——我的打火匣在什么地方？”他擦出火星，马上“嘘”的一声，那只眼睛像茶杯一样的狗儿就跳出来了。

“现在是半夜了，一点也不错，”兵士说。“不过我倒很想看一下那位公主哩，哪怕一忽儿也好。”

狗儿立刻就跑到门外去了。出乎这士兵的意料之外，它一会儿就领着公主回来了。她躺在狗的背上，已经睡着了。谁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因为她非常好看。这个兵士忍不住要吻她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丘八呀。

狗儿又带着公主回去了。但是天亮以后，当国王和王后正在饮茶的时候，公主说她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狗和一个兵，她自己骑在狗身上，那个兵吻了她一下。“这倒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呢！”王后说。

因此第二天夜里有一个老宫女就得守在公主的床边，来看看这究竟是梦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那个兵士非常想再一次看到这位可爱的公主。因此狗儿晚上又来了，背起她，尽快地跑走了。那个老宫女立刻穿上套鞋，以同样的速度在后面追赶。当她看到他们跑进一幢大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想：“我现在可知道这块地方了。”她就在这门上用白粉笔画了一个大十字。随后她就回去睡觉了，不久狗儿把公主送回来了。不过当它看见兵士住的那幢房子的门上画着一个十字的时候，它也取一支粉笔来，在城里所有的门上都画了一个十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因为所有的门上都有了十字，那个老宫女就找不到正确的地方了。

早晨，国王、王后、那个老宫女以及所有的官员很早就都来了，要去看看公主所到过的地方。

当国王看到第一个画有十字的门的时候，他就说：“就在这儿！”

但是王后发现另一个门上也有个十字，所以她说：“亲爱的丈夫，不是在这儿呀？”

这时大家都齐声说：“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因为他们无论朝什么地方看，都发现门上画有十字。所以他们觉得，如果再找下去，也不会得到什么结果。

不过王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而且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她取出一把金剪刀，把一块绸子剪成几片，缝了一个很精致的小袋，在袋里装满了很细的荞麦粉。她把这小袋系在公主的背上。这样布置好了以后，她就在袋子上剪了一个小口，好叫公主走过的路上，都撒上细粉。

晚间狗儿又来了。它把公主背到背上，带着她跑到兵士那儿去。这个兵士现在非常爱她；他倒很想成为一位王子，和她结婚呢。

狗儿完全没有注意到，面粉已经从王宫那儿一直撒到兵士那间屋子的窗上——它就是在这儿背着公主沿着墙爬进去的。早晨，国王和王后已经看得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女儿曾经到什么地方去过。他们把那个兵士抓来，关进牢里去。

他现在坐在牢里了。嗨，那里面可够黑暗和闷人啦！人们对他说：“明天你就要上绞架了。”这句话听起来可真不是好玩的，而且他把打火匣也忘掉在旅馆里。第二天早晨，他从小窗的铁栏杆里望见许多人涌出城来看他上绞架。他听到鼓声，看到兵士们开步走。所有的人都在向外面跑。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鞋匠的学徒。他还穿着破围裙和一双拖鞋。他跑得那么快，连他的一双拖鞋也飞走了，撞到一堵墙上。那个兵士就坐在那儿，在铁栏杆后面朝外望。

“喂，你这个鞋匠的小鬼！你不要这么急呀！”兵士对他说。“在我没有到场以前，没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过，假如你跑到我住的那个地方去，把我的打火匣取来，我可以给你四块钱。但是你得使劲地跑一下才行。”这个鞋匠的学徒很想得到那四块钱，所以提起脚就跑，把那个打火匣取来，交给这兵士，同时——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事情起了什么变化。在城外面，一架高大的绞架已经竖起来了。它的周围站着许多兵士和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国王和王后，面对着审判官和全部陪审的人员，坐在一个华丽的王座上面。

那个兵士已经站到梯子上来了。不过，当人们正要把绞索套到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说，一个罪人在接受他的裁判以前，可以有一个无罪的要求，人们应该让他得到满足：他非常想抽一口烟，而且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抽的一口烟了。

对于这要求，国王不愿意说一个“不”字。所以兵士就取出了他的打火匣，擦了几下火。一——二——三！忽然三只狗儿都跳出来了——一只有茶杯那么大的眼睛，一只有水车轮那么大的眼睛——还有一只的眼睛简直有“圆塔”那么大。

“请帮助我，不要叫我被绞死吧！”兵士说。

这时这几只狗儿就向法官和全体审判的人员扑来，拖着这个人的腿子，咬着那个人的鼻子，把他们扔向空中有好几丈高，他们落下来时都跌成了肉酱。

“不准这样对付我！”国王说。不过最大的那只狗儿还是拖住他和他的王后，把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乱扔，所有的士兵都害怕起来，老百姓也都叫起来：“小兵，你做咱们的国王吧！你跟那位美丽的公主结婚吧！”

这么着，大家就把这个兵士拥进国王的四轮马车里去。那三只狗儿就在他面前跳来跳去，同时高呼：“万岁！”小孩子用手指吹起口哨来；士兵们敬起礼来。那位公主走出她的铜宫，做了王后，感到非常满意。结婚典礼举行了足足八天。那三只狗儿也上桌子坐了，把眼睛睁得比什么时候都大。

（1835年）

-------------

这篇作品发表于1835年，收集在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他于这年开始写童话。我们从这一起童话里可以看到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打火匣”所起的作用与《亚拉丁的神灯》中的“灯”很相似。但在这里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钱”在人世间所起的作用。那个兵士一有了钱，就“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士。”但他一旦没有钱，他就不得不从那些漂亮房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梯子。”这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今天还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 皇帝的新装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同时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

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嗯，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两个织工一起说。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些名词儿。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可以照样背得出来。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更多的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

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您看这段布美不美？”两个骗子问。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并且作了一些解释。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装做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精致！真是好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纽扣洞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点起16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装做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骑士们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注：后裾（Ｓｌａｅｂｅｔ）就是拖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行！”典礼官说。

“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其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1837年）

--------

这篇故事写于1837年，和同年写的另一起童话《海的女儿》合成一本小集子出版。这时安徒生只有32岁，也就是他开始创作童话后的第三年（他30岁时才开始写童话）。但从这篇童话中可以看出，安徒生对社会的观察是多么深刻。他在这里揭露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是何等虚荣、铺张浪费，而且最重要的是，何等愚蠢。骗子们看出了他们的特点，就提出“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他们当然看不见，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衣服。但是他们心虚，都怕人们发现他们既不称职，而又愚蠢，就异口同声地称赞那不存在的衣服是如何美丽，穿在身上是如何漂亮，还要举行一个游行大典，赤身露体，招摇过市，让百姓都来欣赏和诵赞。不幸这个可笑的骗局，一到老百姓面前就被揭穿了。“皇帝”下不了台，仍然要装腔作势，“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而且“因此他还要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这种弄虚作假但极愚蠢的统治者，大概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因此这篇童话在任何时候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 跳蚤和教授

从前有一个气球驾驶员；他很倒霉，他的轻气球炸了，他落到地上来，跌成肉泥。两分钟以前，他把他的儿子用一张降落伞放下来了，这孩子真算是运气。他没有受伤。他表现出相当大的本领可以成为一个气球驾驶员，但是他没有气球，而且也没有办法弄到一个。

他得生活下去，因此他就玩起一套魔术来：他能叫他的肚皮讲话——这叫做“腹语术”。他很年轻，而且漂亮。当他留起一撮小胡子和穿起一身整齐的衣服的时候，人们可能把他当做一位伯爵的少爷。太太小姐们认为他漂亮。有一个年轻女子被他的外表和法术迷到了这种地步，她甚至和他一同到外国和外国的城市里去。他在那些地方自称为教授——他不能有比教授更低的头衔。

他唯一的思想是要获得一个轻气球，同他亲爱的太太一起飞到天空中去。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

“办法总会有的！”他说。

“我希望有，”她说。

“我们还年轻，何况我现在还是一个教授呢。面包屑也算面包呀！”

她忠心地帮助他。她坐在门口，为他的表演卖票。这种工作在冬天可是一种很冷的玩艺儿。她在一个节目中也帮了他的忙。他把太太放在一张桌子的抽屉里——一个大抽屉里。她从后面的一个抽屉爬进去，在前面的抽屉里人们是看不见她的。这给人一种错觉。

不过有一天晚上，当他把抽屉拉开的时候，她却不见了。她不在前面的一个抽屉里，也不在后面的一个抽屉里。整个的屋子里都找不着她，也听不见她。她有她的一套法术。她再也没有回来。她对她的工作感到腻烦了。他也感到腻烦了，再也没有心情来笑或讲笑话，因此也就没有谁来看了。收入渐渐少了，他的衣服也渐渐变坏了。最后他只剩下一只大跳蚤——这是他从他太太那里继承得来的一笔遗产，所以他非常爱它。他训练它，教给它魔术，教它举枪敬礼，放炮——不过是一尊很小的炮。

教授因跳蚤而感到骄傲；它自己也感到骄傲。它学习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它身体里有人的血统。它到许多大城市去过，见过王子和公主，获得过他们高度的赞赏。它在报纸和招贴上出现过。它知道自己是一个名角色，能养活一位教授，是的，甚至能养活整个家庭。

它很骄傲，又很出名，不过当它跟这位教授在一起旅行的时候，在火车上总是坐第四等席位——这跟头等相比，走起来当然是一样快。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永远不分离，永远不结婚；跳蚤要做一个单身汉，教授仍然是一个鳏夫。这两件事情是半斤八两，没有差别。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后，”教授说，“就不宜到那儿再去第二次！”他是一个会辨别人物性格的人，而这也是一种艺术。

最后他走遍了所有的国家；只有野人国没有去过——因此他现在就决定到野人国去。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的确都把信仰基督教的人吃掉。教授知道这事情，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而跳蚤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他就认为他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发一笔财。

他们坐着汽船和帆船去。跳蚤把它所有的花样都表演出来了，所以他们在整个航程中没有花一个钱就到了野人国。

这儿的统治者是一位小小的公主。她只有六岁，但是却统治着国家。这种权力是她从父母的手中拿过来的。因为她很任性，但是分外地美丽和顽皮。

跳蚤马上就举枪敬礼，放了炮。她被跳蚤迷住了，她说，“除了它以外，我什么人也不要！”她热烈地爱上了它，而且她在没有爱它以前就已经疯狂起来了。

“甜蜜的、可爱的、聪明的孩子！”她的父亲说，“只希望我们能先叫它变成一个人！”

“老头子，这是我的事情！”她说。作为一个小公主，这样的话说得并不好，特别是对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已经疯狂了。

她把跳蚤放在她的小手中。“现在你是一个人，和我一道来统治；不过你得听我的话办事，否则我就要把你杀掉，把你的教授吃掉。”

教授得到了一间很大的住房。墙壁是用甜甘蔗编的——可以随时去舔它，但是他并不喜欢吃甜东西。他睡在一张吊床上。这倒有些像是躺在他一直盼望着的那个轻气球里面呢。这个轻气球一直萦绕在他的思想之中。

跳蚤跟公主在一起，不是坐在她的小手上，就是坐在她柔软的脖颈上。她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来。教授得用它绑住跳蚤的腿。这样，她就可以把它系在她珊瑚的耳坠子上。

对公主说来，这是一段快乐的时间。她想，跳蚤也该是同样快乐吧。可是这位教授颇有些不安。他是一个旅行家，他喜欢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去，喜欢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怎样有毅力，怎样聪明，怎样能把一切人类的行动教给一个跳蚤的人。他日日夜夜躺在吊床上打盹，吃着丰美的饭食：新鲜鸟蛋，象眼睛，长颈鹿肉排，因为吃人的生番不能仅靠人肉而生活——人肉不过是一样好菜罢了。

“孩子的肩肉，加上最辣的酱油，”母后说，“是最好吃的东西。”教授感到有些厌倦。他希望离开这个野人国，但是他得把跳蚤带走，因为它是他的一件奇宝和生命线。他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这倒不太容易。

他集中一切智慧来想办法，于是他说：“有办法了！”

“公主的父王，请让我做点事情吧！我想训练全国人民学会举枪敬礼。这在世界上一些大国里叫做文化。”

“你有什么可以教给我呢？”公主的父亲说。

“我最大的艺术是放炮，”教授说，“使整个地球都震动起来，使一切最好的鸟儿落下来时已经被烤得很香了！这只须轰一声就成了！”

“把你的大炮拿来吧！”公主的父亲说。

可是在这里全国都没有一尊大炮，只有跳蚤带来的那一尊，但是这尊炮未免太小了。

“我来制造一门大炮吧！”教授说，“你只须供给我材料，我需要做轻气球用的绸子、针和线，粗绳和细绳，以及气球所需的灵水——这可以使气球膨胀起来，变得很轻，能向上升。气球在大炮的腹中就会发出轰声来。”

他所要求的东西都得到了。

全国的人都来看这尊大炮。这位教授在他没有把轻气球吹足气和准备上升以前，不喊他们。

跳蚤坐在公主的手上，在旁观看。气球现在装满气了。它鼓了起来，控制不住；它是那么狂暴。

“我得把它放到空中去，好使它冷却一下，”教授说，同时坐进吊在它下面的那个篮子里去。

“不过我单独一个人无法驾御它。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助手来帮我的忙。这儿除了跳蚤以外，谁也不成！”

“我不同意！”公主说，但是她却把跳蚤交给教授了。它坐在教授的手中。

“请放掉绳子和线吧！”他说。“现在轻气球要上升了！”

大家以为他在说：“发炮！”

气球越升越高，升到云层中去，离开了野人国。

那位小公主和她的父亲、母亲以及所有的人群都在站着等待。他们现在还在等待哩。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到野人国去看看。那儿每个小孩子还在谈论着关于跳蚤和教授的事情。他们相信，等大炮冷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回来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回来，他们现在和我们一起坐在家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坐着火车的头等席位——不是四等席位。他们走了运，有一个巨大的气球。谁也没有问他们是怎样和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气球的。跳蚤和教授现在都是有地位的富人了。

（1873年）

这篇小品，最初发表在美国的《斯克利布纳尔月刊》1873年4月号上，接着又在同年《丹麦大众历书》上发表了。这个小故事与安徒生的另一起童话《飞箱》有相像之处，不过在那篇故事里失望的是一个想侥幸得到幸福的男子，这里则是把幸福已经得到了手里而最后落了空的公主。蒙骗和侥幸在两个故事中最初都起了作用，但最后都变成了一场空。可是，在这个故事中，骗术最终产生了实惠，受惠者是“教授”和“跳蚤”。他们走了运，有一个巨大的气球。“跳蚤和教授现在都是有地位的富人了。”由于他们是“有地位的富人”，人们也就认为他们是正人君子，把他们的骗术忘掉了。

## 一本不说话的书

在公路旁的一个树林里，有一个孤独的农庄。人们沿着公路可以一直走进这农家的大院子里去。太阳在这儿照着；所有的窗子都是开着的。房子里面是一起忙碌的声音；但在院子里，在一个开满了花的紫丁香组成的凉亭下，停着一口敞着的棺材。一个死人已经躺在里面，这天上午就要入葬。棺材旁没有守着任何一个悼念死者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他流一滴眼泪。他的面孔是用一块白布盖着的，他的头底下垫着一大本厚书。书页是由一整张灰纸叠成的；每一页上夹着一朵被忘记了的萎谢了的花。这是一本完整的植物标本，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搜集得来的。它要陪死者一起被埋葬掉，因为这是他的遗嘱。每朵花都联系到他生命的一章。

“死者是谁呢？”我们问。回答是：“他是乌卜萨拉的一个老学生（注：乌卜萨拉是瑞典一个古老的大学。这儿常常有些学生，到老还没有毕业。）。人们说：他曾经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他懂得古代的文学，他会唱歌，他甚至还写诗。但是由于他曾经遭遇到某种事故，他把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命沉浸在烧酒里。当他的健康最后也毁在酒里的时候，他就搬到这个乡下来。别人供给他膳宿。只要阴郁的情绪不来袭击他的时候，他是纯洁得像一个孩子，因为这时他就变得非常活泼，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像一只被追逐着的雄鹿。不过，只要我们把他喊回家来，让他看看这本装满了干植物的书，他就能坐一整天，一会儿看看这种植物，一会儿看看那种植物。有时他的眼泪就沿着他的脸滚下来：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但是他要求把这本书装进他的棺材里去。因此现在它就躺在那里面。不一会儿棺材盖子就会钉上，那么他将在坟墓里得到他的安息。”

他的面布揭开了。死人的面上露出一种和平的表情。一丝太阳光射在它上面。一只燕子像箭似地飞进凉亭里来，很快地掉转身，在死人的头上喃喃地叫了几声。

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把我们年轻时代的旧信拿出来读读，我们会产生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整个的一生和这生命中的希望和哀愁都会浮现出来。我们在那时来往很亲密的一些人，现在该是有多少已经死去了啊！然而他们还是活着的，只不过我们长久没有想到他们罢了。那时我们以为永远会跟他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会跟他们一起共甘苦。

这书里面有一起萎枯了的栎树叶子。它使这书的主人记起一个老朋友——一个老同学，一个终身的友伴。他在一个绿树林里面把这片叶子插在学生帽上，从那时其他们结为“终身的”朋友。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呢？这片叶子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友情已经忘记了！

这儿有一棵异国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植物；对于北国的花园说来，它是太娇嫩了；它的叶子似乎还保留着它的香气。这是一位贵族花园里的小姐把它摘下来送给他的。

这儿有一朵睡莲。它是他亲手摘下来的，并且用他的咸眼泪把它润湿过——这朵在甜水里生长的睡莲。

这儿有一根荨麻——它的叶子说明什么呢？当他把它采下来和把它保存下来的时候，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呢？

这儿有一朵幽居在森林里的铃兰花；这儿有一朵从酒店的花盆里摘下来的金银花；这儿有一起尖尖的草叶！

开满了花的紫丁香在死者的头上轻轻垂下它新鲜的、芬芳的花簇。燕子又飞过去了。“唧唧！唧唧！”这时人们拿着钉子和锤子走来了。棺材盖在死者身上盖下了——他的头在这本不说话的书上安息。埋葬了——遗忘了！

（1851年）

这是一首散文诗，收进安徒生于1851年出版的游记《在瑞典》一书中，为该书的第18章。这本“不说话的书”实际上说了许多话——说明了一个“老学生”的一生：“假如我们把我们年轻时代的旧信拿出来读读，我们会产生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整个的一生和这生命中的希望和哀愁都会浮现出来。”正因为那个“老学生”就要把保留着他“一生的希望和哀愁”的那本书装进他的棺材里去……那么他将在坟墓里得到他的安息。

##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

（注：瓦尔都（Ｖａｒｔｏｕ）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筑于1700年。）

面对着围着哥本哈根的、生满了绿草的城堡，是一幢高大的红房子。它的窗子很多，窗子上种着许多凤仙花和青蒿一类的植物。房子内部是一副穷相；里边住的也全是一些穷苦的老人。这就是“瓦尔都养老院”。

看吧！一位老小姐倚着窗槛站着，她摘下凤仙花的一起枯叶，同时望着城堡上的绿草。许多小孩子就在那上面玩耍。这位老小姐有什么感想呢？这时一出人生的戏剧就在她的心里展开了。

“这些贫苦的孩子们，他们玩得多么快乐啊！多么红润的小脸蛋！多么幸福的眼睛！但是他们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穿。他们在这青翠的城堡上跳舞。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多少年以前，这儿的土老是在崩塌，直到一个天真的小宝宝，带着她的花儿和玩具被诱到这个敞着的坟墓里去才停止；当她正在玩和吃着东西的时候，城堡就筑起来了（注：丹麦诗人蒂勒（Ｊ．Ｍ．Ｔｈｉｅｌｅ）编的《丹麦民间传说》（ＤａｎｓｋｅEｏｌｋｅｓａｇｎ）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哥本哈根周围建立了一个城堡。城堡一直在不停地崩颓，后来简直无法使它巩固下来，最后大家把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放在一张椅子上，在她面前放一个桌子，上面摆着许多玩具和糖果。当她正在玩耍的时候，12个石匠在她上面建起一座拱门。大家在音乐和喊声中把土堆到这拱门上，筑起一个城堡，从此以后城堡再也不崩塌了。”）。从那一忽儿起，这座城堡就一直是坚固的；很快它上面就盖满了美丽的绿草。小孩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否则他们就会听到那个孩子还在地底下哭，就会觉得草上的露珠是热烘烘的眼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丹麦国王的故事：当敌人在外边围城的时候，他骑着马走过这儿，作了一个誓言，说他要死在他的岗位上（注：指丹麦国王佛列得里克三世（EｒｅｄｅｒｉｃｋⅡ，1609—1670）。这儿是指1659年2月11日，瑞典军队围攻哥本哈根，但没有夺下该城。）。那时许多男人和女人齐集拢来，对那些穿着白衣服，在雪地里爬城的敌人泼下滚烫的开水。

“这些贫穷的孩子玩得非常快乐。

“玩吧，你这位小小的姑娘！岁月不久就要到来——是的，那些幸福的岁月：那些准备去受坚信礼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漫步着。你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衣——这对你的妈妈说来真是费了不少的气力，虽然它是一件宽大的旧衣服改出来的。你还披着一条红披肩；它拖得太长了，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太宽大，太宽大了！你在想着你的打扮，想着善良的上帝。在城堡上漫步是多么痛快啊！

“岁月带着许多阴暗的日子——但也带着青春的心情——走过去了。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不知道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们常常会面。你们在早春的日子里到城堡上去散步，那时教堂的钟为伟大的祈祷日发出悠扬的声音。紫罗兰花还没有开，但是罗森堡宫外有一株树已经发出新的绿芽。你们就在这儿停下步来。这株树每年生出绿枝，心在人类的胸中可不是这样！一层层阴暗的云块在它上面浮过去，比在北国上空所见到的还要多。

“可怜的孩子，你的未婚夫的新房变成了一具棺材，而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老小姐。在瓦尔都，你从凤仙花的后面看见了这些玩耍着的孩子，也看见了你一生的历史的重演。”

这就是当这位老小姐望着城堡的时候，在她眼前所展开的一出人生的戏剧。太阳光在城堡上照着，红脸蛋的、没有袜子和鞋子穿的孩子们像天空的飞鸟一样，在那上面发出欢乐的叫声。

（1847年）

这篇散文发表于1847年一个名为《加埃亚》的杂志上。瓦尔都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于1700年。文中的女主人公可能曾经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甚至有一个很快乐的青年期。但这个快乐的青年期很短，以悲剧告终，最后她只好在这个孤寡人的养老院结束她的老年。人生就是如此。但活着究竟还是幸福的，因为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不时涌上心来。这值得称诵。这篇散文实际上是一首颂歌——但是一首充满了惆怅的颂歌。

# 千家诗



### 历史

现代人常常提到的蒙学读物是“[三百千千](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7%99%BE%E5%8D%83%E5%8D%83)”，就是《[三字经](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AD%97%E7%BB%8F)》、《百家姓》、《[千字文](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3%E5%AD%97%E6%96%87)》、《千家诗》。其中，《千家诗》是明清两朝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儿童普及读物。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而“千家诗”这个书名更是广被采用，例如清代有《国朝千家诗》、《续千家诗》，民国间有《醒世千家诗》，当代又出现《官厅湖畔千家诗》、《岭南千家诗》、《当代江苏千家诗》、《[五朝千家诗](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6%9C%9D%E5%8D%83%E5%AE%B6%E8%AF%97)》、《少儿现代千家诗》、《中国现代千家诗》、《中日友好千家诗》、《外国千家诗》等，不一而足，蔚为大观，足见“千家诗”的影响。

### 目录

卷一 七绝

春日偶成

春日

春宵

[城东早春](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4%B8%9C%E6%97%A9%E6%98%A5)

春夜

初春小雨

元日

[上元侍宴](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5%85%83%E4%BE%8D%E5%AE%B4)

立春偶成

打球图

宫词

廷试

咏华清宫

清平调词

题邸间壁

[绝句](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D%E5%8F%A5)

海棠

清明

清明

社日

寒食

[江南春](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8D%97%E6%98%A5)

上高侍郎

绝句

[游园不值](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B8%E5%9B%AD%E4%B8%8D%E5%80%BC)

客中行

题屏

漫兴

庆全庵桃花

玄都观桃花

再游玄都观

[滁州西涧](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B%81%E5%B7%9E%E8%A5%BF%E6%B6%A7)

花影

北山

湖上

漫兴

春晴

春暮

落花

春暮游小园

莺梭

暮春即事

登山

蚕妇吟

晚春

伤春

送春

[三月晦日送春](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6%9C%88%E6%99%A6%E6%97%A5%E9%80%81%E6%98%A5)

客中初夏

有约

[闲居初夏午睡起](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B2%E5%B1%85%E5%88%9D%E5%A4%8F%E5%8D%88%E7%9D%A1%E8%B5%B7)

三[衢](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2)道中

即景

初夏游张园

[鄂州南楼书事](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4%82%E5%B7%9E%E5%8D%97%E6%A5%BC%E4%B9%A6%E4%BA%8B)

山亭夏日

田家

[村居即事](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1%E5%B1%85%E5%8D%B3%E4%BA%8B)

题榴花

[村晚](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1%E6%99%9A)

[书湖阴先生壁](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6%E6%B9%96%E9%98%B4%E5%85%88%E7%94%9F%E5%A3%81)

[乌衣巷](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C%E8%A1%A3%E5%B7%B7)

[送元二使安西](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5%85%83%E4%BA%8C%E4%BD%BF%E5%AE%89%E8%A5%BF)

题北榭碑

题淮南寺

秋月

七夕

立秋

秋夕

中秋月

[江楼](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6%A5%BC)有感

[题临安邸](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8%E4%B8%B4%E5%AE%89%E9%82%B8)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93%E5%87%BA%E5%87%80%E6%85%88%E5%AF%BA%E9%80%81%E6%9E%97%E5%AD%90%E6%96%B9)

[饮湖上初晴后雨](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5%AE%E6%B9%96%E4%B8%8A%E5%88%9D%E6%99%B4%E5%90%8E%E9%9B%A8)

人直

[夏日登车盖亭](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8F%E6%97%A5%E7%99%BB%E8%BD%A6%E7%9B%96%E4%BA%AD)

直[玉堂](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5%A0%82)作

竹楼

直[中书省](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7%9C%81)

观书有感

泛舟

[冷泉亭](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7%E6%B3%89%E4%BA%AD)

冬景

枫桥夜泊

寒夜

霜夜

梅王

早春

[雪梅](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AA%E6%A2%85)其一

雪梅其二

答钟弱翁

泊秦淮

归雁

题壁

卷二 七律

卷三 五绝

卷四 五律

附录

《千家诗》 以下由 荆祖民 收集整理

## 千家诗卷一 五绝

[编辑](javascript:;)

[春晓](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6%99%93/31425)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访袁拾遗不遇](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F%E8%A2%81%E6%8B%BE%E9%81%97%E4%B8%8D%E9%81%87) 孟浩然  
　　洛阳访才子 江岭作流人 闻说梅花早 何如此地春

[送郭司仓](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9%83%AD%E5%8F%B8%E4%BB%93) 王昌龄  
　　映门淮水绿 留骑主人心 明月随良掾 春潮夜夜深

[洛阳道](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9%81%93) 储光羲  
　　大道直如发 春来佳气多 五陵贵公子 双双呜玉珂

[独坐敬亭山](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AC%E5%9D%90%E6%95%AC%E4%BA%AD%E5%B1%B1) 李 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登鹳雀楼](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B%E9%B9%B3%E9%9B%80%E6%A5%BC/5590)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观永乐公主入蕃](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6%B0%B8%E4%B9%90%E5%85%AC%E4%B8%BB%E5%85%A5%E8%95%83) 孙 逖  
　　边地莺花少 年来未觉新 美人天上落 龙塞始应春

[左掖梨花](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6%E6%8E%96%E6%A2%A8%E8%8A%B1) 丘 为  
　　冷艳全欺雪 余香乍入衣 春风且莫定 吹向玉阶飞

[思君恩](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5%90%9B%E6%81%A9) 令狐楚  
　　小苑莺歌歇 长门蝶舞多 眼看春又去 翠辇不曾过

[题袁氏别业](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8%E8%A2%81%E6%B0%8F%E5%88%AB%E4%B8%9A) 贺知章  
　　主人不相识 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 囊中自有钱

夜送赵纵 杨 炯  
　　赵氏连城璧 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 明月满前川

[竹里馆](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B9%E9%87%8C%E9%A6%86) 王 维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送朱大入秦](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6%9C%B1%E5%A4%A7%E5%85%A5%E7%A7%A6) 孟浩然  
　　避人五陵去 宝剑值千金 分手脱相赠 平生一片心

[长干行](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B9%B2%E8%A1%8C/7247085) 崔 颢  
　　君家在何处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咏史](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8F%E5%8F%B2/9688185) 高 适  
　　尚有绨袍赠 应怜范叔寒 不知天下士 犹作布衣看

[罢相作](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A2%E7%9B%B8%E4%BD%9C) 李适之  
　　避贤初罢相 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 今朝几个来

[逢侠者](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A2%E4%BE%A0%E8%80%85) 钱 起  
　　燕赵悲歌士 相逢剧孟家 寸心言不尽 前路日将斜

[江行望匡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1%8C%E6%9C%9B%E5%8C%A1%E5%BA%90) 钱 珝  
　　咫尺愁风雨 匡庐不可登 只疑云雾窟 犹有六朝僧

[答李浣](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D%94%E6%9D%8E%E6%B5%A3) 韦应物  
　　林中观易罢 溪上对鸥闲 楚俗饶词客 何人最往还

[秋风引](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9%A3%8E%E5%BC%95)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 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 孤客最先闻

[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5%A4%9C%E5%AF%84%E4%B8%98%E4%BA%8C%E5%8D%81%E4%BA%8C%E5%91%98%E5%A4%96) 韦应物  
　　怀君属秋夜 散步咏凉天 山空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

[秋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6%97%A5/7316736) 耿 湋  
　　返照入闾巷 忧来谁共语 古道少人行 秋风动禾黍

[秋日湖上](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6%97%A5%E6%B9%96%E4%B8%8A) 薛 莹  
　　落日五湖游 烟波处处愁 浮沉千古事 谁与问东流

[宫中题](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B%E4%B8%AD%E9%A2%98) 李 昂  
　　辇路生秋草 上林花满枝 凭高何限意 无复侍臣知

[汾上惊秋](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E%E4%B8%8A%E6%83%8A%E7%A7%8B) 苏 颋  
　　北风吹白云 万里渡河汾 心绪逢摇落 秋声不可闻

[寻隐者不遇](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B%E9%9A%90%E8%80%85%E4%B8%8D%E9%81%87/38005) 贾 岛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蜀道后期](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C%80%E9%81%93%E5%90%8E%E6%9C%9F) 张 说  
　　客心争日月 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 先至洛阳城

[静夜思](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9%E5%A4%9C%E6%80%9D/214) 李 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秋浦歌](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8B%E6%B5%A6%E6%AD%8C) 李 白  
　　白发三千丈 离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赠乔侍御([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8%E7%A5%80%E5%B1%B1%E7%83%BD%E6%A0%91%E8%B5%A0%E4%B9%94%E5%8D%81%E4%BA%8C%E4%BE%8D%E5%BE%A1)) 陈子昂  
　　汉廷荣巧宦 云阁薄边功 可怜骢马使 白首为谁雄

答武陵太守 王昌龄  
　　仗剑行千里 微躯敢一言 曾为大梁客 不负信陵恩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5%86%9B%E4%B9%9D%E6%97%A5%E6%80%9D%E9%95%BF%E5%AE%89%E6%95%85%E5%9B%AD) 岑 参  
　　强欲登高去 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 应傍战场开

[婕妤怨](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9%95%E5%A6%A4%E6%80%A8) 皇甫冉  
　　花枝出建章 凤管发昭阳 借问承恩者 双蛾几许长

[题竹林寺](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98%E7%AB%B9%E6%9E%97%E5%AF%BA) 朱 放  
　　岁月人间促 烟霞此地多 殷勤竹林寺 更得几回过

[三闾庙](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9%97%BE%E5%BA%99) 戴叔伦  
　　沅湘流不尽 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风起 萧萧枫树林

[易水送别](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93%E6%B0%B4%E9%80%81%E5%88%AB/13851280) 骆宾王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别卢秦卿](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AB%E5%8D%A2%E7%A7%A6%E5%8D%BF) 司空曙  
　　知有前期在 难分此夜中 无将故人酒 不及石尤风

[答人](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D%94%E4%BA%BA) 太上隐者  
　　偶来松树下 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 寒尽不知年

## 千家诗卷二 五律

[编辑](javascript:;)

幽州夜饮 张说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幸蜀西至剑门](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8%E8%9C%80%E8%A5%BF%E8%87%B3%E5%89%91%E9%97%A8) 玄宗皇帝  
　　剑阁横云峻 銮舆出狩回 翠屏千仞合 丹嶂五丁开  
　　灌木萦旗转 仙云拂马来 乘时方在德 嗟尔勒铭才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8C%E6%99%8B%E9%99%B5%E9%99%86%E4%B8%9E%E6%97%A9%E6%98%A5%E6%B8%B8%E6%9C%9B) 杜审言  
　　独有宦游人 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 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苹 忽闻歌古调 归思欲沾巾

[蓬莱三殿侍宴奉敕咏终南山](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3%AC%E8%8E%B1%E4%B8%89%E6%AE%BF%E4%BE%8D%E5%AE%B4%E5%A5%89%E6%95%95%E5%92%8F%E7%BB%88%E5%8D%97%E5%B1%B1)  
　　杜审言  
　　北斗挂城边 南山倚殿前 云标金阙回 树杪玉堂悬  
　　半岭通佳气 中峰绕瑞烟 小臣持献寿 长此戴尧天

[春夜别友人](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5%A4%9C%E5%88%AB%E5%8F%8B%E4%BA%BA) 陈子昂  
　　银烛吐清烟 金尊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 别路绕山川  
　　明月悬高树 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去 此会在何年

\*一本作隐高树

[长宁公主东庄侍宴](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AE%81%E5%85%AC%E4%B8%BB%E4%B8%9C%E5%BA%84%E4%BE%8D%E5%AE%B4) 李 峤  
　　别业临青甸 鸣銮降紫霄 长筵（宛+鸟）鹭集 仙管凤凰调  
　　树接南山近 烟含北渚遥 承恩咸已醉 恋赏未还镳

[恩赐丽正殿书院赐宴应制得林字](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A9%E8%B5%90%E4%B8%BD%E6%AD%A3%E6%AE%BF%E4%B9%A6%E9%99%A2%E8%B5%90%E5%AE%B4%E5%BA%94%E5%88%B6%E5%BE%97%E6%9E%97%E5%AD%97) 张 说  
　　东壁图书府 西园翰墨林 诵诗闻国政 讲易见天心  
　　位窃和羹重 恩叨醉酒深 载歌春兴曲 情竭为知音

[送友人](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5%8F%8B%E4%BA%BA/8501) 李 白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 孤篷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 萧萧斑马鸣

[送友人入蜀](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5%8F%8B%E4%BA%BA%E5%85%A5%E8%9C%80) 李 白  
　　见说蚕丛路 崎岖不易行 山从人面起 云傍马头生  
　　芳树笼秦栈 春流绕蜀城 升沈应已定 不必问君平

次北固山下 王 湾  
　　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

苏氏别业 祖 咏  
　　别业居幽处 到来生隐心 南山当户牖 澧水映园林  
　　竹覆经冬雪 庭昏未夕阴 寥寥人境外 闲坐听春禽

春宿左省 杜 甫  
　　花隐掖垣暮 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 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 因风想玉坷 明朝有封事 数问夜如何

题玄武禅师屋壁 杜 甫  
　　何年顾虎头 满壁画沧州 赤日石林气 青天江海流  
　　锡飞常近鹤 杯渡不惊鸥 似得庐山路 真随惠远游

终南山 王 维  
　　太乙近天都 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 阴晴众壑殊 欲投何处宿 隔水问樵夫

登总持阁 岑 参  
　　高阁逼诸天 登临近日边 晴开万井树 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 窗中小渭川 早知清净理 常愿奉金仙

寄左省杜拾遗 岑 参  
　　联步趋丹陛 分曹限紫薇 晓随天仗入 暮惹御香归  
　　白发悲花落 青云羡鸟飞 圣朝无阙事 自觉谏书稀

登兖州城楼 杜 甫  
　　东郡趋庭日 南楼纵目初 浮云连海岱 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 荒城鲁殿余 从来多古意 临眺独踌躇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 勃  
　　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 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送崔融 杜审言  
　　君王行出将 书记远从征 祖帐连河阙 军麾动洛城  
　　旌旗朝朔气 笳吹夜边声 坐觉烟尘少 秋风古北平

扈从登封途中作 宋之问  
　　帐殿郁崔嵬 仙游实壮哉 晓云连幕卷 夜火杂星回  
　　谷暗千旗出 山鸣万乘来 扈从良可赋 终乏（提手炎）天才

题义公禅房 孟浩然  
　　义公习禅寂 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 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 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 方知不染心

醉后赠张旭 高 适  
　　世上漫相识 此翁殊不然 兴来书自圣 醉后语尤颠  
　　白发老闲事 青云在目前 床头一壶酒 能更几回眠

玉台观 高 适  
　　浩劫因王造 平台访古游 彩云萧史驻 文字鲁恭留  
　　宫阙通群帝 乾坤到十洲 人传有笙鹤 时过北山头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 杜 甫  
　　方丈浑连水 天台总映云 人间长见画 老去限空闻  
　　范蠡舟偏小 王乔鹤不群 此生随万物 何处出尘氛

旅夜书怀 杜 甫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 星随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 官因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登岳阳楼 杜 甫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月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泗流

江南旅情 祖 咏  
　　楚山不可极 归路但萧条 海色晴看雨 江声夜听潮  
　　剑留南斗近 书寄北风遥 为报空潭橘 无媒寄洛桥

宿龙兴寺 綦毋潜  
　　香刹夜忘归 松清古殿扉 灯明方丈室 珠系比丘衣  
　　白日传心净 青莲喻法微 天花落不尽 处处鸟衔飞

破山寺后禅院 常 建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 惟闻钟磬音

题松汀驿 张 佑  
　　山色远含空 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 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 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 不在五湖中

圣果寺 释处默  
　　路自中峰上 盘回出薜萝 到江吴地尽 隔岸越山多  
　　古木丛青蔼 遥天浸白波 下方城郭近 钟磬杂笙歌

野望 王 绩  
　　东皋薄暮望 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惟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送别崔著作东征 陈子昂  
　　金天方肃杀 白露始专征 王师非乐战 之子送佳兵  
　　海气侵南部 边风扫北平 莫卖卢龙塞 归邀麟阁名

陪诸公子丈八沟纳凉晚际遇雨 杜 甫  
　　落日放船好 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 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 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 应是雨催诗

其二 杜 甫  
　　雨来沾席上 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 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 幔卷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 陂塘五月秋

宿云门寺阁 孙 逖  
　　香阁东山下 烟花象外幽 悬灯千嶂夕 卷幔五湖秋  
　　画壁余鸿雁 纱窗宿斗牛 更疑天路近 梦与白云游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李 白  
　　江城如画里 山晓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 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 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 临风怀谢公

临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 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

过香积寺 王 维  
　　不知香积寺 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 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 安禅制毒龙

送郑侍御谪闽中 高 适  
　　谪去君无恨 闽中我旧过 大都秋雁少 只是夜猿多  
　　东路云山合 南天瘴疠和 自当逢雨露 行矣顺风波

秦州杂诗 杜 甫  
　　凤林戈未息 鱼海路常难 候火云峰峻 悬军幕井乾  
　　风连西极动 月过北庭寒 故老思飞将 何时议筑坛

禹庙 杜 甫  
　　禹庙空山里 秋风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 古屋画龙蛇  
　　云气生虚壁 江深走白沙 早知乘四载 疏凿控三巴

望秦川 李 颀  
　　秦川朝望迥 日出正东峰 远近山河净 逶迤城阙重  
　　秋声万户竹 寒色五陵松 有客归欤叹 凄其霜露浓

同王徵君洞庭有怀 张 谓  
　　八月洞庭秋 潇湘水北流 还家万里梦 为客五更愁  
　　不用开书帙 偏宜上酒楼 故人京洛满 何日复同游

渡扬子江 丁仙芝  
　　桂楫中流望 空波两岸明 林开扬子驿 山出润州城  
　　海尽边阴静 江寒朔吹生 更闻枫叶下 淅沥度秋声

幽州夜歌 张 说  
　　凉风吹夜雨 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 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 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 谁知恩遇深

## 千家诗卷三 七绝

[编辑](javascript:;)

　　春日偶成 程 颢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春日 朱 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宵 苏 轼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  
　　秋千院落夜沉沉

城东早春 杨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花人

春夜 王安石  
　　金炉香尽漏声残 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  
　　月移花影上栏杆

初春小雨 韩 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上元侍宴 苏 轼  
　　淡月疏星绕建章 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  
　　一朵红云捧玉皇

立春偶成 张 栻  
　　律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绿参差

打球图 晁说之  
　　阊阖千门万户开 三郎沈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  
　　无复明朝谏疏来

宫词 王 建  
　　金殿当头紫阁重 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  
　　五色云车驾六龙

廷试 夏 竦  
　　殿上衮衣明日月 砚中旗影动龙蛇 纵横礼乐三千字  
　　独对丹墀日未斜

咏华清宫 杜 常  
　　行尽江南数十程 晓风残月入华清 朝元阁上西风急  
　　都入长杨作雨声

清平调词 李 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题邸间壁 郑 谷  
　　酴醾香梦怯春寒 翠掩重门燕子闲 敲断玉钗红烛冷  
　　计程应说到常山

绝句 杜 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海棠 苏 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清明 王禹偁  
　　无花无酒过清明 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  
　　晓窗分与读书灯

清明 杜 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社日 王 驾  
　　鹅湖山下稻粱肥 豚栅鸡栖对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

寒食 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江南春 杜 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上高侍郎 高 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 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

绝句 僧志南  
　　古木阴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嫌屐齿印苍苔 十扣柴扉九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客中行 李 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题屏 刘季孙  
　　呢喃燕子语梁间 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  
　　杖藜携酒看芝山

庆全庵桃花 谢枋得  
　　寻得桃源好避秦 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  
　　怕有渔郎来问津

玄都观桃花 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滁州西涧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花影 苏 轼  
　　重重叠叠上瑶台 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  
　　却教明月送将来

北山 王安石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湖上 徐元杰  
　　花开红树乱莺啼 草长平湖白鹭飞 风日晴和人意好  
　　夕阳箫鼓几船归

漫兴 杜 甫  
　　糁径杨花铺白毡 点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稚子无人见  
　　沙上凫雏傍母眠

春晴 王 驾  
　　雨前初见花间蕊 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  
　　却疑春色在邻家

春暮 曹 豳  
　　门外无人问落花 绿阴冉冉遍天涯 林莺啼到无声处  
　　青草池塘独听蛙

落花 朱淑贞  
　　连理枝头花正开 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  
　　莫遣纷纷点翠苔

春暮游小园 王 淇  
　　一从梅粉褪残妆 涂抹新红上海棠 开到荼蘼花事了  
　　丝丝天棘出莓墙

莺梭 刘克庄  
　　掷柳迁乔太有情 交交时作弄机声 洛阳三月花如锦  
　　多少工夫织得成

暮春即事 叶 采  
　　双双瓦雀行书案 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  
　　不知春去几多时

登山 李 涉  
　　终日昏昏醉梦间 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蚕妇吟 谢枋得  
　　子规啼彻四更时 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归

晚春 韩 愈  
　　草木知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  
　　惟解漫天作雪飞

伤春 杨万里  
　　准拟今春乐事浓 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  
　　不是愁中即病中

送春 王 令  
　　三月残花落更开 小檐日日燕飞来 子规夜半犹啼血  
　　不信东风唤不回

三月晦日送春 贾 岛  
　　三月正当三十日 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  
　　未到晓钟犹是春

客中初夏 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  
　　惟有葵花向日倾

约客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初夏睡起 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 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

三衢道中 曾 几  
　　梅子黄时日日晴 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

即景 朱淑贞  
　　竹摇清影罩幽窗 两两时禽噪夕阳 谢却海棠飞尽絮  
　　困人天气日初长

初夏游张园 戴复古  
　　乳鸭池塘水浅深 熟梅天气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  
　　摘尽枇杷一树金

鄂州南楼书事 黄庭坚  
　　四顾山光接水光 凭栏十里芰荷香 清风明月无人管  
　　并作南来一味凉

山亭夏日 高 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  
　　满架蔷薇一院香

四时田园杂兴 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乡村四月 翁卷  
　　绿遍山原白满川 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题榴花 韩 愈  
　　五月榴花照眼明 枝间时见子初成 可怜此地无车马  
　　颠倒苍苔落绛英

村晚 雷 震  
　　草满池塘水满陂 山衔落日浸寒漪 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

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  
　　茅檐常扫净无苔 花木成蹊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送元二使安西 王 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李 白  
　　一为迁客去长沙 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题淮南寺 程 颢  
　　南去北来休便休 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  
　　一任晚山相对愁

秋月 程 颢  
　　清溪流过碧山头 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  
　　白云红叶雨悠悠

七夕 杨 朴  
　　未会牵牛意若何 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  
　　不道人间巧几多

立秋 刘 翰  
　　乳鸦啼散玉屏空 一枕新凉一扇风 睡起秋声无觅处  
　　满阶梧叶月明中

七夕 杜 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

中秋月 苏 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江楼有感 赵 嘏  
　　独上江楼思悄然 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玩月人何在  
　　风景依稀似去年

题临安邸 林 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宋诗纪事》作林升作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 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入直 周必大  
　　绿槐夹道集昏鸦 敕使传宣坐赐茶 归到玉堂清不寐  
　　月钩初上紫薇花

夏日登车盖亭 蔡 确  
　　纸屏石枕竹方床 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  
　　数声渔笛在沧浪

直玉堂作 洪咨夔  
　　禁门深锁寂无哗 浓墨淋漓两相麻 唱彻五更天未晓  
　　一墀月浸紫薇花

竹楼 李嘉佑  
　　傲吏身闲笑五侯 西江取竹起高楼 南风不用蒲葵扇  
　　纱帽闲眠对水鸥

直中书省 白居易  
　　丝纶阁下文章静 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  
　　紫薇花对紫薇郎

观书有感 朱 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泛舟 朱 熹  
　　昨夜江边春水生 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冷泉 林 稹  
　　一泓清可沁诗脾 冷暖年来只自知 流出西湖载歌舞  
　　回头不似在山时

赠刘景文 苏 轼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最是橙黄橘绿时

枫桥夜泊 张 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夜 杜 耒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霜月 李商隐  
　　初闻征雁已无蝉 百尺楼台水接天 青女素娥俱耐冷  
　　月中霜里斗婵娟

梅 王 淇  
　　不受尘埃半点侵 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识林和靖  
　　惹得诗人说到今

早春 白玉蟾  
　　南枝才放两三花 雪里吟香弄粉些 淡淡著烟浓著月  
　　深深笼水浅笼沙

雪梅（其一） 卢梅坡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雪梅（其二） 卢梅坡  
　　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井作十分春

答钟弱翁 牧 童  
　　草铺横野六七里 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  
　　不脱蓑衣卧月明

泊秦淮 杜 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归雁 钱 起  
　　潇湘何事等闲回 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  
　　不胜清怨却飞来

题壁 无名氏  
　　一团茅草乱蓬蓬 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  
　　漫腾腾地暖烘烘

## 千家诗卷四 七律

[编辑](javascript:;)

　　早朝大明宫 贾 至  
　　银烛朝天紫陌长 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锁  
　　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 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贾舍人早朝 杜 甫  
　　五夜漏声催晓箭 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  
　　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 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 池上于今有凤毛

和贾舍人早朝 王 维  
　　绛帻鸡人报晓筹 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 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 佩声归到凤池头

和贾舍人早朝 岑 参  
　　鸡鸣紫陌曙光寒 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  
　　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独有凤凰池上客 阳春一曲和皆难

上元应制 蔡 襄  
　　高列千峰宝炬森 端门方喜翠华临 宸游不为三元夜  
　　乐事还同万众心 天上清光留此夕 人间和气阁春阴  
　　要知尽庆华封祝 四十余年惠爱深

上元应制 王 珪  
　　雪消华月满仙台 万烛当楼宝扇开 双凤云中扶辇下  
　　六鳌海上驾山来 镐京春酒沾周宴 汾水秋风陋汉才  
　　一曲升平人尽乐 君王又进紫霞杯

侍宴 沈佺期  
　　皇家贵主好神仙 别业初开云汉边 山出尽如鸣凤岭  
　　池成不让饮龙川 妆楼翠幌教春住 舞阁金铺借日悬  
　　侍从乘舆来此地 称觞献寿乐钧天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  
　　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啼雁生乡思 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 野芳虽晚不须嗟

插花吟 邵 雍  
　　头上花枝照酒卮 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  
　　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 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 争忍花前不醉归

寓意 晏 殊  
　　油壁香车不再逢 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 一番萧瑟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 水远山长处处同

寒食书事 赵 鼎  
　　寂寂柴门村落里 也教插柳纪年华 禁烟不到粤人国  
　　上冢亦携庞老家 汉寝唐陵无麦饭 山溪野径有梨花  
　　一樽竟藉青苔卧 莫管城头奏暮笳

清明 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 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  
　　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 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 满眼蓬蒿共一丘

清明日对酒 高翥  
　　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 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郊行即事 程 颢  
　　芳原绿野恣行时 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  
　　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 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 不妨游衍莫忘归

秋千 僧惠洪  
　　画架双裁翠络偏 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  
　　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皮润沾红杏雨 彩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 疑是蟾宫谪神仙

曲江（其一） 杜 甫  
　　一片花飞减却春 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  
　　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 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 何用浮名绊此身

曲江(其二) 杜 甫  
　　朝回日日典春衣 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与风光共流转 暂时相赏莫相违

黄鹤楼 崔 颢  
　　昔人已乘白云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州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旅怀 崔 涂  
　　水流花谢两无情 送尽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  
　　杜鹃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 华发春催两鬓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 五湖烟景有谁争

答李儋无锡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 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问讯 西楼望月几回圆

江村 杜 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 微躯此外更何求

夏日 张耒  
　　长夏江村风日清 檐牙燕雀已生成 蝶衣晒粉花枝午  
　　蛛网添丝屋角晴 落落疏廉邀月影 嘈嘈虚枕纳溪声  
　　久斑两鬓如霜雪 直欲樵渔过此生

辋川夜雨 王 维  
　　积雨空林烟火迟 蒸藜炊黍饷东（淄换草头） 漠漠水田飞白鹭  
　　阴阴夏木啭黄鹂 山中习静合朝槿 松下清斋折露葵  
　　野老与人争席罢 海鸥何事更相疑

新竹 陆 游  
　　插棘编篱谨护持 养成寒碧映涟漪 清风掠地秋先到  
　　赤日行天午不知 解箨时闻声簌簌 放梢初见影离离  
　　归闲我欲频来此 枕簟仍教到处随

偶成 程 颢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 男儿到此是豪雄

表兄话旧 窦叔向  
　　夜合花开香满庭 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由达  
　　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 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 愁见河桥酒幔青

游月陂 程 颢  
　　月坡堤上四徘徊 北有中天百尺台 万物已随秋气改  
　　一樽聊为晚凉开 水心云影闲相照 林下泉声静自来  
　　世事无端何足计 但逢佳节约重陪

秋兴（其三） 杜 甫  
　　千家山郭静朝晖 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  
　　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 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 五陵裘马自轻肥

秋兴（其五） 杜 甫  
　　蓬莱宫阙对南山 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  
　　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 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 几回青琐点朝班

秋兴（其一） 杜 甫  
　　玉露凋伤枫树林 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 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秋兴（其七） 杜 甫  
　　昆明池水汉时功 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  
　　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飘菰米沉云黑 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惟鸟道 江湖满地一渔翁

月夜舟中 戴复古  
　　满船明月浸虚空 绿水无痕夜气冲 诗思浮沈樯影里  
　　梦魂摇拽橹声中 星辰冷落碧潭水 鸿雁悲鸣红蓼风  
　　数点渔灯依古岸 断桥垂露滴梧桐

长安秋望 赵 嘏  
　　云物凄凉拂署流 汉家宫阙动高秋 残星几点雁横塞  
　　长笛一声人倚楼 紫艳半开篱菊静 红衣落尽渚莲愁  
　　鲈鱼正美不归去 空戴南冠学楚囚

新秋 杜 甫  
　　火云犹未敛奇峰 欹枕初惊一叶风 几处园林萧瑟里  
　　谁家砧杵寂寥中 蝉声断续悲残月 萤焰高低照暮空  
　　赋就金门期再献 夜深搔首叹飞蓬

中秋 李 朴  
　　皓魄当空宝镜升 云间仙籁寂无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  
　　长伴云衢千里明 狡兔空从弦外落 妖蟆休向眼前生  
　　灵槎拟约同携手 更待银河澈底清

九日蓝田会饮 杜 甫  
　　老去悲秋强自宽 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  
　　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 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 醉把茱萸仔细看

秋思 陆 游  
　　利欲驱人万火牛 江湖浪迹一沙鸥 日长似岁闲方觉  
　　事大如天醉亦休 砧杵敲残深巷月 梧桐摇落故园秋  
　　欲舒老眼无高处 安得元龙百尺楼

与朱山人 杜 甫  
　　锦里先生乌角巾 园收芋栗未全贫 惯看宾客儿童喜  
　　得食阶除鸟雀驯 秋水才深四五尺 野航恰受两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 相送柴门月色新

闻笛 赵 嘏  
　　谁家吹笛画楼中 断续声随断续风 响遏行云横碧落  
　　清和冷月到帘栊 兴来三弄有桓子 赋就一篇怀马融  
　　曲罢不知人在否 余音嘹亮尚飘空

冬景 刘克庄  
　　晴窗早觉爱朝曦 竹外秋声渐作威 命仆安排新暖阁  
　　呼童熨贴旧寒衣 叶浮嫩绿酒初熟 橙切香黄蟹正肥  
　　蓉菊满园皆可羡 赏心从此莫相违

小至 杜 甫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  
　　吹葭六管动飞灰 岸容待腊将舒柳 山意冲寒欲放梅  
　　云物不殊乡国异 教儿且覆掌中杯

山园小梅 林 逋  
　　众芳摇落独鲜妍 占断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 不须檀板共金樽

自咏 韩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  
　　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干戈 王 中  
　　干戈未定欲何之 一事无成两鬓丝 踪迹大纲王粲传  
　　情怀小样杜陵诗 （脊鸟）（令鸟）音断人千里 乌鹊巢寒月一枝  
　　安得中山千日酒 酩然直到太平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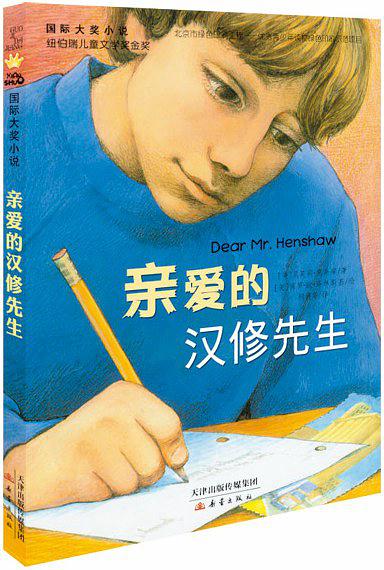
归隐 陈 抟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时世行赠田妇 杜荀鹤  
　　夫因兵乱守蓬茅 麻苎裙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  
　　田园荒尽尚徵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 旋砍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最深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

送天师 朱权  
　　霜落芝城柳影疏 殷勤送客出鄱湖 黄金甲锁雷霆印  
　　红锦韬缠日月符 天上晓行骑只鹤 人间夜宿解双凫  
　　匆匆归到神仙府 为问蟠桃熟也无

送毛伯温 朱厚熜  
　　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鼍鼓山河动  
　　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 朕与先生解战袍

# 亲爱的汉修先生



## 第一章

第一章

亲爱的汉修先生（一）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们老师给我们读了您写的狗的故事，很有趣。我们都很喜欢这本书。

您的明①友鲍雷伊（男孩）敬上

五月十二日

①主人公此处写了错别字。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去年给您写过一封信，那时我上二年级。您大概没收到我的信。今年我自己读了跟您说过的那本书——《狗儿快乐秘诀》。我第一次读这么厚的书，还分了章节。

在书里，乔伊的爸爸说，狗住在城市里很无聊，所以乔伊得想出七种使狗快乐的方法，才能养狗。我也有一只黑色的狗，它叫“土匪”，是一只好狗。

如果您回信给我，我就可以把您的信贴在教室的布告栏上了。

老师教我一个方法记住“朋”字怎么写：好朋友连续两个月都不会吵架。

敬祝健康

您的朋友鲍雷伊 敬上

十二月三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现在已经四年级了。我对《狗儿快乐秘诀》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写给您的前两封信里都提到过这本书。老师要我们在“阅读周”写信给作家。我去年收到了您的回信，可那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请您亲笔写一封信给我好吗？我非常非常喜欢您的书。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乔伊的爸爸，因为乔伊为了逗狗高兴，给它放了女歌星的录音带，结果狗就像唱歌一样不停地大叫，可是他爸爸都没有生气。“土匪”听到人家唱歌的时候也会大叫。

您最棒的读者鲍雷伊敬上

十一月十三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有一些关于《狗儿快乐秘诀》的问题。乔伊带狗到公园溜滑梯的时候，难道都没有大人告诉他不应该让狗溜滑梯吗？在我们这里，如果狗有一分钟没用皮带拴起来，大人就会发火。这里的大人一大部分都很老，他们喜欢养猫。我讨厌住在这种大篷车屋的社区里。

我在书的封底看到了您的照片。等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作家，留小一胡一 子，像您一样。

随信附上我的照片，是去年照的。我现在头发要长一些。全美国有数百万个小孩，如果我不寄照片给您，您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我？

您最喜欢的读者鲍雷伊敬上

十二月二日

随信附上我的照片（我们正在学写商务信函）。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您或许想知道，我写了一篇关于《狗儿快乐秘诀》的读书心得报告，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得了“甲下”。为什么是“下”呢？因为老师说我在朗读报告的时候双脚没有站好，所以扣分。

学生鲍雷伊 敬上

十月二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也照您的话去读了另一本您写的书——《麋鹿吐司面包》。我很喜欢它，几乎就跟喜欢《狗儿快乐秘诀》差不多。书里那个男孩的妈妈想尽办法烹调他们家冰箱里的麋鹿肉，真是太好笑了。一千磅的麋鹿肉可不少(口＋欧）！麋鹿汉堡、麋鹿炖汤和什锦焗麋鹿听起来都不算太糟。麋鹿碎肉派大概也还好，因为放了那么多葡萄干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根本就吃不出来是麋鹿肉了。可是，奶油麋鹿肉酱涂吐司面包，太恶心了吧。

我觉得男孩的爸爸不应该射死麋鹿，不过我猜阿拉斯加那里可能有很多麋鹿，或许他们真的需要把麋鹿肉当作食物。

假如我爸爸射死了一只麋鹿，我可以把太硬的肉拿去喂“土匪”。

您的头号书迷鲍雷伊 敬上

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今年我转到另外一个镇去念六年级。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技巧，要求我们做作家专题报告。我当然马上就想到您了，请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您写过几本书？

2.汉修是您的本名还是笔名？

3.您为什么要写给儿童看的书？

4.您的灵感从哪里来？

5.您有没有小孩？

6.您最喜欢您写的哪一本书？

7.您喜欢写书吗？

8.您下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9.您最喜欢什么动物？

10.请您告诉我写书的秘诀，对我来说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这样我才能成为很有名的作家，才能写出跟您的书一样好的书。

请列出您写的每本书的书名，并寄给我一张签名照和一张书签。我需要在下星期五以前收到您的答复。这件事很紧急！

学生鲍雷伊 敬上

九月二十日

（信信信，快快快，悦悦悦。信信信，慢慢慢，恼恼恼。）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没有在一交一 报告之前收到您的信，本来很沮丧，不过后来还是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我看到《狗儿快乐秘诀》的封底有简单的作者介绍，而且我把字写得很大，写一行就空一行，总算写满了一整张纸。书上说您住在西雅图，所以我并不知道您已经搬到阿拉斯加了。我想，我在看《麋鹿吐司面包》的时候就该猜到了。

当我终于收到您的信时，我并不想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马汀娜小姐不想听到那些傻乎乎的答案，比方您说您的本名叫“艾岛旦”、您没有小孩是因为不想养像山羊一样的动物。可是老师一定让我念出来。结果同学们听得哈哈大笑，马汀娜小姐也跟着笑。不过，当我念到您说您最喜欢的动物是一种紫色怪兽，它专门吃不去图书馆查资料却只会寄一长串问题给作家的小孩，老师的笑容就不见了。

您建议的写作秘诀真不错。我知道您是说真的。不用担心，我如果真的写了什么东西，也不会寄给您。我知道您光是为了您自己的书就够忙了。

我把第二页信纸藏了起来，没让马汀娜小姐看到。您寄了一长串问题要我回答，真的让我很生气。其他同学的作家都没有出这么多问题要他们回答，我已经写了报告，还要做额外的功课，太不公平了。

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有些同学根本没收到任何回信，他们都快被气死了。有个女生几乎要哭了，她怕自己不及格。有个男生收到一封很长很长的回信，那个作家可能非常高兴接到别人的来信，所以那个男生不得不写很长很长的报告。他猜大概从来没有人写过信给那位作家，他也很确定自己不会再写信给那位作家了。还有大约十个人写信给同一位作家，那位作家给他们所有人回了一封信。结果他们为了谁能留下那封信吵了半天，直到马汀娜小姐把信拿到办公室去复印为止。

至于您问我的问题，我不打算回答，您不能强迫我，您又不是我的老师。

学生鲍雷伊敬上

十一月十五日

又：我问您下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您回答“谁知道”，您的意思是说下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谁知道》，还是说您不知道书名是什么？您写书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您已经看完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而且因为写作总比除草或铲雪好吗？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妈发现了您的信和信上的一大串问题。都怪我太笨，随便乱放没收起来。我们因此大吵了一场。她说我一定得回答您的问题，因为作家跟其他人一样在工作，如果您肯抽出时间回答我的问题，我也应该回答您的问题。她说我不能一辈子光会期待别人帮我做每件事情。以前爸爸把袜子丢在地板上的时候，她也常对他说这样的话。

好了，我要停笔了。睡觉时间到了。或许我会找时间回答您那十个问题，或许不会。法律又没规定我非回答不可。或许我根本不会再读任何一本您写的书了。

讨厌您的鲍雷伊

十一月十六日

又：假如我爸还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叫您干脆去撞树算了。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妈妈一直逼我回答您那些又蠢又无聊的问题。她说如果我真的想成为作家，就应该照您信里的建议去做。我应该多看书、多观察、多听、多想和多写。她还说首先该做的第一步，就是我把屁一股放在椅子上好好儿回答您的问题，所以，以下是我的答复：

1.你是谁？

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叫鲍雷伊，姓鲍名雷伊。我不喜欢名字里有“雷伊”这个字，因为很多人不会念，还有人以为我是女生。妈妈说既然有“鲍”这样的姓，就得配上一个有点特殊又不会太过分的名字。我爸叫比尔，我妈叫邦妮。她说鲍比尔和鲍邦妮听起来像漫画人物。

我只是个很普通的男生。学校老师并不认为我是超常生或有特殊才艺，我也不像学校里其他人那么喜欢踢足球。我不算笨就是了。

2.你长什么样子？

我寄过一张照片给您，也许您搞丢了。我的个子中等，没有红头发之类的特色，我不像我爸那么高大。我妈说感谢上帝，我比较像她家这边的人。她老爱这么说。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同学都叫我“矮冬瓜”，不过我已经长得比较高了。现在，班上按照高矮排队时，我的位置在中间。我想您可以说我是全班最中等的人。

写这么多很累。下次再继续，或许没有下一次。

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本不想再回答您的问题，可我妈不肯把电视机送去修，她说看电视会使我脑袋变笨。这几天因为感恩节放假，我无聊得要死，我决定用我的笨脑袋来回答您的烂问题。（哈！）

3.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自从爸爸和“土匪”离开以后，家里只有妈妈和我两个人。我们以前全家住在贝克镇郊外的一间大篷车屋里，老师在课堂上曾经教过我们贝克镇就在加州的中央纵谷附近。我妈妈、爸爸离婚以后，他们卖掉了我们的大篷车屋，爸爸就搬到拖车屋去住了。

我爸爸是开大卡车的，驾驶室就在引擎的上方，有些人不知道这回事。我爸妈就是为了大卡车而离婚的。我爸爸本来开的是货运公司的车子，在加州中部和内华达州一带运棉花、甜菜和其他农作物。可是，他一天到晚都在梦想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子去跑更远的地方。他真的夜以继日地工作，存了一笔钱作为买车的头期款。我妈说如果他花那么多钱买车，我们一辈子都别想住进真正的房子里去。而且，如果他跑那种长途货运，她根本就别想见到他了。他的大车真帅，设备齐全，而且驾驶室里还有床 铺。卡车司机通常叫这种车“货柜牵引车”，不过一般人就叫它“卡车”。它有十个轮子，两个在前，八个在后，它可以运任何东西－－平板台、冷冻货柜、好几个贡多拉等等。

学校里老师教过，“贡多拉”在意大利是指一种平底小船，但是在美国是指一种货柜，可以用来搬运散装的东西。

写了这么多，我的手快断掉了。不过，为了公平起见，下次我会写我妈妈的事情。

筋疲力尽的读者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干吗要称呼您“亲爱的”？都是您害得我要回答这么多没完没了的问题。不过我不能省略妈妈的部分，那样不公平，所以我现在继续回答第三个问题。

妈妈在“凯蒂餐饮服务中心”打工，老板是一位很和善的阿姨，妈妈小时候住在加州泰福镇，她们那时候就认识了。凯蒂阿姨说，所有在泰福镇长大的女人都一定是好厨师，因为那个地方三天两头有聚餐会。妈妈、凯蒂阿姨和其他阿姨们，专门为宴会或婚礼做一精一致可口的餐点。她们也做奶酪蛋糕和苹果派卖给餐厅。妈妈很会做好吃的东西。我真希望她在家里也常做，就像《麋鹿吐司面包》里的妈妈一样。凯蒂阿姨几乎每天都会给妈妈一些好吃的东西，作为我的午餐。

妈妈还在社区学院里上课。她想成为一名有执照的专业护一士 ，可以去协助真正的护一士 照顾病人，但是不做打针之类的工作。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她差不多都在家。

您以前的朋友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又来了。

4.你住在哪里？

我爸爸离婚以后，妈妈和我从贝克镇搬到加州中部海岸边的海林镇，离斯比克的糖厂大约二十英里，爸爸在跑长途之前曾在那里运甜菜。妈妈说她小时候住在加州中央纵谷地区，经常渴望吹到海风，现在可以吹个够了。这个地方还常起雾，尤其在早晨。这附近没有农田，只有为有钱人修建的高尔夫球场。

我们住在一栋小房子里，真的很小，是很久以前别人的夏日度假小屋，后来有人在它前面又盖了两层楼的公寓。现在，人们称它为“庭院小屋”。它好像快要倒了的样子，但是我们住不起别的地方。妈妈说至少它能遮风避雨，而且不会被大卡车拖走。我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妈妈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去二手店买了一些东西，把家里布置得很好。

我们隔壁是加油站，每次有车子开进去，加油站就发出砰砰的声音。他们十点关门，不过那时候我多半已经睡着了。妈妈不喜欢我在加油站附近闲逛。我们这条街上，除了那间二手店以外，还有宠物店，缝纫机店，电器行，几间卖破铜烂铁的店（大人说那些是古董店），还有“墨西哥薄饼王”和一家“清清冷饮”。我也不能在这些店里闲逛。总之，妈妈不赞成我在任何地方闲逛。

有时候，加油站没有砰砰响的时候，我会听到海浪的声音，还有海狮在叫，听起来像狗的叫声，让我想起“土匪”。

下次再继续。除非我们的电视机修好了。

还在生气的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假如我们的电视机修好了，我现在应该在看电视连续剧“公路警察”，可惜事与愿违，所以我的笨脑袋又来回答您的问题了。（哈哈！）

5.你有宠物吗？

我没有宠物。（老师教我们回答问题时要用完整的句子）我爸妈离婚的时候决定我跟妈妈，“土匪”跟爸爸。因为妈妈说她没办法既工作又照顾狗，爸爸说他喜欢“土匪”坐在他的车上，这样他跑长途时可以跟“土匪”说话，而不会打瞌睡。我非常想念“土匪”，可是我认为它跟着爸爸四处跑会比较快乐。就像《狗儿快乐秘诀》里的爸爸说的，狗如果整天躺在家里会觉得很无聊。“土匪”如果跟了我和妈妈一定会很无聊，因为我们两个整天都不在家。

“土匪”喜欢坐车，所以它才会来我们家。有一天，爸爸的卡车停在内华达州的休息站，“土匪”跳上了驾驶座就不走了。它的脖子上没有项圈，却系了一条红丝巾，所以我们叫它“土匪”。

有时候，半夜里我躺在床 上醒着，听着加油站砰砰的声音，想象爸爸和“土匪”在五号州际公路上载着一箱箱番茄或棉花，我很高兴“土匪”在爸爸身边，这样能帮助他保持清醒。你去过五号州际公路吗？那是一条很直也很荒凉的公路，路上什么美丽景象也没有，只有棉花田和一座臭气熏天的大饲养场，任何人一大老远就会闻到那种味道了。那个地方真的很无聊，饲养场里的牛连叫也懒得叫。它们只是呆呆地站着。学校老师在教到加州中央纵谷时，并没有提到这一段。

写了这么多，我的手快要得作家职业病了。我下次再回答第六个问题。妈妈叫我不用担心邮费，所以我不能拿那个做借口不回答您的问题。

筋疲力尽的读者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们再继续吧。以后不管我的老师怎么说，我再也不会写一长串问题让作家来答复我了。

6.你喜欢上学吗？

学校还可以，我想。反正其他小孩都在那里。在这个新学校念六年级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忍耐太久就可以离开了。

7.谁是你的朋友？

我在新学校里没有很多朋友。妈妈说我大概天生是个独行侠，不过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刚转到新学校，在还没搞清楚情况之前，一定得谨慎才行。我其实就是那种不大引人注意的小孩，唯一一次被别人注意到，就是那次在原来的学校里读《狗儿快乐秘诀》的读书心得。有些人听了我的心得以后，就去图书馆借那本书。新学校的同学比较注意的是我的午餐而不是我，他们盯着看我的午餐都有什么，因为凯蒂阿姨常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希望有人找我去他家玩儿。放学以后，我会留下来和其他同学踢足球，好让他们不会认为我很骄傲，可是没有人找我去他家玩儿。

8.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

我没有最喜欢的老师，不过我很喜欢法兰德林先生，他是我们学校的校工。他每次都很公平地发牛奶，而且，有一次有人在走廊上呕吐，他清理的时候竟然一点儿也不生气。他只说：“看样子有人刚刚玩儿得很兴奋（口欧）。”然后就在四周撒上锯木屑。妈妈以前总是因为爸爸玩儿得很兴奋而生气，不过她不是说爸爸吐了，而是抱怨爸爸在镇外的卡车休息站待得太久。

还剩两个问题。说不定我不回答了。就这样。哈哈！

鲍雷伊

十一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好吧，您赢了，因为妈妈还是不放过我，而且我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9.你有什么烦恼？

至于烦恼，我现在的烦恼是有人偷我午餐袋子里的东西。我对这间学校里的人还不够了解，所以我不知道该怀疑谁。我也讨厌看到流鼻涕的小孩。我不是那种很挑剔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讨厌。

我烦恼我必须用很慢很慢的速度走到学校。因为学校规定，在第一次铃声响起的十分钟以前，我们不可以出现在校园里。妈妈一大早有课。早晨她离开家以后，房子里变得特别寂静，我受不了那种感觉，所以就跟着她出门。我不在乎放学以后一个人在家，可是早晨不行，那时雾气还没散，我们的小屋既一陰一暗又潮湿。

妈妈叫我走慢一点儿去学校，那真的很困难。有一次我绕着人行道上每一块地砖走，可是过了一会儿就觉得很无聊。又一交一 替踮着脚尖和脚跟走，也一样乏味。有时候我会倒着走，除了过马路以外。可是，我还是太早到学校了。所以我得躲在树丛后面，以免被法兰德林先生看到。

我也讨厌爸爸给我打电话时最后总要加上一句：“好了，鼻子要擦干净（口＋欧），小子。”他为什么不说他想念我？他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我苦恼他常常不打电话给我。我有一本地图。他打电话来时，我就会在地图上找出他的位置。在我家的电视机还没有坏掉之前，我常看天气预报，然后就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开车经过有暴风雪和龙卷风的地方。

10.你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别人不要再偷我午餐袋子里的好东西。当然，我还有很多别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爸爸能开着卡车带着“土匪”来到我家门口。或许爸爸会拖着十多米长的冷冻货柜车，那加起来总共就有十八个车轮。他会在驾驶座上对我大喊：“雷伊，快来！上车吧，我送你去上学。”然后我就爬上车，“土匪”摇着尾巴舔我的脸。加油站里所有的人目送我们离开。我们不直接去学校，而是先到高速公路上，俯瞰各种普通汽车的车顶，然后从高速路上下来，正好在铃响之前回到学校。我想，假如我坐在十多米长的冷冻货柜车的驾驶座上，看起来就会神气许多了吧。我跳下车，爸爸就会说：“雷伊，再见！下次见喽！”“土匪”会叫两声表示跟我说再见。我会说：“爸爸，小心开车（口欧）。”就像我常说的那样。爸爸先在行车日志上写：“载我儿子去上学。”然后再把大卡车从人行道旁开走。所有的小孩都注视着他离开，而且都希望自己的爸爸也会开大卡车。

好了，汉修先生。我已经回答完您所有的烂问题了。您让我做这么多额外的功课，该满意了吧？

受够您的鲍雷伊

十二月一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对不起，前一封信的最后一段，我对您很不礼貌，我大概在为别的事生气，比方说爸爸这个月忘了寄钱来。大概在为别的事生气，比方说爸爸这个月忘了寄钱来。妈妈试着打电话到他的拖车屋找他。妈妈说，爸爸住的地方只是用来挂他的帽子而已。他在拖车屋里装了电话，以便他的经纪人帮他安排工作时可以联络到他。我希望他还会运甜菜到斯比克的糖厂，那么他就有可能来看我了。宣判离婚的法官说爸爸有权利来看我。

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成为作家的方法就是多写。您还在旁边画了两条线。嗯，我已经写了不少了吧。而且您知道吗？我现在觉得，写这么多信其实并不太讨厌，不像写读书心得，也不是要报告南美洲的国家或其他什么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才知道的东西。现在，我已经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却有点怀念写那些信的时光了。我觉得有点寂寞。妈妈最近常在“凯蒂餐饮服务中心”加班，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聚餐和宴会。

如果我写本书，书名可能就是《午餐袋之谜》，因为我真的很为我的午餐袋发愁。自从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不常做红烧肉或煎牛排，但她会做好吃的三明治给我当午餐。她从健康食品店买全麦面包，并且整片涂满好吃的酱。凯蒂阿姨还专门为我做小奶酪蛋糕、炸香菇丸或干酪小薄饼。有时候我会吃到千层派。

今天，我带的是芥末蛋。凯蒂阿姨去买宴会用的小蛋，切成两半，一口刚好吃掉半个蛋，不会弄脏地毯。她在蛋黄酱里加上一点儿芥末香料粉搅匀，然后用管子把酱挤成玫瑰花的图案。午餐的时候，我打开午餐袋，发现蛋不见了。每天我们到学校以后，就把午餐袋或午餐盒（大部分都是袋子，因为很少有六年级的学生喜欢带午餐盒）摆在教室后面靠墙排成一排，就在我们的衣帽挂钩下方，离我们的座位有点远。

您开始写另一本书了吗？请回信给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做笔友了。

您的头号书迷鲍雷伊敬上

十二月四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很惊讶接到您从怀俄明州寄给我的明信片，我一直以为您住在阿拉斯加。

您放心，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没有太多时间回信。我不介意，因为我很高兴您在忙着写书和砍柴取暖。

今天有一件好事情。早上我躲在树丛后面等着铃响前的十分钟才进学校，正好看到法兰德林先生在升旗。我应该先跟您说明，加州的州旗是白色的，旗面上有一只棕熊的图案。法兰德林先生先把国旗绑在升降索（这是我刚学会的新名词）上，接着把州旗绑在国旗下方。他把两面旗子升到旗杆的顶端，我发现那只棕熊倒立着四脚朝天。我说：“喂，法兰德林先生，那只棕熊颠倒啦！”

我要另起一段，因为马汀娜小姐说文章里出现另一个人说话时，就应该另起一段。法兰德林先生说：“哦，真是的。那你愿不愿意来帮它站好啊？”

于是，我把旗子降下来，调整了州旗的方向，再把两面旗子升了上去。法兰德林先生问我愿不愿意每天早点儿到学校帮他升旗，还告诉我不要再倒退着走路了，因为他一看见我这样走就紧张。所以，我现在不必再走得那么慢了。有人注意到我，让我感觉真好。今天没有人偷我的午餐，因为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就把它吃掉了。

我考虑过您明信片上的建议－－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说不定我会试试看。

学生鲍雷伊敬上

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按照您的建议，买了一个笔记本，是黄色的，上面有一圈一圈的穿孔塑胶环。我在第一页写上如下几个字：鲍雷伊的日记

私人记录－－不准偷看（说你呢！！！）

我刚开始写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起头。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写“亲爱的笔记本”，可是那样听起来有点儿蠢。“亲爱的一页纸”好像更笨。第一页现在就像我的大脑一样，一片空白。我好像不会写日记。我并不想给您添麻烦，可是我希望您能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疑惑的读者鲍雷伊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收到了您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有熊的图案。我会试试您的建议，写日记的时候假装自己是在给某个人写信。也许我可以假装写信给爸爸，我以前常写信给他，但他从来不回信。也许我可以假装写信给您，因为我写了那么多信回答您的问题，现在很习惯拿起笔写“亲爱的汉修先生”。不过您不必担心，我不会寄给您的。

谢谢您的建议。我知道您很忙。

感激您的朋友鲍雷伊敬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结束）

## 第二章

第二章

鲍雷伊的日记（一）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这是日记。我会好好儿保存它，不会把它寄出去。

如果我在上学途中就把午餐吃掉，到了下午就会很饿。所以今天早上我没有那么做，结果午餐的时候，我发现妈妈帮我装进袋子里的两个炸香菇丸不见了。我的三明治还在，所以我没有饿晕，可是我真的很想吃那两个炸香菇丸。我不能告诉老师，因为新转来的学生去跟老师告状总是不太好。

整个上午我都在注意，谁离开过座位到教室后面大家放午餐的地方去过，谁在下课休息时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还没有逮到任何人，而马汀娜小姐总是叫我把头转过来看前面。反正，教室的门常常开着。如果我们都面朝前方，而马汀娜小姐又正在写板书的话，谁都可以溜进来。

对了！我想到一个办法。有些作家会用笔名。圣诞节过后，我可以在我的午餐袋上写个假名字。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就像许多书上说的。

我想我不必在日记的最后签名了吧。我会在真正要寄出去的信上签名。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今天是圣诞假期的第一天。我还没有收到爸爸寄来的礼物。我想他说不定不用寄的，而是亲自带来给我。所以我去问妈妈，爸爸会不会来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

妈妈说：“我和你爸爸离婚了。你忘了吗？”

我当然记得。我一直都记得。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我还没有收到爸爸的礼物。

我一直回想去年的圣诞节，我们还住在大篷车屋里，爸爸也还没有买那辆大卡车。爸爸射过高速公路上的巡逻车，刚好赶上过圣诞节。妈妈烤了火鸡，做了一顿很棒的晚餐。我们有一棵大约两尺高的圣诞树，因为我们的屋子放不下一棵大树。

吃晚餐的时候，爸爸说他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常看到路上出现一只鞋子。他总是会想，那只鞋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另外一只到哪里去了？

妈妈说“一只鞋子”听起来有点伤感，好像一首西部乡村老歌。我们一边吃肉酱饼，一边挖空心思唱有关遗失鞋子的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歌。我想起的歌最差劲：

我开车载着我的房子，

看见路上有一只鞋子，

压扁了像癞蛤蟆小子。

爸爸的歌是：

有一只鞋

在二号公路

沾满了露珠。

它使我觉得

无奈又无助。

妈妈的歌最棒，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有个孤独的旅人最倒霉，

掉了一只靴子哎哟喂！

他搭上一辆便车向前冲，

一路驶进天使的帐篷！

都是傻里傻气的歌，可是我们唱得很高兴。妈妈和爸爸很久没有笑得那么开心了，我真希望他们可以一直那么快乐。

后来，每次爸爸回家，我都会问他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看到鞋子。他都说有。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昨天晚上我的心情很沮丧，一直到加油站关门以后还睡不着。然后，我听到沉重的脚步踏上门前的阶梯，起初我以为是爸爸，接着才想到他一向都是用跑的。

妈妈在晚上开门的时候都很谨慎。我听到她打开屋外的灯，我知道她会先从窗帘缝向外望。她打开大门，有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鲍雷伊是不是住在这里？”

我跳下床 ，冲进客厅里。“我就是鲍雷伊。”我说。

“你老爸要我把这个一交一 给你。”这个看起来像卡车司机的男人递给我一个大包裹。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您。”大概因为我一脸的迷惑，他解释说：“你老爸通过车上的对讲机，问有没有人要经过海林镇而且愿意扮圣诞老人。所以我就来啦。圣诞快乐！”我还来不及开口，他已经挥挥手走掉了。

“哇！”我对妈妈大喊。她穿着睡袍站在一旁对我微笑。我迫不及待地撕掉包装纸，才不管是不是要等到圣诞节的早上才能拆礼物呢。爸爸送我的东西正是我一直很想要的－－羽绒夹克，夹克上有好多口袋，还有帽子可以收进有拉链的领子里。我穿着睡衣试穿，大小正合适，而且觉得很舒服。其实，能在圣诞节前及时收到爸爸的礼物，那种感觉更棒。

凯蒂阿姨邀请我们去她家吃圣诞晚餐，虽然这阵子其实是业务最忙的时候。她还邀请了其他为她工作的阿姨和她们的孩子，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老人家。

我们回家的路上，妈妈说：“凯蒂阿姨的心像足球场那么宽广。这顿美妙的晚餐安慰了很多寂寞的心。”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去年圣诞节，我们一起为那些寂寞的鞋子编了那么多首歌。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在圣诞节的假期里，我有好多天没有写日记，因为我有好多事要做，比方说去检查牙齿、买新鞋子，还有很多平常上课时没办法做的事情。今天我在午餐袋上写了假名字，就是人们常说的“笔名”吧。我写的是“乔凯利”，因为那是《狗儿快乐秘诀》里那个男孩的名字，所以我确定那是个假名字。我想我真的骗过了小偷，因为凯蒂阿姨特别为我做的马蹄鸡肝培根卷没有被偷走。它们就算凉了也好吃极了。希望那个小偷看到我在吃，而且口水流得满地都是。

一月三日星期三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爸爸从俄勒冈的汉米斯镇打电话给我了！我刚刚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地方，就在哥伦比亚河旁边。他说他正在等人家往车上装马铃薯。我在电话里还听到自动点唱机的音乐和很多人讲话的声音。我问他“土匪”怎么样，他说：“土匪”很好，是长途旅行的好听众，虽然他其实没太多话可讲。我问爸爸暑假学校停课的时候，我能不能坐一坐他的车子，他说看情况再说。（我最讨厌他给我这种答案）总而言之，他说会寄钱来，而且很报歉上个月忘记了，还说希望我喜欢那件夹克。

我真的很希望爸爸重新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他说他下个星期会再打电话给我，叫我把鼻子擦干净。他得去看看马铃薯有没有装好，免得车子转弯时晃来晃去。

今天真愉快。我的午餐又平安无事。

法兰德林先生是个很有趣的人。很多同学正在矫正牙齿，所以吃午餐的时候，他们要把牙套取下来用纸巾包住，因为没人想看到沾满口水的牙套。有时候他们忘记了，把包着牙套的纸巾丢进垃圾箱里。然后，他们得在垃圾箱里拼命翻找，直到找到他们的牙套为止。因为牙套很贵，如果搞丢了，爸妈一定会很生气。法兰德林先生总是站在垃圾箱旁边，盯着那些吃校内午餐的同学把叉子和汤匙放进回收桶，而不要丢进垃圾箱里。每次有戴牙套的小孩要丢盘子里，他就叫：“小心！别丢了你的假牙！”于是丢掉牙套的事件就大大减少了。

妈妈说我有个优点像爸爸：我的牙齿长得整齐又健康，省下不少钱。

一月八日星期一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今天吃午餐的时候，我发现奶酪蛋糕又不见了，气死我了。我想有人知道了写有“乔凯利”的午餐袋其实就是我的。我把午餐袋丢进垃圾箱的时候，法兰德林先生对我说：“雷伊，高兴一点儿嘛，不然你会被自己的嘴唇绊倒在地上。”

我说：“如果有人一直偷吃你的午餐，你会觉得怎么样？”

他说：“你需要一个防盗警报器。”

午餐袋里装防盗警报器！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可是我还是很想要我的奶酪蛋糕。

爸爸这几天应该会打电话来。我在吃晚餐（碎肉大豆罐头）时这么说，妈妈却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可是我相信爸爸这次一定会记得。妈妈很少谈到爸爸，我问她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她也只是说：“要两个人才能离婚。”我猜她的意思就像是说，要两个人才吵得起来。

明天我要用一大捆胶带把我的午餐袋封起来，任凭谁也没办法偷走我的午餐了。

一月九日星期二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有人跟你说了一件事，然后你就一直忘不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我不断地想起法兰德林先生说我应该在午餐袋里装防盗警报器的话。可是纸袋里怎么装防盗警报器呢？我今天用了太多胶带缠住我的午餐袋，结果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午餐拿出来。大家都在笑我。

爸爸今天或明天应该会打电话来。假如他回来住的话，就可以教我如何在午餐袋里装防盗警报器了。他以前常教我做东西，只是我们住的大篷车屋里其实没有什么空间，而且我们得非常小心地敲敲打打，以免弄坏屋子。

我读了好几遍您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写给我的信，也想了好久您对写作的建议。其中有一项建议是“多听”。我猜您的意思是，听别人讲话而且把内容记下来，就像演戏一样。以下就是妈妈和我在吃晚餐（冷冻鸡肉派）时的对话：

我：妈，您为什么不再结婚？

妈：这个，我不知道。我想，女人一旦离开学校，就不大容易遇到男人了吧？

我：您不是还有约会吗？您跟查理出去吃了好几次晚餐呢。他怎么样？

妈：几次就够了。不要再提查理了。

我：为什么？

妈：（想了一会儿。）查理离过婚，有三个小孩要养。他真正需要的是能帮忙养孩子的人。

我：哦。（突然冒出来三个兄弟姐妹，那可得考虑清楚再说。）可是我到处都看到男人。一大堆男人。

妈：不见得是适合结婚的那种啊！（她笑了笑。）我猜我大概很怕又找一个实际上爱的是车子的男子。

我：（我仔细品味着她的话，没有做声。爸爸爱的是车子？那是什么意思？）

妈：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些问题呢？

我：我在想，假如我有一个爸爸跟我们住在一起，或许他可以教我怎么在午餐袋里装防盗警报器。

妈：（大笑起来。）你能不能找个更好的理由让我再婚？

－－－－对话结束。

一月十日星期三

（第二章结束）

## 第三章

第三章

亲爱的汉修先生（二）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会寄出这封真正的信。我先说明一下，我在日记里写过很多封信给您，因为您建议我养写日记的习惯，而且妈妈仍然不肯修电视机。她希望我的脑袋维持良好的状况。她说我一辈子都要使用我的脑袋。

您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学校里的图书馆员在走廊上叫住我，说有东西要给我，叫我跟她去图书馆拿。她递给我一本您的新书，还说我是每一个读者。我一定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她对我说，因为我借阅了好多次您的书，所以她知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原来，除了法兰德林先生以外，还有别人注意过我。

我已经看到《乞丐熊》的第十四页了。真好看。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是学校里第一个看到这本书的人。

您的头号书迷鲍雷伊敬上

一月十二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连续看了两个晚上，把《乞丐熊》看完了。真是一本好书。起初我有点儿意外，因为它不像您别的作品那么好笑，不过后来我思考了一下（您说作家要思考），我认为好书不一定非要好笑，虽然通常那会比较吸引人。这本书不需要让人觉得好笑。

我看第一章的时候，以为接下来会很好笑。我会这样想，是因为以前看过您其他的作品，而且母熊教那对双胞胎小熊在黄石公园里跟游客讨东西，然后，母熊死了，因为有个笨蛋游客给了它一个装在塑料袋里的小蛋糕，它连塑料袋一起吃了下去。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一定是个悲伤的故事。冬天到了，游客陆陆续续离开公园，小熊不知道该如何寻找食物。它们冬眠到一半忽然醒了过来，因为它们吃了一大堆不该吃的东西，而且没有储存足够的脂肪。读到这儿我几乎要哭了。后来，好心的森林警卫和他的儿子发现了小熊，就照顾它们，第二年夏天还教它们去抓捕猎物，这才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很好奇的是熊爸爸哪里去了？它们就这样跑掉了吗？

有时候，我夜里躺在床 上听着加油站砰砰的声音，担心妈妈会不会生病。她的身材比大多数的妈妈娇小，她又工作得那么辛苦。我想爸爸并不很关心我。他说他会打电话来，却没有打。

祝您的书得到很多大奖。

学生鲍雷伊敬上

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谢谢您寄给我那张印有湖泊、高山和白雪的明信片。好的，我会继续写日记，即使我得假装是在给您写信。您知道吗？我觉得写日记的时候感觉还不错。

我的老师说我的作文有进步。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会成为名作家。她告诉我，我们学校和其他的小学要联合印（意思是印刷）一本年度小作家文集，她认为我应该写一则故事去参加比赛。每个学校都会选出几篇最好的作品，奖品是－－和一位知名作家共进午餐。我希望那位知名作家就是您。

我很少收到信，可是今天收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是您寄来的，一张是爸爸从堪萨斯州寄来的。他的明信片上印着一座谷仓。他说下星期会打电话给我。我希望有一天他会运货去怀俄明州，而且带我一起去，那么我就有机会见到您了。

就此搁笔。我要开始构思我的故事了。别担心，我不会寄去给您看。我知道您很忙，而且我不想做一个讨厌鬼。

您的好朋友鲍雷伊一世敬上

一月十九日

（第三章结束）

## 第四章

第四章

鲍雷伊的日记（二）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不知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构思出来的故事，都很像别人写过的，那个“别人”通常就是您。我很想照您的建议去做，写出自己的东西，而不要像别人。我会继续努力，因为我希望我写的故事会被印出来，让我成为一个小作家。或许，我想不出故事是因为我一直在等爸爸打电话来。每次妈妈晚上去上护理课，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就会觉得好寂寞。

昨天，我放在午餐袋里的结婚蛋糕又被偷走了。那是凯蒂阿姨她们特别为婚宴设计的小蛋糕，放在白色的小盒子里，让参加婚宴的客人带回家的。法兰德林先生又注意到我的表情，他对我说：“午餐贼又出现啦！”

我说：“对啊，而且我爸爸没有打电话给我。”

他说：“别以为只有你有个健忘的爸爸。”

我怀疑他说的不是真的。不过法兰德林先生整天盯着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所以大概是真的吧。

我希望我有个像法兰德林先生那样的爷爷。他真是好人，跟他在一起很轻松自在。

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爸爸还是没打电话来，但是他明明答应我了。妈妈一直叫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爸爸有时候会忘记他所说过的话。可是他不应该忘记自己写在明信片上的事啊。我真的好难过。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我查了一个我的地图，按照我的估计，爸爸现在应该已经回到贝克镇了，可他还是没打电话来。妈妈叫我不要太苛求他，因为卡车司机的生活并不容易。公路上猛烈的风从驾驶座旁的窗户呼啸而过，有时会使他们失去左耳听力。她还说因为他们长时间坐着缺乏运动，又常吃太多油腻的食物，所以健康和身材都大受影响，有时候还因为赶路的压力而得了胃溃疡。对卡车司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我想她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让我好过一点，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好过。我的心情还是糟透了。

我问：“如果卡车司机的生活那么辛苦，爸爸为什么还要爱他的卡车呢？”

妈妈说：“他真正爱的其实不是他的卡车。他爱的是坐在高高的驾驶座上操纵一台庞大的机器所带给他的掌控一切的感觉。他爱的是永远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地方的那种新鲜刺激的感觉。他喜欢看高山、沙漠的日出，结满橘子的果园，还喜欢闻新鲜牧草的气味。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以前常坐在他的车上跟着他到处跑，直到你出生为止。”

我还是很难过。如果爸爸那么爱那些东西，为什么他不能爱我？而且，如果我没有生出来，说不定妈妈现在还跟着爸爸的车到处跑呢。也许全是我的错。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爸爸还是没有打电话来。承诺就是承诺，尤其是写下来的承诺。电话铃响了好几次，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那些都是和妈妈一起工作的阿姨打来的。我怀着满腔怒火，（我从一本书上学到这句话，不过不是您的书）我很生气妈妈和爸爸离婚。就像她说的，要两个人才能离婚，所以我生他们两个人的气。我希望“土匪”在我身边陪我。“土匪”和我倒是没有离婚。只有他们两个人有错。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坏消息：糖厂要关门了。虽然爸爸现在跑的是全国各地的货运，我还是一直希望，有一天他会载一大车的甜菜到斯比克。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了。

二月一日星期四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我现在写信给您，因为我被困在房间里了。我的床 上有好几个婴儿躺在他们的摇篮里。妈妈请了朋友到家里来玩儿，全是阿姨。她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或花草茶，聊每个人的问题，大部分问题都与男人、金钱、孩子和房东有关。有几个阿姨一边讲话一边缝拼布，希望能赚点外快。我宁愿跟婴儿待在房间里，也不想出去跟她们说那些像“你好，是的，我喜欢上学，我长高了。”这类无聊的话。

妈妈跟我说的那些关于爸爸和他的卡车的事，我想她说得没错。我记得坐在他车上那种兴奋的感觉，还可以听见车上无线对讲机的通话。爸爸指着电线杆上的老鹰告诉我，那些老鹰等着小动物被车子撞死，这样它们就不必去觅食了。爸爸说现代文明快把老鹰给害死了。他那天载了一贡多拉的番茄，他说那些番茄是用特殊方式栽培长大的，所以非常结实，装进贡多拉里也不怕挤压。它们吃起来味道可能不怎么样，但是不会被压烂。

那天，我们要停下来称重。爸爸已经用掉了足够的柴油以使车子的重量在法定重量标准之内，公路警察就没有罚他超载。然后我们去卡车休息站吃午餐。那里的人好像都认识爸爸。那些女服务生都嚷着：“嘿！看谁来了呀！我们的老朋友，野小子比尔！”还有其他类似的话。爸爸用对讲机通话时就称他自己是贝克镇的野小子比尔。

爸爸跟别人说：“来见见我儿子。”我就尽可能站直身子，让他们相信我以后会长得和爸爸一样高大。那些女服务生都靠过来，跟爸爸有说有笑。我们那餐吃了炸鸡、淋了好多肉酱汁的马铃薯泥、青豆和冰淇淋苹果派。有个女服务生多给了我一份冰淇淋，好让我长得像爸爸一样强壮。大部分的卡车司机匆匆吃完了就走，可是爸爸在那里逗留了好一会儿，跟别人开开玩笑，还打电动玩具。爸爸不论打哪一种游戏，都能得到最高的分数。

妈妈的朋友来带她们的婴儿回家了，我现在应该可以去睡觉了。

二月二日星期五

亲爱的“假”汉修先生：

我恨爸爸。

星期天妈妈通常在家，但是这星期有高尔夫球巡回赛，这就是说，有些有钱人会举行宴会，所以她得去把芥末蟹肉抹在数百个小奶油薄饼上。每次有高尔夫球巡回赛的时候，妈妈就不必担心房租的问题了。

我一个人在家，外面下着雨，我又没有书可以读。我本来应该要用很难闻的东西去清洗浴室墙壁上的污垢，可是我没做，因为我还在气妈妈跟爸爸离婚。我偶尔有这种感觉，然后又会觉得自己很不应该，因为我知道她工作得很辛苦，还要努力去上课。

我一直瞪着电话机，最后终于忍不住了。我拿起听筒，拨了爸爸在贝克镇的电话号码。我甚至记得打长途电话要先拨“1”。其实我只是想听听爸爸家里的电话铃响，反正肯定没有人接，妈妈也不必付电话费。

可是，爸爸居然接了。我差点儿挂掉。他并没有在公路上。他在家里，却不打电话给我。“你答应过我这星期要打电话来，你都没有打！”我说。我好像觉得必须跟他说话。

“别急，”他说，“我只是一直没空。我打算今天晚上打的。这个星期还没过完嘛！”

我想了一下。

“你怎么了？”他问。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我说：“我的午餐……有人偷了我的午餐。”

“把他找出来揍扁他的鼻子。”爸爸说。我听得出，他不认为我的午餐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希望你能打电话来。”我说，“我一直在等。”一说完我就后悔了，我不应该说的，我有我的自尊。

“山区下大雪，”他说，“我得在八十号公路上停下来绑雪链，耽搁了一些时间。”

我从地图上看到八十号公路穿过内华达山脉。我也知道卡车绑雪链是什么意思。下大雪时，卡车司机必须为驱动车轮绑上防滑的雪链－－全部八个轮子都要。在大雪中为八个大车轮绑雪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觉得心情好一点儿了。既然我们还在讲话，我就问：“‘土匪’还好吗？”

电话那头突然陷入了一阵奇怪的沉默。起初我还以为电话被切断了。然后，我知道我的狗一定出事了。“‘土匪’还好吗？”我又问了一句，声音更大了点，说不定爸爸因为公路上猛烈的风而失去了左耳听力了呢。

“嗯，小子……”他开口了。

“我是雷伊！”我几乎吼了起来，“我不是你在马路上随便碰到的野小子！”

“雷伊，你冷静下来听我说。”他说，“我和其他司机一起停下来绑雪链的时候，我开门让‘土匪’下来。我以为它马上就会回到车上，因为雪下得很大，可是等我都绑好了以后，它仍然没有回到车子里。”

“你让车门一直开着吗？”我问。

那边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不敢保证。”他说，意思就是他没有。他接着说：“我吹了好几声口哨儿，可是‘土匪’一直没有出现。我不能再等下去，因为公路警察预告八十号公路快要封闭了，我不能被困在山区里，我赶着要把一车电视机送到丹佛市去。我只要离开那里。我很抱歉，雷……雷伊，可是我也没办法。”

“你把‘土匪’留在那里冻死了。”我气哭了。他怎么可以这样？

“‘土匪’会照顾自己的。”爸爸说，“我敢跟你用一整箱甜甜圈打赌，它一定是跳上别的卡车走了。”

我用袖子擦擦鼻子。“别的司机为什么要让‘土匪’上车？”我问。

“因为他以为‘土匪’走失了，”爸爸说，“而他也必须在公路封闭前离开那里，就像我一样。他总不能让一只狗在路边冻死吧。”

“那你车上的对讲机呢？”我问，“你有没有呼叫找它？”

“当然有，可是没有回应。山区常常没有信号。”爸爸告诉我。

我正要说我懂，但是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我想那是这通电话里最可怕的部分－－我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喂，比尔叔叔，妈妈要我问你，我们什么时候去吃比萨？”我的肠胃突然一阵痉挛。我立刻挂断电话。我不想再听下去了，尤其是妈妈还得付这笔电话费。我什么也不想再听了。

下次再谈。

二月四日星期日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不需要再假装写信给汉修先生了。我已经学会把心里的想法写在纸上。我也不恨爸爸了。我没办法恨他。如果我能恨他的话，也许还会觉得好过些。

昨天，我挂断爸爸的电话以后，就趴在床 上哭了起来，诅咒他，用力捶打枕头。我想到“土匪”坐在陌生人的车上，爸爸还要带别的男孩去吃比萨。而我呢？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家里，浴室还有污垢要刷洗，外面在下雨，我的肚子好饿。我真的好伤心。最难过的是，我知道，如果爸爸要带别人去外面吃比萨，他根本就不会打电话给我，不管他嘴里怎么说。他去打电动玩具打得会很高兴，哪能想到我。

然后，我听到妈妈的车子停在门外。我赶快跑去洗脸，想假装没有哭过，可是我瞒不过妈妈。她站在我的房间门口说：“嘿，雷伊。”我把头扭开，可是她走过来，在微弱的灯光下问道：“雷伊，怎么了？”

“没事。”我说。可是妈妈似乎什么都知道。她坐下来，手臂环绕着我。

我努力不哭出来，可还是忍不住。最后我终于勉强说出话来，“爸爸把‘土匪’弄丢了。”

“可怜的雷伊。”她说。接着我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所有的事情，包括那个男孩儿。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问：“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爸爸？”

“因为我爱他啊。”她说。

“那你为什么又不爱他了？”我问。

“我们结婚的时候太年轻了。”她说，“我在乡下长大，那里除了山艾树、油田和长耳兔以外，什么也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还记得我晚上常常远远地眺望着贝克镇的灯火，希望自己能住在那种地方，那种既繁荣又刺激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傻，可是那时候觉得它好像是纽约或巴黎。”

“高中毕业以后，那里的男生大部分不是去油田工作就是去当兵，女生就嫁人了。有些人去念大学，可是我没办法说服我爸妈支持我继续念书。我毕业后，就遇见了你爸爸。他开着大卡车来到我面前……嘿，结果就这样啦。他身材高大，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好像完全无忧无虑，他开车的样子……嗯，看起来就像骑在白马上的王子。我家里有很多问题，比方说我爸爸酗酒。于是，我和你爸偷偷跑到拉斯维加斯，在那里结婚。我很喜欢跟着他坐车到处跑，直到你出生为止，事实上－－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厌倦高速公路和卡车休息站了。我跟你留在家里，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听到妈妈说她自己厌倦了公路上的生活，这让我觉得好受了一点。也许不会是我的错。我也记得，那时经常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在家，而且我很讨厌住在那个大篷车屋里。我们能去的地方只有自助洗衣店和图书馆。妈妈看了很多书，也常念书给我听。她常讲起她的小学校长多么喜欢看书，每年四月都组织全校师生举办以书和作家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妈妈继续说：“这时，我对星期六晚上到酒馆里打钢珠之类的游戏已经不感兴趣了。或许我长大了，而你爸爸却没有。”

突然，妈妈哭了起来。我觉得让她伤心很不应该，我也哭了。我们哭了好久，直到她说：“不是你的错，雷伊，你绝对不能那样想。你爸爸也有他的优点。只是我们结婚太早，而且他喜欢对新鲜刺激的公路生活，我却不喜欢。”

“可是他把‘土匪’弄丢了，”我说，“下那么大的雪，他却没有看好‘土匪’。”

“说不定‘土匪’就像个流浪汉，”妈妈说，“你知道，有些狗的个性就是这样。你还记得当初是它自己跳上爸爸的车吗？说不定它想换辆卡车了。”

妈妈的话可能是对的，可是我很不愿意承认。我有点害怕问下一个问题，不过终究还是问了。“妈妈，你现在还爱爸爸吗？”

“求求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这样坐着，直到她擦干眼泪说：“走吧，雷伊，我们今天去外面吃饭。”

我们开车到炸鸡店买了一桶炸鸡。然后把车停在海边，坐在车里吃，看着雨滴在车窗玻璃上滑落，看着海潮拍打岸边的岩石。装炸鸡的桶里还有小盒的土豆泥和酱汁，但是店员忘了放塑料叉子，我们只要拿鸡骨头挖土豆泥吃，逗得两个人都笑了。妈妈打开雨刷，我们摇下车窗，在夜色中隐约看见那些白色的浪花。我们倾听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一波接着一波。

“我跟你说，”妈妈开口道，“我每次望着海浪，就会觉得不管事情看起来有多糟，人生还是可以走下去的。”那正是我的感受，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于是我说：“对呀。”然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我现在想到妈妈，感觉比以前好很多。可是爸爸呢，我就不确定了，虽然妈妈说他有很多优点。我不愿意承认“土匪”是流浪汉，不过妈妈可能是对的。

二月五日星期一

二月六日星期二

我觉得今天好累，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根本不用故意慢走，可是自然而然就走得很慢了。我走进学校，发现法兰德林先生已经把旗子升起来了。加州州旗上的那只熊站得好好儿的，或许法兰德林先生并不需要我帮忙。我把午餐袋丢下，不去管有没有人会来偷袋子里的东西。午餐时我觉得好饿，然后发现小奶酪蛋糕又不见了，这真让我火冒三丈。

不管小偷是谁，我一定要抓住他，我要让他后悔，我要狠狠教训他（也说不定是她）一顿。反正，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我还在努力写作征文比赛的故事。到目前为止，我只想出了标题－－《午餐窃贼追捕秘诀》。我想来想去，想到在袋子里放捕鼠器，不过这个题目听起来太像汉修先生的书了。

今天上拼音课的时候，我想到午餐窃贼，越想越气，假借上厕所离开教室。就在快走出教室时，我顺手抓起一个最靠近门口的午餐袋。我正要把它丢在地上踢两下，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原来是法兰德林先生。

“你要干什么？”他问，他的表情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在说笑。

“去跟校长告状啊！”我说，“我不在乎。”

“你可能不在乎，”他说，“可是我在乎。”

我听了很惊讶。

他接着说：“我不希望看到像你这样的孩子给自己惹麻烦，你现在好像正打算这么做。”

“我在这个烂学校里没有半个朋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大概是我觉得非说些什么不可。

“谁想跟整天摆张臭脸的人做朋友？”法兰德林先生说，“好，就算你有困难，又怎么样？每个人都有啊！如果你花点时间去想想别人，你就明白了。”

我想到爸爸在下大雪的山里为八个重得要命的车轮绑雪链，我以想到妈妈为那些打高尔夫球的人把芥末蟹肉抹在数百个奶油薄饼上，又要做数不清的小三明治，还常担心赚到的钱不够付房租。

“把自己变成一个乱踢午餐的坏家伙，一点儿帮助也没有，”法兰德林先生说，“你要从正面去想。”

“怎么想？”我问。

“那得由你自己去想。”他说着，挥挥手把我赶回了教室。

没有人注意到我把手上的午餐袋又放了回去。

二月七日星期三

今天放学以后，心情很坏，决定出去走走。我没有特别想去主，只是随便走走。从我们住的这条街开始往下走，经过油漆店、古董店、面包店和一大堆其他的商店，过了邮局之后，我看到一个路牌，上面写着－－蝴蝶树木。我听过很多关于这个树木的故事，有成群的大桦斑蝶飞了几千英里到这里过冬。我顺着指示标往前走，直到眼前出现一片布满苔藓的松林和尤加利树，树上的指示牌上写着－－请安静。旁边还有一面大告示板，上面写着－－警告！伤害蝴蝶者，罚款五百元。我笑了起来。谁会想伤害蝴蝶啊？

那里好安静，简直像教堂一样，我不由得踮起脚尖轻轻地走。树一陰一很浓密，起初我以为那些关于蝴蝶的标示只是用来唬观光客的，因为我只看到三四只大桦斑蝶在空中飞舞。然后我注意到许多枝干看起来怪怪的，好像覆盖着一层棕色的小树叶。

过了一会儿，太一陽一从云间露出脸来。这时，那些小树叶开始移动，缓缓地张开翅膀，变成数千只橙色或黑色的蝴蝶，在一棵树上颤动个不停。然后，它们开始在一陽一光下的树叶间缓缓飘浮。满天的蝴蝶真是美极了，让我整个人觉得好舒服。我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它们，直到雾气渐渐升起，所有的蝴蝶又回到树上变成棕色的小树叶。这让我想起妈妈讲的一个故事：灰姑娘在舞会结束后又变回了原样。

我觉得心情舒畅极了，就一路跑回家。半路上，我突然有了写故事的灵感。

我注意到有些商店的屋檐下有个铁盒子，上面写着：“警报系统。”隔壁的加油站也有。不知道那些盒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

二月八日星期四

今天放学一回到家，我就靠在围栏旁大声地问加油站里的工人：“嘿，查克，加油站墙壁上那个写着‘警报系统’四个字的盒子里有什么？”我知道他叫“查克”，因为他的工作服上绣有他的名字。

“是电池，”查克告诉我，“几个电池和一个电铃。”

应该好好儿研究一下电池。

我又写了另一则故事，希望会被印在年度小作家文集里。我想这则故事应该叫作《十尺蜡人》。

班上的男生大多写一些很怪异的故事，有一大堆怪兽、激光武器和外太空生物。女生都写诗或关于马的故事。

我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假如我把午餐放在大人用的那种黑色午餐盒里，加上几个电池，说不定真的可以做出一个防盗警报器。

二月九日星期五

我今天收到了爸爸寄来的信，邮戳是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尔克。至少我本来以为是一封信，打开来才发现是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和一张餐巾纸。他在餐巾纸上写道：“‘土匪’的事很对不起。给你二十块钱，去买个甜筒冰淇淋。爸爸。”

我好生气，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妈妈看了那张餐巾纸，说：“你爸爸的意思不是真的叫你去买一个甜筒冰淇淋。”

“那他为什么这样写？”我问。

“那是他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真的很抱歉弄丢了‘土匪’。他只是不大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妈妈看起来很伤感的样子，她又说：“有些男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就好。”

“那这二十块钱怎么办？”我问，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我们用不着。

“你留着，”妈妈说，“这是你的钱，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后来我问妈妈是不是一定得写信给爸爸谢谢他，她的表情有点儿怪，然后她说：“随便你。”

今天晚上，我很努力地写要参加比赛的故事，就是那个十尺蜡人的故事。我决定把二十元存起来买台打字机。等我成为真正的作家时，我会需要一台打字机的。

（第四章结束）

## 第五章

第五章

亲爱的汉修先生（三）

亲爱的汉修先生：

我很久没有写信给您了，因为我知道您很忙。可是我正在写一个要印在小作家文集上的故事，需要您的帮助。我已经写了一些，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结尾。

我的故事是，有一个十尺高的人开着一辆大卡车，就像我爸爸开的那种。这个人是蜡做的，每次他横越沙漠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融化一点。他横越了太多次，融化了太多蜡，最后终于没换挡或踩煞车了。我写到这里，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写了。

我们班上有些男生写怪兽的故事，他们在最后一页安排新的怪兽出现，用激光槍把所有的坏人打死。我不大赞成那种结局，虽然我说不出什么理由。

满怀期望的鲍雷伊敬上

二月十五日

又：我开始写故事之前，几乎每天都写日记。

亲爱的汉修先生：

谢谢您的回信。我很惊讶您在我这个年纪时，写故事也曾遇到困难。我想您说得没错。或许我还没准备好，还不能写虚构的故事。我明白您的意思。一个主角在故事里应该解决一个难题，或带来某种改变。我想，一个蜡人融化成一摊蜡水以后大概不可能解决什么难题了，而融化掉本身也不是您所谓的“改变”。也许应该安排一个人物在最后一刻跑出来把他做成蜡烛，那么他的确会有很大的“改变”，不过那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问马汀娜小姐是不是一定要写故事才可以，她说写诗或散文也行。

感激您的雷伊敬上

二月二十八日

又：我在跳蚤市场上买了一本二手的《狗儿快乐秘诀》。希望您不会介意。

（第五章结束）

## 第六章

第六章

鲍雷伊的日记（三）

三月一日星期四

我有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原因很多，包括写我的故事和写信给汉修先生（不是假装的，是真正的信）。而且我还得买一个新的笔记本，因为第一本已经写满了。

同一天，我在街上的那间旧货店里买了一个很旧的黑色午餐盒，用它来装我的午餐。其他同学看了都很惊讶，不过都没有嘲笑我，因为黑色午餐盒和一二年级小孩儿带的那种带有卡通图案的方盒子是不一样的。有些男生问我它是不是我爸爸的，我只是笑了笑说：“不然你想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天，我的小火腿奶酪卷不见了，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我就要逮到那个小偷了。我一定会让他非常后悔偷了我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到图书馆去查找有关电池的书籍。借了几本电力学的入门书，都很浅显，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电池这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每当要用手电筒的时候就会发现电池没电了。

我终于放弃《十尺蜡人》的故事了，实在是一个很愚蠢的故事。我打算写一首关于蝴蝶的诗去参加征文比赛，因为诗通常都很短，可是把蝴蝶和防盗警报器两件事同时放在脑子里实在太难了，所以我干脆专门阅读有关电池的书。这些书并没有教人怎么做午餐盒里的警报器，可是我学到了很多有关电池、开关和绝缘导线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应该可以搞清楚该怎么做。

三月二日星期五

我今天晚上决定写诗。和“蝴蝶”同韵又相关的词，我想来想去好像只有“原野”。我想到“树林”和“白云”也同韵，不过挺单调的，接着又想到“冰淇淋”和“小提琴”。一首诗讲蝴蝶吃冰淇淋和拉小提琴实在太荒谬了，而且，好几个女生也已经在写大桦斑蝶飞过原野的诗了。

我本想写信给爸爸谢谢他给我二十元钱，可是才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三月三日星期六

今天我带着午餐盒和爸爸寄来的二十元钱去了五金店。我找到一个普通的电灯开关、一个小电池和一个很便宜的门铃。我正在找适当的电线时，那个一直盯着我（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在商店里总会被大人盯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他是位和善的老先生，他说：“你想做什么东西呢？孩子。”孩子！他叫我孩子，而我爸爸叫我小子。我并不想告诉他，可是他看了一眼我手上的东西，就笑着说：“你的午餐常常出问题，是不是啊？”我点点头说：“我想做一个防盗警报器。”

他说：“我猜也是。常有工人到我这里来，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结果我需要的是六伏的电池，而不是我拿的小电池。他给我一些建议。我付完钱，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说：“祝你好运，孩子。”

我抱着那些东西飞快地跑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我的房门上贴出一张“告示”：

“请勿进入。妈妈，我指的就是您！”

我开始动手。把电线的一头接在电池上，另一头连上开关，再从开关的另一面接到电铃上。然后，我又用另一根电线把电池和电铃连接起来。我折腾了半天才把它弄好。接着，我用胶带把电池固定在午餐盒的一角，把电铃固定在另一角上。最后，把开关立起来靠着盒壁，用胶带粘牢。

我做这里才发现一个问题：原先我以为关上盒盖时小心地把手伸进去，就可以将盒盖上原来放热水瓶的铁钩钩在开关按钮底下。可是铁钩不够长。我想了一会儿，左试右试，最后决定用铁丝做成一个环套在铁钩上。我小心地放下盖子，留下刚好足够的空间让手伸进去把铁丝环钩住开关按钮，手缩回来以后再关上盖子。

最后，我打开盒子。我的防盗警报器成功了！盒子里的电铃声响得好大，妈妈跑到我的房门口，我在震耳欲聋的铃声中听到她大叫着：“雷伊！你到底在里面搞什么鬼？”

我让她进来，从头示范一次给她看。她笑着说我的发明很棒。我却担心一个问题：我的三明治会不会干扰到电铃？妈妈一定也在担心同样的问题，因为她建议我在盒盖下粘一块硬纸板，用来放三明治。我照她的话一试，效果很好。

我真希望星期一快点到来。

三月五日星期一

今天，妈妈小心地装好我的午餐，我们还试了一下，看看警铃会不会响。果然又响了，而且响声很大。我来到学校，法兰德林先生一见我就说：“雷伊，看到你的笑容真好，希望你一直这样。”

我把午餐盒放在教室后面，开始等待。整个早上我都在等待警铃响起。马汀娜小姐问我有没有专心听讲，我假装很专心的样子，其实一直在等警铃响起，以便冲后后面当场抓住那个小偷。可是一直没有动静，我开始担心了，或许钩住开关的铁丝环在半路上松掉了。

午餐时间到了。我的警铃还没有响。大家都拿起自己的午餐朝餐厅走去。我把午餐盒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才意识到我有一个大问题：如果铁丝环还钩着开关的话，我一打开盒子，警铃就会响。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瞪着我的午餐盒，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不吃啊？”培瑞含着满嘴的食物问我。培瑞的三明治从来不对半切开，他总是要从旁边先咬一大口。

餐桌四周的人都在看我。我想说我不饿，可是我真的很饿。我又想把午餐盒拿到走廊上去打开，可是如果警铃还正常，盒盖绝对不可能安安静静地被打开。最后我想，试试看吧。我解开盒子外面的扣环，屏住呼吸，打开盒盖－－

哇！我的警铃响了！好大声，餐桌四周的人都被吓了一大跳，包括我在内，而且引得餐厅里的每个人都起身东张西望。我抬头看到法兰德林先生站在垃圾箱旁对着我笑。我赶快关掉了警报器。

突然间，好像每个人都注意到我了，连经常在午餐时间来回巡视的校长也走过来查看我的午餐盒。他说：“你的发明挺特别（口＋欧）。”

“谢谢。”我说，我很高兴校长欣赏我的警报器。

有些老师从他们的休息室跑出来，询问那阵铃声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又示范了一遍。结果，原来并不是只有我的午餐被偷过，每个同学都说他们也想要一个装有警报器的午餐盒，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午餐袋里其实没什么好东西的人。培瑞说他希望装一个这样的警报器在他房间的门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英雄人物，也许我真的并不是那么平庸。

不过，我的问题还在。我仍然不知道谁偷了我的午餐。

三月六日星期二

今天，培瑞邀请我跟他回家，看看能不能帮他在房门上装个防盗警报器，因为他有好几个妹妹，她们和他继母的女儿常常乱碰他的东西。我想我应该能做，因为我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电学方面的书，其中一本书上有介绍类似的东西。

培瑞的家是一栋又大又古老的房子，房子里很热闹，也很乱，小女孩们到处乱跑。我们看了半天才发现培瑞没有合适的电池，所以我们就开始闲聊，看他收藏的模型。培瑞在建造模型的时候，从来不看说明书，因为说明书写得很繁琐，让他觉得很扫兴。他总是把说明书丢在一旁，自己想办法一块一块拼出来。

我还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去参加征文比赛，不过我的心情很好，所以我终于写信给爸爸谢谢他寄二十元钱给我，因为我把那些钱花在了很有用的事情上，虽然不能把它们全部存起来买打字机。我没写太多别的。

不知道爸爸会不会跟那个比萨男孩的妈妈结婚。我很担心。

三月十五日星期四

这个星期好多同学都带了有防盗警报器的午餐盒来学校。还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乐音处处响彻山谷”吗？现在呢，大概可以说警铃声处处响彻我们学校的餐厅。不过只流行了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懒得去设定警报器了。自从那天我的警报器响过以后，就没有人再偷我的午餐了。

我一直没查出来那个小偷是谁，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很庆幸。如果那天他在教室打开我的午餐盒而触动警铃的话，他就有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也许他妈妈总是给他很难吃的午餐－－果酱涂在吃起来像卫生纸的白面包上。也许他自己准备午餐，但家里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带。我见过有些人看一眼他们的午餐袋，从里面拿出饼干，把就袋子连里面其他的东西通通丢进垃圾箱。每次他们这么做，法兰德林先生就会露出担忧的神情。

我并不认为偷午餐是对的。我只是觉得，很庆幸我不知道那个小偷是谁，因为我还得跟他在同一所学校上课。

三月十六日星期五

今天，我正对着一张白纸在想到底要写什么去参加小作家征文比赛，电话铃响了。妈妈在洗头，她叫我去接。

是爸爸打来的。我的胃忽然变得很沉重，好像要垂到地上了。我每次听到他的声音就有这种感觉。“小子，你还好吗？”他问。

“还好，”我回答，然后我想到防盗警报器造成的轰动，“很好。”

“我收到你的信了。”

“那很好。”我说。他的电话来得太意外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想不出来要说什么，然后我说：“你找到另一只狗取代‘土匪’了吗？”我想我真正的意思是，你找到另一个男孩取代我了吗？

“没有，可是我用对讲机找它，”爸爸告诉我，“它说不定会出现。”

“希望如此。”我们的对话毫无进展。我真的不知道要跟爸爸说些什么。我觉很尴尬。

接下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爸爸问：“你想念你老爸吗？”

我得想一想。没错，我的确想念他，但是我说不出口。我的沉默一定让他很不安，因为他又问：“喂？你还在吗？”

“当然啊，爸，我很想念你。”我对他说。是真话，但不像几个月前那么真。我还是希望他会开着大卡车出现在门前，但我现在知道不能期望太高了。

“我很遗憾不能往你那边去，”他说，“我听说斯比克的糖厂要关闭了。”

“我在报纸上看过这个消息。”我说。

“你妈妈方便来听电话吗？”他问。

“我看看。”我说，虽然这时候她已经站在电话机旁边了，头上还包着毛巾。她摇摇头，她不想跟爸爸讲话。

“她正在洗头。”我说。

“跟她说我会尽量在下星期寄去你的生活费。”他说，“拜拜，小子。记得把鼻子擦干净。”

“爸，拜拜。”我说，“小心开车。”我想他永远都不知道我叫雷伊，而且我的鼻子很干净。也许他同样也想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开车很小心。他实在不会小心开车。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但是只要他能躲开公路警察，他就超速好赶时间。所有的卡车司机都这样。

放下电话以后，我没办法继续去想小作家征文的事，于是我拿起《狗儿快乐秘诀》来看，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千遍了。我现在能看比较深的书，可是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还是很好。不知道汉修先生现在在哪里。

三月十七日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我又去了蝴蝶树林。树林里一片宁静，一陽一光灿烂。我站在那里很久，望着橙色的蝴蝶曼舞在灰灰绿绿的树叶之间，听见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现在蝴蝶比较少了。它们可能开始前往北方去过夏天。我想我可以写一篇关于它们的散文，不要写诗了。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想到爸爸，曾经有一次他带着我开车载很多葡萄到一间酒厂，那真是难忘的一天！

三月二十日星期二

昨天图书馆的妮莉小姐问我，参加小作家征文比赛的文章写好了没有，因为明天是收件的最后一天。我告诉她还没有，她说我只有二十四小时了，为什么还不加油。于是我就开始写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和名作家见面。我那则《十尺蜡人》的故事已经进了垃圾箱。我又试着写《午餐袋之谜》，可是我似乎没有办法将我的经验变成一则故事，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或那些）小偷是谁，我也不想知道。

终于，我奋笔疾书，写下一篇文章，描述有一次我坐在爸爸的车上，跟着他从一百五十二号公路穿过马奇科山口运葡萄去酿酒厂。我提到标示牌上写着：“陡坡，卡车请挂低挡”，而爸爸如何变换挡速，在曲折的弯路上巧妙驾驶又长又重的货柜车。我还写了电线杆上的老鹰，和黑爵士的守卫哨如何在峰顶传信号，为爵士打劫路过山口的旅人，还有山口底下溪边的树叶转黄，成吨的葡萄在一陽一光下散发出香气。我省略了女服务生和电动玩具的部分。最后，我把整篇文章整整齐齐重抄一遍，一交一 给了妮莉小姐。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妈妈说我应该请培瑞到家里来吃晚餐，因为我经常放学后到他家去玩。我们尝试做了一个挂在他门上的防盗警报器，在参考过图书馆里的一本书后，终于成功了。

我不知道培瑞愿不愿意来我家，我们的房子比起他家来实在小太多了。可是我一邀请他，他就答应了。

妈妈做了焗烤什锦，里面放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如牛肉、花豆、玉米薄片、番茄和奶酪。培瑞说他很喜欢在我们家吃饭，因为他实在受不了和一群挥舞着汤匙和鸡腿的小妹妹吃饭。我听了很高兴，有朋友真好。

培瑞说他的防盗警报器还能用。问题是，他的小妹妹觉得打开门让铃声大作是很好玩儿的游戏，她们会咯咯笑着躲起来，搞得他妈妈快要气疯了，所以最后只好把警报器关掉。我们都哈哈大笑。培瑞和我都觉得能做出可以用的东西很快乐，即使后来不用了。

培瑞看到我的房门上贴着：“请勿进入，妈妈，我指的就是您！”就问我那对我妈是否真的有效。我说：“当然啊，只要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妈妈不是那种爱偷窥别人隐私的人。

培瑞说他希望能有一个别人不会随便闯入的房间。我很庆幸培瑞没有用厕所。或许我还是该把浴室的污垢清洗干净。

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我一直在想爸爸，他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很寂寞。不知道那个比萨男孩怎么样了。我不希望爸爸寂寞，可是也不希望那个比萨男孩会使他高兴。

今天吃晚餐（豆子和香肠）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妈妈，爸爸会不会再结婚。她想了一下，说：“我想他可以负担不起。他的卡车还需要付很多钱，柴油的价格一直上涨，一旦很多人无法盖房子或买车，他就没有那么多木材或车子好载了。”

我考虑了一会儿。我知道像他那样的卡车执照一年要付一千多元的税金。“可是他还是寄来了我的生活费，”我说，“虽然有时候寄得比较晚。”

“没错，他是做到了。”妈妈同意，“不管怎么样，你爸爸不是坏人。”

我突然对这件事很气恼，厌烦透了。“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和好，再结一次婚？”我想我的口气不大好。

妈妈直视着我的眼睛。“因为你爸爸永远不会长大。”她说。我知道她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明天要公布年度小作家征文比赛的结果！或许我会很幸运，能和名作家一直吃饭。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今天不是我的幸运日。当我们全班来到图书馆时，我看到一沓年刊，简直等不及妮莉小姐把它们发下来。好不容易才发到我，打开一看，第一页是个怪兽的故事，所以我没能得到第一名。继续往下翻，第二名是一首诗。我也没有得到第三或第四名。然后我再翻下一页，看到荣誉入围奖下面写着：

“《卡车上的一天》作者：鲍雷伊”

文章标题和我的名字赫然在目，是印刷的。我不能说得不得奖都无所谓。我真的很失望，因为我见不到那位神秘的名作家了。可是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还是很高兴的。

有些同学很生气，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奖，或者没有被印出来。他们说他们再也不写任何东西了。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愚蠢。我听说真正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被退稿。我想，人没有一帆风顺的。

然后妮莉小姐宣布，和得奖者共进午餐的名作家是安琪拉•贝乔。听到这个消息，女生比男生还要兴奋，因为安琪拉•贝乔写的故事大多是关于女孩子和她们的烦恼的，例如脚太大或长青春痘之类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很想见她，因为照他们的说法，她是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我从来没见过一位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我很高兴汉修先生不是我们的神秘作家，否则我会真的很失望错过这次机会。

三月三十日星期五

今天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第二堂课上到一半时，妮莉小姐把我叫到教室外面，问我想不想去和贝乔女士一起吃午餐。我说：“当然想，怎么了？”

妮莉小姐解释说，有些老师发现得奖的那首诗不是原创的作品，而是从一本书上抄下来的，所以他们取消了那个女孩的资格，问我愿不愿意补她的缺。

那还用说，我当然愿意！

妮莉小姐打电话到妈妈上班的地方，得到妈妈的同意，于是我把自己的午餐送给培瑞，因为我的午餐一向比他的好吃。其他得奖的同学都穿得很特别、很正式，可是我不在乎。因为我注意到许多书的封底照片里，那些作家比方汉修先生，通常都穿着旧旧的格子衬衫。我的衬衫跟他的一样旧，所以应该没关系。

妮莉小姐开她自己的车带我们去假日饭店，其他学校的图书馆员和得奖者已经聚集在饭店的大厅里了。过了一会儿，安琪拉•贝乔和她的先生一起出现，我们全部都被领进了很拥挤的餐厅。有一个图书馆员很像馆长，她叫所有得奖者围着一张长桌子坐下，桌子上有个牌子写着“预订”两个字。安琪拉•贝乔坐在中间，几个女生互相推挤着抢她两边的座位。我坐在她的对面。馆长告诉我们，午餐是自动沙拉。然后，所有的图书馆员和贝乔先生就去坐另一桌了。

我终于面对面见到一位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她看起来很和善，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和一头乱发。我却完全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因为我还没有读过她写的书。有些女生告诉她，她们非常喜爱她的书；可是有的人害羞得要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贝乔女士建议：“我们都去沙拉吧选自己想吃的东西好吗？”

现场顿时乱作一一团一 ！有些小孩不知道沙拉吧是怎么回事，贝乔女士就带着示范，教我们自己拿生菜、青豆沙拉、土豆沙拉和其他摆在台子上的东西。有几个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因为个子不够高，除了摆在最前面一排的食物以外，什么也拿不到。他们手忙脚乱，幸好有贝乔女士帮忙。我们光是拿食物就花了好多时间，比在学校餐厅慢多了，而且当我们端着盘子回到座位上时，其他桌的人纷纷躲避我们，好像认为我们会把午餐倒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个男生的盘子里只有一叶生菜和一片番茄，因为他以为还可以再去拿烤牛肉和炸鸡。我们不得不跟他解释我们只能吃沙拉。他涨红了脸，转身去拿更多的沙拉。

我一边用叉子追着盘子里的豆子，一边拼命想有什么有趣的话可以对贝乔女士说。有几个女生不停地说话，她们告诉贝乔女士她们多希望也能写出跟她一样的书。那些图书馆员个个跟贝乔先生有说有笑，他看起来好像很风趣。

贝乔女士尝试引导几个很羞涩的小孩跟她讲话，却没什么效果，而我还是想不出来要跟这位专门写女生有大脚丫或青春痘的作家讲什么才好。这时，贝乔女士看着我问：“你参加这次比赛写了什么？”

我感到脸颊发热。我回答：“只是一篇关于坐卡车的文章。”

“哦！”贝乔女士说：“原来你就是那位写《卡车上的一天》的小作家！”

每个人都安静下来。我们都没有想到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会去读我们写的东西，可是她看了，而且还记得标题。

“我只得到了荣誉入围奖。”我嘴上这么说，可是心里在想，她叫我“小作家”，一个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竟称呼我“作家”！

“那有什么差别？”贝乔女士说，“每个评审的意见都不同。我就很喜欢你那篇文章，因为它的作者很诚实地写出自己熟悉的事情，而且表现出很质朴的感情。你让我觉得身临其境，感觉自己好像开着卡车在陡坡上载着好几吨葡萄。”

“可是，我没办法把它变成故事。”我说着，突然觉得勇气大增。

“有什么关系？”贝乔女士摆摆手说。她在食指上戴了好几个戒指。“你希望怎样？写故事的能力以后会慢慢增加，等你长大一点儿，对事情自然有比较多的了解。就你的年纪而言，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你写得像你自己，你没有想要模仿别人。这是好作家的特点之一。继续加油吧！”

我注意到那些先前说想写得像安琪拉•贝乔一样的女生们，显得有些尴尬。

“哦，谢谢。”我只说得出这几个字。女服务生开始把冰淇淋碟子放在我们面前。大家不再觉得那么害羞了，争先恐后地问贝乔女士许多问题，例如：她写作是用铅笔还是打字机；她有没有被退过稿；她书中的角色是不是真有其人；她小时候是不是像她书中所写的一样长青春痘？成为名作家的感觉如何。

我不觉得那些问题的答案很重要，我只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她，终于趁她在为许多人签名的最后一刻，我抓住机会问她：“你见过博德•汉修先生吗？”

“哦，见过啊！”她一边说一边在某个人的书上签名。“有一次我在一个为图书馆员举办的聚会上遇见过他。”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从一个女生的头顶上方将问题抛过去，那个女生抱着书挤到我前面来。

“他是个很和善的年轻人，眼神有点淘气。”她回答。跟我想像的一样。其实从他回答我的问题中，就可以知道。

回家的路上，车上每个人都在大声议论，左一个贝乔女士，右一个贝乔女士。只有我不想讲话。我只想独自安静地想一想。一个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称我为“作家”。一个真正的、还活着的作家告诉我要继续努力。当我回去告诉妈妈的时候，她一定会说她为我骄傲。

加油站里的砰砰声已经停止了好一会儿了，可是我想趁还记得时，把所有的事都写下来。我很庆幸明天是星期六。如果明天得上课，我一定会哈欠不断。我真希望爸爸在这里，那样我就可以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了。

（第六章结束）

## 第七章

第七章

亲爱的汉修先生：

这封信很短，以免浪费您的时间。我只是想告诉您，您是对的。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创作虚构的故事。但是您知道吗，我写了一篇真实的故事，得到年度小作家征文比赛的荣誉入围奖。或许明年我再参加，会拿第一名或第二名。或许到时候我已经可以写虚构的故事了。

我猜您或许想知道这件事。谢谢您的帮助，如果没有您，我大概只能一交一 出一个愚蠢的故事，就是那个蜡做的卡车司机融化掉的故事。

您的朋友、作家鲍雷伊敬上

三月三十一日

又：当初您建议我写日记，我到现在还在写。

# 城南旧事



## 惠安馆传奇

一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

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咯咯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 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 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 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 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 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 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嗯！”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绑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 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绑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 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 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 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 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着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糊糊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里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 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 透着亮光了。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 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嗯——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

“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儿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中间摆了一张矮炕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画儿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 钮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 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就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头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儿，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儿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拿来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晚儿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到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甸义地去生的。”

“义地？”

“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才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可远喽！”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

“姑娘打这儿就疯啦？”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丹凤牌的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

“下回给带点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

“又听事儿，你。”

“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

“说谁？”

“小桂子她妈。”

“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二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

“这双鞋可结实呦——把我们家的门槛儿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

“秀贞呢？”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我说。

“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还不见秀贞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见过谁去那里。我轻轻 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道什么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落叶，有的烂了。秀贞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 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伏着树干哭起来了，她说：

“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

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她又哭着说：

“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儿，远着呢！”

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 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贞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桂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 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

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

“秀贞！秀贞！”

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绵绵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

“我喜欢你，秀贞。”

秀贞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绑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浑身都瘦，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

秀贞拉着我的手说：

“屋里去，帮着拾掇拾掇。”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扭扭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外屋里，整整 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擦，这样大掸一 阵，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走进里屋去，房间更小一点，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贞把箱子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贞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

“该翻翻添点棉花了。”

她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她进来，我也跟进来。她叫我和她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里面只有一双手套，一顶呢帽和几件旧内衣。她很仔细地把这几件零碎衣物摊开来，并且拿起一件条子花纹的褂子对我说：

“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

“可不是。”我翻开了我的夹袄里给秀贞看：“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改的。”

“你也是用你爸爸的？你怎么知道这衣服就是小桂子她爹的？”秀贞微笑着瞪眼问我，她那样子很高兴，她高兴我就高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小桂子她爹的？她问得我答不出，我斜着头笑了，她逗着我的下巴还是问：

“说呀！”

我们俩这时是蹲在箱子旁，我很清爽地看着她的脸，刘海儿被风吹倒在一边，她好像一个什么人，我却想不出。我回答她说：

“我猜的。那么——”我又低声地问她，“我管小桂子她爹叫什么呀？”

“叫叔叔呀！”

“我已经有叔叔了。”

“叔叔还嫌多？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

“思康三叔。”我嘴里念着，“他几点钟回家？”

“他呀，”秀贞忽然站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在想，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

说着她又走进屋，我再跟进去，弄这弄那，又跟出来，搬这搬那，这样跟出跟进忙得好高兴。秀贞的脸这时粉嘟嘟的了，鼻头两边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边渗着小小的汗珠，这样的脸看起来真好看。

秀贞用袖子抹着她鼻子上的汗，对我说：“英子，给我打盆水来会不会？屋里要擦擦。”

我连忙说：

“会，会。”

跨院的房子原和门房是在一溜沿的，跨院多了一个门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门房的房檐下。我掀开水缸的盖子，一勺勺地往脸盆里舀水，听见屋里有人和秀贞的妈说话：

“姑娘这程子可好点了吗？”

“唉！别提了，这程子又闹了，年年开了春就得闹些日子，这两天就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可怎么好！真是……”

“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得凶。”

我端了一盆水，连晃连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里，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便对秀贞说：

“我要回家了。”

秀贞没听见，只管在抽屉里翻东西。

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儿，昨天约会好了的。

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我的腿上，一进门妈妈就骂了：

“就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又说：“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小学好，也该送进学堂了，听说厂甸那个师大附小还不错。”

妈这么说着，我才看见原来爸爸也已经回来了，我弄了一身水，怕爸爸要打骂我，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被挨打的姿势，还好他没注意，抽着烟卷儿在看报，漫应着说：

“还早呢，急什么。”

“不送进学堂，她满街跑，我看不住她。”

“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唬我呢！他又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着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一只破藤箱子里，养了 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

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制钱穿在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制钱，每一踢，两个制钱打在鞋帮上“嗒嗒”地响。妞儿踢时腰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

这一下午玩得好快乐，如果不是妞儿又到了她吊嗓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玩到多么久。

爸爸今天买来了新的笔和墨，还有一叠红描字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他教我描红模字，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爸爸说：

“你一天要描一张，暑假以后进小学，才考得上。”

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贞，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字，我这些日子就这么过的。

小油鸡的黄毛上长出短短的翅膀来了，我和妞儿喂米喂水又喂菜，宋妈说不要把小鸡肚子撑坏了，也怕被野猫给叼了去，就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藤箱盖子，不许我们随便掀开。

妞儿和我玩的时候，嘴里常常哼哼唧唧的，那天一高兴，她竟扭起来了，她扭呀扭呀比来比去，嘴里唱着：“……开哀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哀哀……”

“你唱什么？这就是吊嗓子吗？”我问

“我唱的是打花鼓。”妞儿说。

她的兴致很好，只管轻轻地唱下去，扭下去，我在一旁看傻了。她忽然对我说：“来！跟我学，我教你。”

“我也会唱一种歌。”不知怎么，我想我也应当露一露我的本事，一下子想起了爸爸有一回和客人谈天数唱的一首歌，后来爸曾教了我，妈还说爸爸教我这种歌真是没大没小呢！

“那你唱，那你唱。”妞儿推着我，我却又不好意思唱了，她一定要我唱，我只好结结巴巴地用客家话念唱起来：

“你听着——想来么事想心肝，紧想心肝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

我还没数完呢，妞儿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我也笑起来了，那几句词儿可真是拗嘴。

“谁教你的？什么心肝想心肝，心想心肝想的，哈哈哈！你唱的这是哪国的歌儿呀！”

我们俩搂在一堆笑，一边瞎说着心肝心肝的，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

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

妞儿每次也是玩得够不够的才看看窗外，忽然叫道：“可得回去了！”说完她就跑，急得连“再见”都来不及说。

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的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她，可是没有用。下午的井窝子没那么热闹了，因为送水的车子都是上午来，这时只有附近人家自己推了装着铅桶的小车子来买井水。

我看见长班老王也推了小车子来，他一趟一趟来好几趟了，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奇怪地问我：

“小英子，你在这儿发什么傻？”

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心里的事，自己知道。我说：

“秀贞呢？”我想如果等不到妞儿，就去找秀贞，跨院里收拾得好干净了。但是老王没理我，他装满了两桶水，就推走了。

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厂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影子，那正是妞儿，我多高兴！我跑着迎上去，喊她：“妞儿！妞儿！”她竟不理我，就 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她。我很奇怪，跟在她身边走，但她用手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见她身后几步远有一 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着一个脏了的长布口袋，袋口上露出来我看见是一把胡琴。

我想这一定是妞儿的爸爸。妞儿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的话，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跟妞儿再说话了，就转身走回家，心里好难受。我 口袋里有一块滑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儿一起玩，是多么没有意思 呢！

我刚要叫门，忽然听见横胡同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声，原来是妞儿气喘着跑来了，她匆匆忙忙神色不安地说：“我明儿再来找你。”没等我回答，她就又跑回横胡同了。

第二天早晨，妞儿来找我，我们在西厢房里，蹲下来看小油鸡。掀开藤箱盖子，我们俩都把手伸进去摸小油鸡的羽毛，这样摸着摸着，谁也没说话。我本来是 要说话的，但是没有出声，只是心里在问她：“妞儿，为什么好多天没来找我？”“妞儿，是你爸爸很厉害不许你来吗？”“妞儿，昨天为什么不许我跟你说话？” “妞儿，你一定有什么难受的事吧？”真奇怪，这些话都是我心里想的，并没有说出口，可是她怎么知道的，竟用眼泪来回答我？她不说话，也不用袖子去抹眼，就 让眼泪滴答滴答落在藤箱里，都被小油鸡和着小米吃下去了！

我不知怎么办好了，从侧面正看见她的耳朵，耳垂上扎了洞用一根红线穿过去，妞儿的耳朵没有洗干净，边沿上有一道黑泥。我再顺着她的肩膀向下看，手腕 上有一条青色的伤痕，我伸手去撩起她的袖口看，她这才惊醒了，吓得一躲闪，随着就转过头来向我难过地笑笑。早晨的太阳，正照到西厢房里，照到她的不太干净 的脸上，又湿又长的睫毛，一闪动，眼泪就流过泪坑淌到嘴边了。

忽然，她站起来，撩开袖口，撩起裤角，轻轻地说：

“看我爸爸打的！”

我是蹲着的，伸出手正好摸到她腿上那一条条肿起的伤痕。我轻轻地摸，倒惹得她哭出声音来了。她因为不敢放声，嘤嘤地小声哭，真是可怜。我说：

“你爸爸干吗打你？”

她当时说不出话来，哭了好一会儿才说：

“他不许我出来玩。”

“是因为在我家待太久了？”

妞儿点点头。

因为在我家玩久了，害得她挨打，我又难过，又害怕，想到那个高大的男人，我不由得说：

“那么你快回去吧！”她站着不动，说：

“他一早出去还没回来。”

“那么你妈呢？”

“我妈也拧我，她倒不管我出来的事。爸爸也打她。打了她，她就拧我，说是我害的。”

妞儿哭了一阵子好些了，又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妈妈，妞儿说她的妈妈有点跛，一天到晚就是坐在炕头上给人缝补衣服赚钱。

我告诉妞儿，我们从前不住在北京，是从一个很远的岛上来的，她也说：

“我们从前也不住在这儿，我们住在齐化门那边。”

“齐化门？”我点点头说，“我知道那地方。”

“你怎么会也知道齐化门呢？”妞儿奇怪地问我。

我想不出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的确知道，好像有什么人大清早曾带我去过那里，而且我也像看见了那里的样子似的，不，不，不是，我所看见的很模糊，也许那是一个梦吧？因此我就回答妞儿说：

“我梦见过那个地方，有没有城墙？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包袱，大清早上，偷偷地向城墙走去……”

“你是讲故事吧？”

“也许是故事。”我斜着头又深深地想了想，“反正我知道齐化门就是了。”

妞儿笑了笑，手伸过来搂着我的脖子，我的手也伸过去搂住她的。但当我捏住她的肩头，她轻喊了一声：“痛！痛！”

我的手连忙松开，她又皱着眉说：“连这儿都给我抽肿了！”

“什么抽的？”

“掸子。”停了一下她又说，“我爸，还有我妈，他们——”但她顿住不说下去了。

“他们怎么样？”

“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

“我知道，你爸爸教你唱戏，要你赚钱给他们花。”这是我听宋妈跟妈妈讲过的，所以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要你赚钱还打你，凭什么！”我说到后来气愤起来了。

“喝喝，你瞧你什么都知道，我不是要跟你说唱戏的事，你哪儿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

“到底要说什么呢？说嘛！”

“你这么猴急，我就不说了。你要是跟我好，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就是不许你跟别人说，也别告诉你妈。”

“我不会，我们小声地说。”

妞儿犹豫了一会儿，伏在我的耳旁小声而急快地说。

“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爸也不是亲的。”

她说得那样快，好像一个闪电过去那么快，跟着就像一声雷打进了我的心，使我的心跳了一大跳。她说完后，把附在我耳旁的手挪开，睁着大眼睛看我，好像在等着看我听了她的话，会怎么个样子。我呢，也只是和她对瞪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虽然答应妞儿不讲出她的秘密，可是妞儿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我越想越不放心，忽然跑到妈妈面前，愣愣地问：

“妈，我是不是你生的？”

“什么？”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怎么想起问这话？”

“你说是不是就好了。”

“是呀，怎么会不是呢？”停一下妈又说，“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吗？像你这样闹，早打扁了你了。”

我点点头，妈妈的话的确很对，想想妞儿吧！“那么你怎么生的我？”这件事，我早就想问的。

“怎么生的呀，嗯——”妈想了想笑了，胳膊抬起来，指着胳肢窝说：

“从这里掉出来的。”

说完，她就和宋妈大笑起来。

三

我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和一根竹筷子，轻轻走进惠安馆，推开跨院的门，院里那棵槐树，果然又垂着许多绿虫子，秀贞说是吊死鬼，像秀贞的那几条蚕一样， 嘴里吐着一条丝，从树上吊下来。我把吊死鬼一条条弄进我的空瓶里，回家去喂鸡吃，每天都可以弄一瓶。那些吊死鬼装在小瓶里，咕噜咕噜地动，真是肉麻，我拿 着装了吊死鬼的瓶子，胳膊常常觉得痒麻麻的，好像吊死鬼从瓶里爬到我的手上了，其实并没有。

我在把一条吊死鬼往瓶里装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妞儿，心里很不安。她昨天又挨揍了，拿了两件衣服偷偷地来找我，进门就说：

“我要找我亲爹亲妈去！”她的脸有一边被打得红肿了。

“他们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到齐化门，再慢慢地找。”

“齐化门在哪儿呢？”

“你不是说你也知道那地方吗？”

“我是说我好像做梦梦见过那地方的。”

妞儿把两件衣服塞在西厢房的空箱子里，很有主意地抹干了眼泪，恨恨地说：

“我非找着我亲爹不可。”

“你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吗？”我真佩服她，但觉得这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

“我一天一天地找，就会找到我亲爹跟我亲娘。他们的样子我心里知道。”

“那么——”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一点主意也没有。

妞儿临走的时候说，她不定哪天就要偷偷地走，但是一定会先来这里跟我说一声，并且带走存在这里的两件衣服。

我昨天一直在想妞儿的事，心里很不舒服，晚上就吃不下饭了，妈妈摸摸我的头说：

“好像有点热，不吃也好，早点去睡。”

我上了床，心里还是不舒服，又说不出，就哭起来了，妈妈很奇怪，她说：

“哭什么？哪儿不舒服？”我不知怎么一来竟哭着说：

“妞儿她爸爸啊……”

“妞儿她爸爸？怎么啦？她爸爸怎么着你啦？”宋妈也过来了，她说：

“那个不是东西的，准是骂了我们英子了，还是打了你啦？”

“不是！”我忽然觉出我是说了什么糊涂话，便撒赖地哭喊：“我要找我爸爸！”

“是要找你爸爸呀！唉！吓人！”宋妈和妈妈都笑了。妈妈说：

“你爸爸今天去看你叔叔，回来得晚点，你先睡吧！”她又对宋妈说：“英子一生下来，她爸爸就给惯的，一不舒服，爸爸就抱着睡。”

“羞不羞？”宋妈用一个手指头划我的脸，我不理她，转过脸冲着墙闭上眼睛。

今天我早晨起来就好得多了，不像昨天那样不安心。但是现在又想起妞儿，手里不由得停止了捉虫子的工作，呆呆地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妞儿就会离开我。

我把瓶子扔在树下，站起来走到窗下向里看。秀贞正在里屋床前的一把杌凳上坐着，面向着床，我只看到她那小平板儿似的背影，辫子也没梳好。她比手画脚，又扬手轰苍蝇，其实哪儿有苍蝇？我轻轻地走进屋里，在外屋桌旁靠着，傻看她在干什么，只听她说：

“我准知道你昨儿晚上没吃饭就睡觉了，是不是？那怎么行！”

咦！真奇怪，秀贞怎么知道我昨晚没吃饭就睡觉了呢？我倚在里屋的门框说：

“谁告诉你的？”

“啊？”她回过头来看见我愁眉不展的样子，很正经地对我说：

“还用人告诉我吗？这碗粥一动也没动呀！”说完指着床旁茶几上的一个碗和一双筷子。

我这才知道秀贞说的不是我。自从天气暖和了，打开一向深闭的跨院门以后，秀贞就一天到晚在这两间屋里出出进进，说着那我又懂、又不懂的话。最先我以为是秀贞跟我玩“过家家儿”，后来才又觉得并不是假装的事情，它太像真事了！

秀贞又向着那空床发呆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轻手轻脚地拉着我走到屋外来，小声地说：

“睡着了，让他睡去吧！这一场病也真亏他，没亲没故的！”

外屋书桌上摆着那缸春天买的金鱼，已经死了几条，可是秀贞还是天天勤着换水，玻璃缸里还加了几根水草，红色的鱼在绿色的水草中钻来钻去，非常好玩。 我怎么知道鱼是红的草是绿的呢？妈妈教过我，她说快考小学了，老师要问颜色，要问住在哪儿，要问家里有几个人。秀贞还养了一盒蚕，她对我说过：

“你要上学，我们小桂子也该上学了，我养点蚕，吐了丝，好给小桂子装墨盒用。”

有几条蚕已经在吐丝了，秀贞另外把它们放在一个蒙了纸的茶杯上，就让它们在那纸上吐丝。真有趣，那些蚕很乖，就不会爬到茶杯下面来。另外的许多蚕还在吃桑叶。

秀贞在打扫蚕屎，她把一粒粒的蚕屎装进一个铁罐里，她已经留了许多，预备装成一个小枕头，给思康三叔用。因为他每天看书眼睛得保养，蚕屎是明目的。

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鱼缸，看着吐丝。院子里的树，正靠在窗下，这屋里阴凉得很，我们俩都不敢大声说话，就像真的屋里躺着一个要休息的病人。

秀贞忽然问我：

“英子，我跟你说的事记住没有？”

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事，因为她对我说过的事，真真假假的太多了。她说将来要我跟小桂子一块儿去上学，小桂子也要考厂甸小学。她又告诉我从厂甸小学回 家，顺着琉璃厂直到厂西门，看见鹿犄角胡同雷万春的玻璃窗里那对大鹿犄角，一拐进椿树胡同就到家了。可是她又说过，她要带小桂子去找思康三叔，做了许多衣 服和鞋子，行李都打点好了。

我最记得秀贞说过的话，还是她讲的生小桂子的那回事。有一天，我早早溜到这里找秀贞，她看见我连辫子都没梳，就端出梳头匣子来，从里面拿出牛角梳 子、骨头针和大红头绳，然后把我的头发散开来，慢慢地梳。她是坐在椅子上的，我就坐在小板凳上，夹在她的两腿中间，我的两只胳膊正好架在她的两腿上，两只 手摸着她的两膝盖，两块骨头都成了尖石头，她瘦极了。我背着她，她问我：

“英子，你几月生的？”

“我呀？青草长起来，绿叶发出来，妈妈说，我生在那个不冷不热的春天。小桂子呢？”秀贞总把我的事情和小桂子的事情连在一起，所以我也就一下子想起小桂子。

“小桂子呀，”秀贞说，“青草要黄了，绿叶快掉了，她是生在那不冷不热的秋天。那个时光，桂花倒是香的，闻见没有？就像我给你搽的这个桂花油这么香。”她说着，把手掌送到我的鼻前晃一晃。

“小——桂——子。”我吸了吸鼻子，闻着那油味，不由得一字字地念出来，我好像懂得点那意思。

秀贞很高兴地说：

“对了，小桂子，就是这么起的名儿。”

“我怎么没看见桂花树？这里哪棵树是桂花？”我问。

“又不是在这屋子里生的！”秀贞已经在编我的辫子了，编得那么紧，拉着我的头发根怪痛的，我说：

“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气呀？”

“我当时要是有这么大力气倒好了。我生了小桂子，浑身都没劲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睡醒了，小桂子不在我身边了。我睡觉时还听见她哭，怎么醒了就没有 了呢？我问，孩子呢？我妈要说什么，我婶儿接过去了，她瞥了我妈一眼，跟我和和气气地说：你的身子微，孩子哭，在你身边吵，我抱到我屋去了。我说，噢。我 又睡着了。”秀贞说到这儿停住了，我的辫子已经扎好，她又接着说：

“仿佛我听我妈对我婶说：不能让她知道。真让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我怎么到这儿就接不下去了呢？是她们把孩子给——？还是扔——？绝不能够！绝不能够！”

我已经站起来，脸冲着秀贞看，她皱着眉头，正呆呆地想。她说话常常都会忽然停住了，然后就低声地说“真让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的话。她收梳头匣子的时候，我看见我送小桂子的手表在匣子里，她拿起手表，放在掌心里，又说：

“小桂子她爹也有个大怀表，可是死了当了，当了那个表，他才回的家，这份穷，就别提了！我当时就没告诉他我有了，反正他去个把月就回来。他跟我妈 说，放心，他回家卖了山底下的白薯地，就到北京来娶我。千山万水，去一趟也不容易，我要是告诉他我有了，不也让他惦记着！你不知道他那情意多深！我也没告 诉我妈我有了，说不出口，反正人归了他了，等嫁了再说也不迟……。”

“有了什么？”我不明白。

“有了小桂子呀！”

“你不是刚说什么没有了吗？”我更不明白。

“有了，没了，有了，没了，小英子，你怎么跟我乱扰？你听我给你算。”她把我给小桂子的表收起来，然后用手指捏着算给我听：

“他是春天走的。他走的那天，天儿多好，他提着那口箱子，都没敢多看我，他的同乡同学，有几个送他到门口儿的，所以他就没好再跟我说什么。他在头天 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的时候，我们俩也说得差不多了。他说，惠安的日子很苦，有办法的都到海外谋生去了，那儿的地不肥，不能种什么，白薯倒是种了不少。他们 家，常年吃白薯，白薯饭、白薯粥、白薯干、白薯条、白薯片，能叫外头去的人吃出眼泪来。所以，他就舍不得让我这个北边人去吃那个苦头儿。我说可不是，我妈 就生我独一个女儿，跟你去吃白薯，她怎么舍得！他说，你是个孝女，我也是个孝子，万一我母亲扣住了我，不许我再到北京来了呢？我说，那我就追你去。

“送他到门口，看他上了洋车，抬头看看天，一块白云彩，像条船，慢慢地往天边儿上挪动，我仿佛上了船，心是飘的，就跟没了主儿似的。”

“我送他出去，回到屋里来，恶心要吐，头也昏，有点儿后悔没告诉他这件事，想追出去，也来不及了。”

“日子一天天地挨，他就始终没回来，我肚子大了，瞒不住我妈，她急得盘问我，让我说不出道不出的，可是我也顾不得害臊了，就告诉了我妈。我说，他总 有一天回来，他不回来，我去！我妈听了拿手堵住我的嘴，直说：姑娘，可别这么说了，这份丢人呀！他真要是不回来，咱们可不能嚷嚷出去。就这样，把我送回了 海甸。”

“小桂子生下来，真不容易，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就闻着窗户外头那棵桂花树吹进来的一阵阵香气，我心说，生个女的就叫小桂子。接生的姥娘婆叫我咬住了辫子，使劲，使劲，总算落了地，呱呱呱，哭声好大呀！”

秀贞说到这儿，喘了一大口气，她的脸色变青了，故事接不下去，就随便说了，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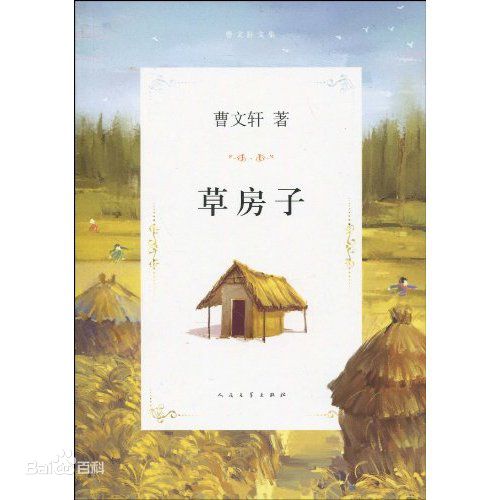
“小英子，你不心疼你三婶吗？”

“谁是三婶？”

“我呀！你管思康叫三叔，我就是你三婶，你还算不过这账来。叫我一声。”

“嗯——”我笑了，有些难为情，但还是叫了她：“三婶。秀贞。”

# 草房子



## 秃鹤

那是一九六一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zhentantuili/ajiasha_kelisidi/ancangshaji/94056.html)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地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  
　　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他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zhentantuili/ajiasha_kelisidi/ancangshaji/94056.html)……  
　　一  
　　[秃鹤](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31.html)与桑桑从一年级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31.html)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了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遇到枫叶密集，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人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的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二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却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了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霍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抖抖索索地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了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去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了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忽明忽暗的烟卷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头就能长出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欲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  
　　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习习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一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的就要嗅到他并直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就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了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了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二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的，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这个校园，原本就是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却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根地皆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静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与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了自己有个好住处，而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他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中的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像中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四条腿没有必要，锯了。玻璃门没有必要，敲了。那碗柜本有四层，但每一层都大而无当。桑桑就让阿恕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算了一下，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觉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时，这个大鸽笼已在他和阿恕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的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但家里却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却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恕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用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心里想：我不用蚊帐又能用什么呢？两岸的人都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有趣的目光注视下，他却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三斤鱼虾，问：“哪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我就这么打的呗。”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故意吱吱唔唔地说不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走。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里。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地不住地摆动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哥哥用网打的鱼。”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已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得发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呆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门坎上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着挂满了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他知道，这叫“曝伏”，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来晒，只要晒上那么一天，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会发霉。母亲回屋去了。桑桑吃完瓜，正想再回到河里去，但被突发的奇想留住了。他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将棉衣棉裤都穿上，人会怎样？他记得那回进城，看到卖冰棍的都将冰棍捂在棉套里。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被棉套死死捂着，冰棍反而不溶化。这个念头缠住了他。桑桑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念头所缠住。  
　　不远处，纸月正穿过玉米丛中的田埂，上学来了。纸月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凉帽，一路走，一路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路边的玉米叶子。那时，玉米正吐着红艳艳的或绿晶晶的穗子。纸月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在这样的夏天，她居然还是那么白。她的脸以及被短袖衫和短裤留在外面的胳膊与腿，在玉米丛里一晃一晃地闪着白光。  
　　桑桑往屋里瞥了一眼，知道母亲已在竹床上午睡了，就走到了院子里。他汗淋淋的，却挑了一件最厚的棉裤穿上，又将父亲的一件肥大的厚棉袄也穿上了身，转眼看到大木箱里还有一顶父亲的大棉帽子，自己一笑，走过去，将它拿出，也戴到了水淋淋的头上。桑桑的感觉很奇妙，他前后左右地看了一下，立即跑出了院子，跑到了教室中间的那片空地上。  
　　那时，纸月也已走进了校园。  
　　但桑桑装着没有看见她，顺手操了一根竹竿，大模大样地在空地上走。  
　　首先发现桑桑的是蒋一轮老师。那时，他正在树荫下的一张竹椅上打盹，觉得空地上似乎有个人在走动，一侧脸，就看见了那样一副打扮的桑桑。他先是不出声地看，终于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出来。随即起来，把老师们一个一个地叫了出来：“你们快来看桑桑。”  
　　过一会就要上课了，各年级的学生们正在陆继地走进校园。  
　　桑桑为他们制造了一道风景。桑桑经常为人们制造风景。  
　　纸月将身子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后，探出脸来看着桑桑。  
　　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又似乎没有看见。  
　　空地周围围了许多人，大家都兴高彩烈地看着。不知是谁“嗷”了一声，随即得到响应，“嗷嗷”声就在这流火的七月天空下面回响不止，并且愈来愈响。桑桑好像受到了一种鼓舞，拖着竹竿，在这块空地上，小疯子一样走起圆场来。  
　　过不一会，“嗷嗷”声又转换成很有节奏的“桑桑!桑桑!……”  
　　桑桑就越发起劲地走动，还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来。桑桑将这块空地当作了舞台，沉浸在一种荡彻全身的快感里。汗珠爬满了他的脸，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使他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就睁不开眼睛。他就半闭着双眼打着圆场。或许是因为双眼半闭，或是因为无休止地走圆场，桑桑就有了一种陶醉感，像那回偷喝了父亲的酒之后的感觉一模一样。  
　　四周是无数赤着的上身，而中间，却是隆冬季节中一个被棉衣棉裤紧紧包裹的形象。有几个老师一边看，一边在喉咙里咯咯咯地笑，还有几个老师笑得弯下腰去，然后跑进屋里喝口水，润了润笑干了的嗓子。  
　　桑桑这回是出尽了风头。  
　　正当大家看得如痴如狂时，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好风景：秃鹤第一回戴着他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  
　　不知是谁第一个看到了秃鹤：“你们快看呀，那是谁?”  
　　“秃鹤！”“秃鹤！”“是秃鹤！”那时，秃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派头地走过来。  
　　秃鹤瘦而高，两条长腿看倒也好看，只是稍微细了一点。现在，这两条长腿因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他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般，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秃鹤光着上身，赤着脚，却戴了一顶帽子──这个形象很生动，又很滑稽。或许是因为人们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看了好一阵，也快接近尾声了，或许是因为秃鹤这个形象更加地绝妙，人们的视线仿佛听到了一个口令，齐刷刷地从桑桑的身上移开，转而来看秃鹤，就把桑桑冷落下了。  
　　秃鹤一直走了过来。他见到这么多人在看他，先是有点小小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换到了另样的感觉里。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有节奏地迈着长腿，直朝人群走来。现在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帽子：雪白的一顶帽子，这样的白，在夏天就显得很稀罕，格外的显眼；很精致的一顶帽子，有优雅的帽舌，有细密而均匀的网眼。它就这样地戴在秃鹤的头上，使秃鹤陡增了几分俊气与光彩。  
　　仿佛来了一位贵人，人群自动地闪开。  
　　没有一个人再看桑桑。桑桑看到梧桐树后的纸月，也转过身子看秃鹤去了。桑桑仿佛是一枚枣子，被人有滋有味地吃了肉，现在成了一枚无用的枣核被人唾弃在地上。他只好拖着竹竿，尴尬地站到了场外，而现在走进场里来的是潇洒的秃鹤。  
　　三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看一看和摘下那顶帽子再看一看秃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  
　　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他还有他自己的念头：那天，是秃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他心里一直在生气。  
　　这天下午，秃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后，终于克制不住地一把将那顶帽子从秃鹤的头上摘了下来。  
　　“哇!”先是一个女孩看到了，叫了起来。  
　　于是无数对目光，象夜间投火的飞蛾，一齐聚到了那颗已几日不见的秃头上。大家就像第一次见到这颗脑袋一样感到新奇。  
　　秃鹤连忙一边用一只手挡住脑袋，一边伸手向同桌叫着：”给我帽子！”  
　　同桌不给，拿了帽子跑了。  
　　秃鹤追过去：”给我!给我!给我帽子!”  
　　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展翅的白鸽飞在了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秃鹤苦苦地叫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帽子又一次地飞到了桑桑的手里。桑桑往自己的头上一戴，在课桌中间东躲西闪地躲避着紧追不舍的秃鹤。桑桑很机灵，秃鹤追不上。等有了段距离，桑桑就掉过头来，将身子搞得笔直，作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的样子，眼看秃鹤一伸手就要夺过帽子了，才又转身跑掉。  
　　后来，桑桑将帽子交给了阿恕，并示意阿恕快一点跑掉。阿恕抓了帽子就跑，秃鹤要追，却被桑桑正好堵在了走道里。等秃鹤另寻空隙追出门时，阿恕已不知藏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秃鹤在校园里东一头西一头地找着阿恕：“我的帽子，我的帽子……”脚步越来越慢，越来越小，眼睛里已有了眼泪。  
　　阿恕却早已穿过一片竹林，重又回到了教室。  
　　桑桑对阿恕耳语了几句，阿恕点点头，抓了帽子，从后窗又跑了出去。而这时，桑桑将自己的书包倒空，团成一团，塞到了背心里，从教室里跑出去。见了秃鹤，拍拍鼓鼓的胸前：“帽子在这儿!”转身往田野上跑去。  
　　秃鹤虽然已没有什么力气了，但还是追了过去。  
　　桑桑将秃鹤引出很远。这时，他再回头往校园看，只见阿恕正在爬旗杆，都已爬上去一半了。  
　　秃鹤揪住了桑桑：”我的帽子!”  
　　桑桑说：”我没有拿你的帽子Ｉ”  
　　秃鹤依然叫着：”我的帽子!””我真的没有拿你的帽子了”  
　　秃鹤就将桑桑扑倒在田埂上：”我的帽子!”他掀起了桑桑的背心，见是一个皱巴巴的书包，打了桑桑一拳二哭了。  
　　桑桑”哎哟”叫唤了一声，却笑了，因为，他看见那顶白色\*的帽子，已被阿恕戴在了旗杆顶上那个圆溜溜的木疙瘩上。  
　　等秃鹤与桑桑一前一后回到校园时，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已到了旗杆下，正用手遮住阳光在仰头看那高高的旗杆顶上的白帽子。当时天空十分地蓝，衬得那顶白帽子异常耀眼。  
　　秃鹤发现了自己的帽子。他推开人群，走到旗杆下，想爬上去将帽子摘下。可是连着试了几次，都只是爬了两三米，就滑跌在地上，倒引得许多人大笑。  
　　秃鹤倚着旗杆，瘫坐着不动了，脑袋歪着，咬着牙，噙着泪。  
　　没有人再笑了，并有人开始离开旗杆。  
　　有风。风吹得那顶白帽子在旗杆顶上微微旋转摆动，好像是一个人在感觉自己的帽子是否已经戴正。  
　　蒋一轮来了，仰头望了望旗杆顶上的帽子，问秃鹤：”是谁干的?”  
　　孩子们都散去了，只剩下阿恕站在那里。  
　　“你干的?”蒋一轮。  
　　阿恕说：”是。”  
　　秃鹤大声叫起来：”不，是桑桑让人干的!”  
　　秃鹤站起来，打算将桑桑指给蒋一轮看，桑桑却一矮身子，躲到树丛里去了。  
　　蒋一轮命令阿恕将帽子摘下还给秃鹤，秃鹤却一把将阿恕摘下的帽子打落在地：”我不要了!”说罢口脖子一梗，直奔桑桑家。进了桑桑家院子，秃鹤仰面朝天，将自己平摆在了院子里。  
　　桑桑的母亲出来问秃鹤怎么了。秃鹤不答，桑桑的母亲只好出来找桑桑。桑桑没有找到，但从其它孩子嘴里问明了情况，就又回到了院子里哄秃鹤：”好陆鹤，你起来，我饶不了他!”  
　　秃鹤不肯起来，泪水分别从两眼的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根，又一滴一滴落在泥土，把泥土湿了一片。  
　　后来，还是刚从外面回来的桑乔才将秃鹤劝走。  
　　桑桑从学校的树丛里钻出去，又钻到了校外的玉米地里，直到天黑也没有敢回家。母亲也不去呼唤他回家，还对柳柳说：”不准去喊他回家，就让他死在外面!”  
　　起风了，四周除了玉米叶子的沙沙声与水田里的蛙鸣，就再也没有其它声响。  
　　桑桑害怕了。从玉米地里走到田埂上，他遥望着他家那幢草房子里的灯光，知道母亲没有让他回家的意思，很伤感，有点想哭。但没哭，转身朝阿恕家走去。  
　　母亲等了半夜，见桑桑真的不回家，反而在心里急了。嘴里说着不让人去唤桑桑回家，却走到院门口去四处张望。  
　　阿恕的母亲怕桑桑的母亲着急，摸黑来到了桑桑家，说：“桑桑在我家，已吃了饭，和阿恕一起上床睡觉了。”  
　　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对阿恕的母亲说，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之后，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桑乔早等在路口，说：“现在就去陆鹤家向人家道歉。”  
　　当天夜里，熟睡的秃鹤被父亲叫醒，朦朦胧胧地见到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桑桑，并听见桑桑吭哧吭哧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摘你的帽子了……”  
　　四秃鹤没有再戴那顶帽子。秃鹤与大家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秃鹤换了念头：我就是个秃子，怎么样?!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即使冬天来了，他本来是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别人一样戴顶棉帽子的，他也不戴。大冬天里，露着一颗一毛不存的光脑袋，谁看了谁都觉得冷。他就这样在寒风里，在雨雪里，顶着光脑袋。他就是要向众人强调他的秃头：我本来就是个秃子，我没有必要瞒人!  
　　这个星期的星期三上午，这一带的五所小学(为一个片)，要在一起汇操，并要评出个名次来。这次汇操就在油麻地小学。  
　　油麻地小学从星期一开始，就每天上午拿出两节课的时间来练习方阵、列队、做操。一向重视名誉的桑乔，盯得很紧，并不时地大声吼叫着发脾气。这个形象与平素那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竟无一星灰尘、裤线折得锋利如刀的斯文形象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只要遇到与学校荣誉相关的事情，他就会一改那副斯文的样子，整天在校园里跳上跳下，一见了他不满意的地方，就会朝老师与学生大声地叫喊。他常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要么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一个个地消极怠工。这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去做那件事，直累得让众人实在过意不去了，又一个个参加了进来。  
　　桑乔是全区有名的校长。  
　　“这次汇操，油麻地小学必须拿第一，哪个班出了问题，哪个班的班主任负责!”桑乔把老师们召集在一起，很严肃地说。  
　　汇操的头一天，桑桑他们班的班主任蒋一轮，将秃鹤叫到办公室，说：“你明天上午就在教室里呆着。”  
　　秃鹤问：“明天上午不是汇操吗?”  
　　蒋一轮说：“你就把地好好扫一扫，地太脏了。”  
　　“不，我要参加汇操。”  
　　“汇操人够了”。  
　　“汇操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的吗？”  
　　“说了，你明天就在教室里呆着。”  
　　“为什么?”  
　　蒋一轮用眼睛瞥了一下秃鹤的头。  
　　秃鹤低下头朝办公室外边走。在将要走出办公室时，他用脚将门“咚”地狠踢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其他四所小学校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严厉监督下，从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学的操场鱼贯而入。歌声此起彼伏，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  
　　蒋一轮走到教室里，，并没有看到秃鹤，就问班上同学：“见到陆鹤没有?”  
　　有同学说：“他在操场的台子上。”  
　　蒋一轮听罢，立即奔到操场，果然见到秃鹤正坐在本是给那些学校的校长们预备下的椅子上。他立即走上那个土台，叫道：“陆鹤”。  
　　秃鹤不回头。  
　　蒋一轮提高了嗓门：“陆鹤”。  
　　秃鹤勉强转过头去，但看了一眼蒋一轮，又把脸转过去朝台下那些来自外校的学生们望。  
　　台下的学生们正朝秃鹤指指点点，并在嘻嘻嘻地笑。  
　　蒋一轮拍了一下秃鹤的肩膀：“走，跟我回教室。”  
　　秃鹤决不让步：“我要参加汇操。”  
　　“你也要参加汇操?”蒋一轮不自觉地在喉咙里笑了一声。  
　　这一声笑刺痛了秃鹤，使秃鹤变得很怪，他站起来，走到台口去，朝下面的同学呲着牙，故意地傻笑。  
　　蒋一轮连忙追到台口：“跟我回教室，你听到没有?”  
　　“我要参加汇操！”  
　　蒋一轮只好说：“好好好，但你现在跟我回教室!”说着，连拖带拉地将他扯下了台。  
　　“我要参加汇操!”  
　　蒋一轮说：“那你必须戴上帽子。”  
　　“我没有帽子。”  
　　“我去给你找帽子。你先站在这里别动。”蒋一轮急忙跑回宿舍，将自己的一顶闲置的棉帽子从箱子里找出来，又匆匆忙忙跑回来给秃鹤戴上了。  
　　秃鹤将棉帽摘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又将棉帽戴上，然后讥讽而又带了点恶毒地一笑，站到了已经集合好的队伍里去了。  
　　汇操开始了，各学校的校长们“一”字坐到了台上，露出一对对自得与挑剔的目光。  
　　各学校都是精心准备好了到油麻地小学来一决雌雄的，一家一家地进行，一家一家都显得纪律严明，一丝不苟。虽说那些孩子限于条件，衣服难免七长八短，或过于肥大又或过于短促，但还是整洁的。低年级的孩子，十有八九，裤子下垂，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当众滑落，在寒冬腊月里露出光腚，但眼睛却是瞪得溜圆，一副认真到家的样子。各家水平相近，外行人不大看得出差异。但那些校长们却很快就在心里写出了分数。  
　　油麻地小学是东道主，最后一家出场。  
　　当第四所小学进行到一半时，桑乔脸上就已露出一丝让人觉察不到的笑容。因为就他所见到的前四家的水平，油麻地小学在这一次的汇操中拿第一，几乎已是囊中取物。桑乔早把油麻地小学吃透了，很清楚地知道它在什么水平上。他不再打算看完人家的表演，却把目光转移开去，望着场外正准备入场、跃跃欲试的油麻地小学的大队伍。桑乔对荣誉是吝啬的，哪怕是一点点小荣誉，他也绝不肯轻易放过。  
　　第四所小学表演一结束，油麻地小学的队伍风风火火迅捷地占领了偌大一个操场。  
　　操场四周种植的都是白杨树。它们在青灰色\*的天空下，笔直地挺立着。脱尽叶子而只剩下褐色\*树干之后的白杨，显得更为劲拔。  
　　油麻地小学的表演开始了。一切正常，甚至是超水平发挥。桑乔的笑容已克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他有点坐不住了，想站起来为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鼓掌。  
　　当表演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整个过程已进入最后一个高xdx潮时，一直面孔庄严的秃鹤，突然地将头上的帽子摘掉，扔向远处。那是一顶黑帽子，当飞过人头时，让人联想到那是一只遭到枪击的黑乌鸦从空中跌落了下来。这使队伍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紧接着，是场外的人，如久闭黑暗之中忽然一下看见了一盏大放光明的灯火，顿时被秃鹤那颗秃头吸引住了。那时候的孩子上学，年龄参差不齐，秃鹤十岁才进小门，本就比一般孩子高出一头，此时，那颗秃头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他孩子都戴着帽子，并且都有一头好头发。而他是寸毛不长，却大光其头。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快产生。场外的哄笑，立即淹没了站在台子上喊口令的那个女孩的口令声，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动作变得凌乱不堪。场外的笑声又很快感染了场内的人，他们也一边做着动作，一边看着秃鹤的头，完全忘记了自己为油麻地小学争得荣誉的重任。先是几个女生笑得四肢发软，把本应做得很结实的动作，做得象檐口飘下来的水一样不成形状。紧接着是几个平素就很不老实的男生趁机将动作做得横七竖八完全地走样。其中的一个男生甚至像打醉拳一般东摇西晃，把几个女生撞得连连躲闪。  
　　桑乔一脸尴尬。  
　　只有秃鹤一人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全神贯注地做着应该做的动作，简直是滴水不漏。做到跳跃动作时，只见他像装了弹簧一样，在地上轻盈地弹跳。那颗秃头，便在空中一耸一耸。当时，正是明亮的阳光从云罅中斜射下来，犹如一个大舞台上的追光灯正追着那个演员，秃鹤的秃头便在空中闪闪发亮。  
　　桑乔都克制不住地笑了，但他很快把笑凝在脸上。  
　　就这样，秃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的轻慢与侮辱。  
　　五但秃鹤换得的是众人的冷淡，因为他使大家失去了荣誉，使油麻地小学蒙受了“耻辱”。孩子们忘不了那天汇操结束之后，一个个灰溜溜地从人家眼皮底下退出场外，退回教室的情景，忘不了事后桑乔的勃然大怒与劈头盖脑的训斥。  
　　秃鹤想讨好人家。比如朱淼淼的纸飞机飞到房顶上去够不着了，秃鹤就“吭哧吭哧”地搬了两张课桌再加上一张长凳，爬到了房顶上，将纸飞机取了下来。但朱淼淼并未接过秃鹤双手递过来的纸飞机，看也不看地说：“这架飞机，我本来就不要了。”秃鹤说：“挺好的一架飞机，就不要了。”他做出很惋惜的样子，然后拿了纸飞机，到草地上去放飞。本来就是架不错的纸飞机，飞得又高又飘，在空中忽高忽低地打旋，迟迟不落。他做出玩得很快活的样子，还“嗷嗷嗷”地叫，但他很快发现，别人并没有去注意他。他又放飞了几次，然后呆呆地看着那架纸飞机慢慢地飞到水塘里去了。  
　　这天，秃鹤独自一人走在上学的路上，被一条从后面悄悄地追上来的野狗狠咬了一口，他“哎哟”叫唤了一声，低头一看，小腿肚已鲜血如注。等他抓起一块砖头，那野狗早已逃之夭夭了。他坐在地上，歪着嘴，忍着疼痛，从路边掐了一枚麻叶，轻轻地贴在伤口上。然后，他找了一根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走。等快走到学校时，他把一瘸一拐的动作做得很大。他要夸张夸张。但他看到，并没有人来注意他。他又不能变回到应有的动作上，就把这种夸大了的动作一直坚持着做到教室。终于，有一个女生问他：“你怎么啦?”他大声地说：“我被狗咬了。”于是，他也不等那个女生是否想听这个被狗咬的故事，就绘声绘色\*地说起来：“那么一条大狗，我从没有见到的一条大狗，有那么的长，好家伙!我心里正想着事呢，它悄悄地、悄悄地就过来了，刷地一大口，就咬在了我的后腿肚上……”他坐了下来，翘起那条伤腿，将麻叶剥去了：“你们来看看这伤口……”真是个不小的伤口，还清晰地显出狗的牙印。此刻，他把那伤口看成一朵迷人的花。有几个人过来看了看，转身就走了。他还在硬着头皮说这个故事，但，并没有太多的人理会他。这时，蒋一轮夹着课本上课来了，见了秃鹤：“你坐在那里干什么?”秃鹤说：“我被狗咬了。”蒋一轮转过身去一边擦黑板一边说：“被狗咬了就咬了呗。”秃鹤很无趣，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又是一个新学年。一些孩子窜高了，而另一些孩子却原封不动；一些孩子的成绩突飞猛进，而另一些孩子的成绩却直线下降；一些孩子本来是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好朋友的，现在却见面不说话了，甚至想抓破对方的脸皮……鉴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新学年开始时，照例要打乱全班，重新编组。  
　　秃鹤想：“我会编在哪个小组呢?会与桑桑编在一个小组吗?”他不太乐意桑桑，常在心里说：“你不就是校长家的儿子吗?”但他又觉得桑桑并不坏。“与桑桑一个小组也行。”“会与香椿编在一个小组吗?”他觉得香椿不错，香椿是班上最通人情的女孩，但香椿的姐姐脑子出了问题，常离家出走，搞得香椿心情也不好，常没心思答理人。“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与香椿一个小组吧，或许我还能帮她出去找她的姐姐呢。”  
　　但，谁也没有想到要和秃鹤编在一组。秃鹤多少有点属于自作多情。  
　　等各小组的初步名单已在同学间传来传去时，那些得知秃鹤就在他们小组的同学，就一起找到蒋一轮：“我们不要秃鹤。”  
　　蒋一轮纠正道：“陆鹤。”  
　　一个女生说：“叫陆鹤也好，叫秃鹤也好，这都无所谓，反正我们不要他。”  
　　蒋一轮说：“谁告诉你们，他与你们就是一个小组的呢？瞎传什么！”  
　　蒋一轮等把这几个孩子打发走之后，用铅笔把秃鹤的名字一圈，然后又划了一道杠，将他插\*进了另一个小组。那道杠，就象一根绳子拽着秃鹤，硬要把他拽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个小组的同学又知道了秃鹤被分给他们了，就学上面的那个小组的办法，也都来找蒋一轮。就这么搞来搞去的，秃鹤成了谁也不要的人。其实，大多数人对秃鹤与他们分在一个小组，倒也觉得无所谓，但既然有人不要了，他们再要，就觉得是捡了人家不稀罕要的，于是也不想要了。  
　　蒋一轮将秃鹤叫到办公室：“你自己打算分在哪一个组？”  
　　秃鹤用手指抠着办公桌。  
　　“你别抠办公桌。”  
　　秃鹤就把手放下了。  
　　“愿意在哪一个组呢？”  
　　秃鹤又去抠办公桌了。  
　　“让你别抠办公桌就别抠办公桌。”  
　　秃鹤就又把手放下了。  
　　“你自己选择吧。”  
　　秃鹤没有抬头：“我随便。”说完，就走出了办公室。  
　　秃鹤没有回教室。他走出校园，然后沿着河边，漫无目标地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个大砖窑。当时，砖窑顶上还在灌水。一窑的砖烧了三七二十一天，现在都已烧熟了。再从顶上慢慢地灌上七天的水，就会落得一窑的好青砖。熟坯经了水，就往外散浓烈的热气，整个窑顶如同被大雾弥漫了。从西边吹来的风，又把这乳白色\*的热气往东刮来。秃鹤迎着这热气，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后来，他爬到了离窑不远的一堆砖坯上。他完全被笼罩在了热气里。偶尔吹来一阵大风，吹开热气，才隐隐约约地露出他的身体。谁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别人。秃鹤觉得这样挺好。他就这么坐着，让那湿润的热气包裹着他，抚摸着他……  
　　六春节即将来临，油麻地小学接到上头的通知：春节期间，将举行全乡四十三所中小学的文艺汇演。这种汇演，基本上每年一次。  
　　油麻地小学自从由桑乔担任校长以来，在每年的大汇演中都能取得好的名次。如今，作为办公室的那幢最大的草房子里，已挂满了在大汇演中获得的奖状。每逢遇到汇演，油麻地小学就不得安宁了。各班级有演出才能的孩子，都被抽调了出来，在临时辟作排练场地的另一幢草房子里，经常成日成夜地排练。那些孩子有时累得睁不开眼睛，桑乔就用鼓槌猛烈地敲打鼓边，大声叫着：“醒醒！醒醒！”于是那些孩子就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边又迷迷糊糊地走上场，想不起台词或说错台词的事常有。说得驴头不对马嘴时，众人就爆笑，而在爆笑声中，那个还未清醒过来的孩子就会清醒过来。桑乔除了大声吼叫，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又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能够为油麻地小学争得荣誉的孩子的。其他同学要经常参加学校的劳动，而这些孩子可以不参加。每学期评奖，这些孩子总会因为参加了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而讨一些便宜。夜里排练结束后，他会让老师们统统出动，将这些孩子一一护送回家。他本人背着孩子走过泥泞的乡村小道或走过被冰雪覆盖的独木小桥，也是常有的事情。  
　　桑桑和纸月都是文艺宣传队的。  
　　因为是年年争得好名次，因此，对油麻地小学来说，再争得好名次，难度就越来越大了。  
　　“今年必须争得小学组第一名！”桑乔把蒋一轮等几个负责文艺宣传队的老师们召到他的办公室，不容商量地说。  
　　“没有好本子。”蒋一轮说。  
　　“没有好本子，去找好本子。找不到好本子，就自己写出好本子。”桑乔说。  
　　蒋一轮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县文化馆，从他的老同学那里取回来一些本子。油麻地小学的策略是：大人的戏，小孩来演，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桑乔说：“你想想，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戴顶老头帽，叼着一支烟袋，躬着个身子在台上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穿一件老大妈的蓝布褂儿，挎着个竹篮子，双手互相扣着在台上走，这本身就是戏。”他让蒋一轮们今年还是坚持这一策略。因此，蒋一轮从县文化宫取回来的，全是大人的戏。他把这些本子看过之后，又交给桑乔看。桑乔看后，又与蒋一轮商量，从中选了两个小戏。其中一个，是桑乔最看得上的，叫《屠桥》。屠桥是个地名。剧情实际上很一般：屠桥这个地方一天来了一连伪军，他们在这里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那天夜里来了新四军，将他们全都堵在了被窝里。桑乔看上这个本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子里头有许多让人不得不笑的场面。几个主要角色\*很快分配好了，新四军队长由杜小康扮演，十八岁的姑娘由纸月扮演，伪军连长由柳三下扮演。  
　　蒋一轮刻钢板，将本子印了十几份，都分了下去。下面的环节，无非是背台词、对台词、排练、彩排，直至正式演出。  
　　一切都很顺利。杜小康是男孩里头最潇洒、又长得最英俊的，演一身英气的新四军队长，正合适。纸月演那个秀美的有点让人怜爱的小姑娘，让人无话可说，仿佛这个纸月日后真的长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时，也就是那样一个姑娘。柳三下演得也不错，一副下流坯子的样子，也演出来了。  
　　等到彩排了，蒋一轮才发现一件事没有考虑到：那个伪军连长，在剧本里头是个大秃子。他必须是个秃子，因为里头许多唱词与道白，都要涉及到秃子，甚至剧情都与秃子有关。如果他不是一个秃子，这个剧本也就不成立了。反过来说，这个剧本之所以成立，也正是因为这个连长不是一般的连长，而是一个秃子连长。  
　　桑乔这才发现，他当时所看好的这个本子具有令人发笑的效果，原来全在于这个连长是个大秃子。  
　　“这怎么办？”蒋一轮问。  
　　“不好办。”  
　　“就当柳三下是个秃子吧。”  
　　“你拉倒吧，他那一头好头发，长得像杂草似的茂盛。他一上台，别人不看他的脸，就光看他的头发了。”桑乔想像着说，“他往台上这么一站，然后把大盖帽一甩，道：‘我杨大秃瓢，走马到屠桥……’”  
　　蒋一轮“噗哧”笑了。  
　　桑乔说：“老办法，去找个猪尿泡套上。”  
　　“哪儿去找猪尿泡？”  
　　“找屠夫丁四。”  
　　“丁四不好说话。”  
　　“我去跟他说。”  
　　第二天，桑乔就从丁四那里弄来了一个猪尿泡。  
　　柳三下闻了闻，眉头皱成一把：“骚！”  
　　桑乔说：“不骚，就不叫猪尿泡了。”他拿过猪尿泡来，像一位长官给他的一位立功的下属戴一顶军帽那样，将那个猪尿泡慢慢地套在了柳三下的头上。  
　　柳三下顿时成了一个秃子。  
　　于是，大家忽然觉得，《屠桥》这个本子在那里熠熠生辉。  
　　彩排开始，正演到节骨眼上，猪尿泡爆了，柳三下的黑头发露出一绺来。那形象，笑倒了一片人。  
　　桑乔又从丁四那里求得一个猪尿泡，但用了两次，又爆了。  
　　“跟丁四再要一个。”蒋一轮说。  
　　桑乔说：“好好跟丁四求，他倒也会给的。但，我们不能用猪尿泡了，万一汇演那天，正演到一半，它又爆了呢？”  
　　“你是想让柳三下剃个大光头？”  
　　“也只有这样了。”  
　　蒋一轮对柳三下一说，柳三下立即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头：“那不行，我不能做秃鹤。”仿佛不是要剃他的发，而是要割他的头。  
　　“校长说的。”  
　　“校长说的也不行。他怎么不让他家桑桑也剃个秃子呢？”  
　　“桑桑拉胡琴，他又不是演员。”  
　　“反正，我不能剃个秃子。”  
　　桑乔来做了半天工作，才将柳三下说通了，但下午上学时，柳三下又反口了：“我爸死活也不干。他说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我怎么能是个秃头呢？”  
　　桑乔只好去找柳三下的父亲。柳三下的父亲是这个地方上有名的一个固执人，任你桑乔说得口干舌苦，他也只是一句话：“我家三下，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眼看着就要汇演了，油麻地小学上上下下就为这么一个必须的秃头而苦恼不堪。  
　　“只好不演这个本子了。”桑乔说。  
　　“不演，恐怕拿不了第一名，就数这个本子好。”蒋一轮说。  
　　“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很快，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都传开了：“《屠桥》不演了。”都很遗憾。  
　　秃鹤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说话。  
　　傍晚，孩子们都放学回去了，秃鹤却不走，在校园门口转悠。当他看到桑桑从家里走出来时，连忙过去：“桑桑。”  
　　“你还没有回家？”  
　　“我马上就回去。你给我送个纸条给蒋老师好吗？”  
　　“有什么事吗？”  
　　“你先别管。你就把这个纸条送给他。”  
　　“好吧。”桑桑接过纸条。  
　　秃鹤转身离开了校园，不一会工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  
　　蒋一轮打开了秃鹤的纸条，那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蒋老师：  
　　我可以试一试吗？  
　　陆鹤  
　　蒋一轮先是觉得有点好笑，但抓纸条的双手立即微微颤抖起来。  
　　当桑乔看到这个纸条时，也半天没有说话，然后说：“一定让他试一试。”  
　　秃鹤从未演过戏。但秃鹤决心演好这个戏。他用出人意料的速度，就将所有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不知是因为秃鹤天生就有演出的才能，还是这个戏在排练时秃鹤也看过，他居然只花一个上午就承担起了角色\*。  
　　在参加汇演的前两天，所有参加汇演的节目，先给油麻地小学的全体师生演了一遍，当秃鹤上场时，全场掌声雷动，孩子们全无一丝恶意。  
　　秃鹤要把戏演得更好。他把这个角色\*要用的服装与道具全都带回家中。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那个伪军连长，到院子里，借着月光，反反复复地练着：  
　　小姑娘，快快长，  
　　长大了，跟连长，  
　　有得吃，有得穿，  
　　还有花不完的现大洋……  
　　他将大盖帽提在手里，露着光头，就当纸月在场，驴拉磨似地旋转着，数着板。那个连长出现时，是在夏日。秃鹤就是按夏日来打扮自己的。但眼下却是隆冬季节，寒气侵入肌骨。秃鹤不在意这个天气，就这么不停地走，不停地做动作，额头竟然出汗了。  
　　到灯光明亮的大舞台演出那天，秃鹤已胸有成竹。《屠桥》从演出一开始，就得到了台下的掌声，接下来，掌声不断。当秃鹤将大盖帽甩给他的勤务兵，秃头在灯光下锃光瓦亮时，评委们就已经感觉到，桑乔又要夺得一个好名次了。  
　　秃鹤演得一丝不苟。他脚蹬大皮靴，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从桌上操起一把茶壶，喝得水直往脖子里乱流，然后脑袋一歪，眼珠子瞪得鼓鼓的：“我杨大秃瓢，走马到屠桥……”  
　　在与纸月周旋时，一个凶恶，一个善良；一个丑陋，一个美丽，对比得十分强烈。可以说，秃鹤把那个角色\*演绝了。  
　　演出结束后，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只管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当他们忽然想到秃鹤时，秃鹤早已不见了。  
　　问谁，谁也不知道秃鹤的去向。  
　　“大家立即分头去找。”桑乔说。  
　　是桑桑第一个找到了秃鹤。那时，秃鹤正坐在小镇的水码头的最低的石阶上，望着被月光照得波光粼粼的河水。  
　　桑桑一直走到他跟前，在他身边蹲下：“我是来找你的，大家都在找你。”  
　　桑桑听到了秃鹤的啜泣声。  
　　油麻地小学的许多师生都找来了。他们沿着石阶走了下来，对秃鹤说：“我们回家吧。”  
　　桑乔拍了拍他的肩：“走，回家了。”  
　　秃鹤用嘴咬住指头，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哭声还是克制不住地从喉咙里奔涌而出，几乎变成了号啕大哭。  
　　纸月哭了，许多孩子也都哭了。  
　　纯静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

## 纸月

一[纸月](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39.html)的外婆用手拉着[纸月](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39.html)，出现在桑桑家的院子里时，是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时，桑桑正在喂它的那群纯一色\*的白鸽。白鸽受了陌生人的惊扰，呼啦一声飞了起来。这时，桑桑一眼看到了纸月：她被白鸽的突然起飞与那么强烈的翅响惊得紧紧搂住外婆的胳膊，靠在外婆的身上，微微缩着脖子，还半眯着眼睛，生怕鸽子的翅膀会打着她似的。  
　　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鸽群从天空滑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美地展翅、滑翔或作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互相穿梭。  
　　桑桑看到了外婆身旁一张微仰着的脸、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  
　　白鸽们终于象倒转的旋风，朝下盘旋，然后又纷纷落进院子里，发出一片“咕咕”声。  
　　纸月慢慢地从受了惊吓的状态里出来，渐渐松开外婆的胳膊，新鲜而又欢喜地看着这一地雪团样的白鸽。  
　　“这里是桑校长家吗？”纸月的外婆问。  
　　桑桑点点头。  
　　“你是桑桑？”纸月的外婆拉着纸月往前走了一步。  
　　桑桑点点头，但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纸月的外婆：你是怎么知道我叫桑桑的？  
　　“谁都知道，桑校长家有个长得很俊的男孩人叫桑桑。”  
　　桑桑突然不安起来，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样子：没有穿鞋人两只光脚脏兮兮的；裤子被胯骨勉强地挂住个一只裤管耷拉在脚面，而另一只裤管却卷到了膝盖以上；褂子因与人打架，缺了钮扣，而两只小口袋，有一只也被人撕下了，还有一点点连着。  
　　“你爸爸在家吗？”纸月的外婆问。  
　　“在。”桑桑趁机跑进屋里，“爸，有人找。”  
　　桑乔走了出来。他认识纸月的外婆，便招呼纸月的外婆与纸月进屋。  
　　纸月还是拉着外婆的手，一边望着鸽子，一边轻手轻脚地走着，生怕再惊动了它们。而鸽子并不怕纸月，其中一只，竟然跑到了纸月的脚下来啄一粒玉米，纸月就赶紧停住不走，直到外婆用力拉了她一下，她才侧着身子走过去。  
　　桑桑没有进屋，但桑桑很注意地听着屋子里的对话——  
　　“这丫头叫纸月。”  
　　“这名字好听。”  
　　“我想把纸月转到您的学校来上学。”  
　　“那为什么呢？”  
　　停顿了一阵，纸月的外婆说：“也不为什么，只是纸月这孩子不想再在板仓小学念书了。”  
　　“这恐怕不行呀。上头有规定，小孩就地上学。纸月就该在板仓小学上学。再说，孩子来这儿上学也很不方便，从板仓走到油麻地，要走三里路。”  
　　“她能走。”  
　　屋里没有声了。过了一会，父亲说：“您给我出难题了。”  
　　“让她来吧。孩子不想在那儿再念书了。”  
　　“纸月，”父亲的声音，“这么远的路口你走得动吗？”  
　　停了停，纸月说：“我走得动。”  
　　过了一会，父亲说：“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和纸月谢谢您了。”  
　　桑桑紧接着听到了父亲吃惊的声音：”大妈，别这样别这样！”桑桑走到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只见外婆拉着纸月正要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被父亲一把扶住了。  
　　随即，桑桑听到了外婆与纸月的轻轻的啜泣声。  
　　桑桑蹲在地上，呆呆地看着他的鸽子。  
　　父亲说：“再过两天就开学了，您就让孩子来吧。”  
　　纸月和外婆走出屋子，来到院子里，正要往外走时，桑桑的母亲挎着竹篮从菜园里回来了。桑桑的母亲一见了纸月，就喜欢上了：“这小丫头，真体面。”  
　　几个大人，又说起了纸月转学的事。母亲说：“遇到刮风下雨天，纸月就在我家吃饭，就在我家住。”母亲望着纸月，目光里满是怜爱。当母亲忽然注意到桑桑时，说：“桑桑，你看看人家纸月，浑身上下这么干干净净的，你看你那双手，剁下来狗都不闻。”  
　　桑桑和纸月都把手藏到了身后。桑桑藏住的是一双满是污垢的黑乎乎的手，纸月藏住的却是一双白净的细嫩如笋的手。  
　　纸月和她的外婆走后，桑桑的父亲与母亲就一直在说纸月家的事。桑桑就在一旁听着，将父亲与母亲支离破碎的话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纸月的母亲是这一带长得最水灵的女子。后来，她怀孕了，肚皮一日一日地隆起来。但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她也不说，只是一声不吭地让孩子在她的肚子里一天一天地大起来。纸月的外婆似乎也没有太多地责备纸月的母亲，只是做她应该做的事情。纸月的母亲在怀着纸月的时候，依然还是那么的好看，只是脸色\*一天比一天的白，眼窝一天比天地深陷下去。她不常出门，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屋子里给将要出生的纸月做衣服做鞋。她在那些衣服与裤子上绣上了她最喜欢的花，一针一线的，都很认真。秋天，当田野间的野菊花开出一片黄的与淡紫的小花朵时，纸月出世了。一个月后，纸月的母亲在一天的黄昏离开了家门。两天后，人们在四周长满菖蒲的水塘里找到了她。从此，纸月的外婆，既作为纸月的外婆，又作为纸月的母亲，一日一日地，默默地将小小的纸月养活着。  
　　关于纸月为什么要从板仓小学转到油麻地小学来读书，桑桑的父亲的推测是：“板仓小学那边肯定有坏孩子欺负纸月。”  
　　桑桑的母亲听到了，就倚在门框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二桑桑向母亲提出他要有一件新褂子，理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他应该有一件新褂子。  
　　母亲说：“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知道要新衣服了。”就很快去镇上扯回布来，领着桑桑去一个做缝纫活的人家量了身长，并让人家尽快将活做出来。  
　　开学头一天下午，桑桑跑到水码头，将衣服脱了扔在草上，然后撩着河水洗着身子。秋后的河水已经很凉了，桑桑一激灵一激灵的，在水码头上不停地跳，又不停地颤颤抖抖地把那些乡谣大声叫唤出来：  
　　姐姐十五我十六，  
　　妈生姐姐我煮粥，  
　　爸爸睡在摇篮里，  
　　没有奶吃向我哭，  
　　记得外公娶外婆，  
　　我在轿前放爆竹。  
　　就有人发笑，并将桑桑的母亲从屋里叫出来：“看你家桑桑在干什么呢。”  
　　桑桑的母亲走到河边上，不知是因为桑桑的样子很好笑，还是因为桑桑大声嚷嚷着的乡谣很好笑，就绷不住脸笑了：“小猴子儿冻死你！”  
　　桑桑转身对着母亲，用肥皂将自己擦得浑身是沫，依然不住声地大叫着。  
　　桑桑的母亲过来要拉桑桑，桑桑就趁机往后一仰，跌进了河里。  
　　桑桑觉得自己总算洗得很干净了，才爬上岸。现在，桑桑的母亲见到的桑桑，是一个浑身被清洌的河水洗得通红、没有一星污垢的桑桑。  
　　桑桑穿好衣服，说：“我要去取我的白褂子。”说着就走了。  
　　桑桑的衣服被搁下了，还没有做好，桑桑就坐在人家门槛上等，人家只好先把手里的活停下来做他的白褂子。桑桑直到把白褂子等到手才回家。那时天都黑了，村里人家都已亮灯了。回到家，桑桑的脑袋被正在吃饭的母亲用筷子敲了一下：“这孩子，像等不及了。”  
　　第二天，桑桑上学路过办公室门口时，首先是正在往池塘边倒药渣的温幼菊发现了桑桑，惊讶地：“喔哟，桑桑，你要想干吗？”  
　　那时，各班老师都正准备往自己的教室走。见了平素整日泥猴一样甚至常不洗脸的桑桑，今日居然打扮成这样，都围过来看。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朱恒问：“桑桑，是有相亲的要来吗？”  
　　桑桑说：“去你的。”他自己也感觉到，他的小白褂子实在太白了，赶紧往自己的教室走。  
　　桑桑进了教室，又遭到同学们一阵哄笑。不知是谁有节奏地喊了一声“小白褂”，随即全体响应：“小白褂！小白褂！……”  
　　眼见着桑桑要变恼了，他们才停止叫唤。  
　　上课前一刻钟，正当教室里乱得听不见人语时，蒋一轮领着纸月出现在门口。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打量纸月：纸月上身穿着袖口大大的紫红色\*褂子，下身穿着裤管微微短了一点的蓝布裤子，背着一只墨绿色\*的绣了一朵红莲花的书包，正怯生生地看着大家。  
　　“她叫纸月，是你们的新同学。”蒋一轮说。  
　　“纸月？她叫纸月。”孩子们互相咀嚼着这一名字。  
　　从此，纸月就成了桑桑的同学。一直到六年级第二学期初纸月突然离开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jdwenz/renshenggw/26143.html)为止。  
　　纸月坐下后，看了一眼桑桑，那时桑桑正趴在窗台上看他的鸽群。  
　　纸月到油麻地小学读书，引起了一些孩子的疑惑：她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上学呢？但过了几天下大家也就不再去疑惑了，仿佛纸月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个同学。而纸月呢，畏畏缩缩地生疏了几天之后，也与大家慢慢熟起来，她先是与女生们说了话，后与男生们说了话，一切都正常起来。唯一有点奇怪的是：她还没有与她第一个见到的桑桑说过话，而桑桑呢，也从没有要与她主动说话的意思。不过，这也没有什么。总之，纸月觉得在油麻地小学读书，挺愉快的。她那张显得有点苍白的脸上，总是微微地泛着红润。  
　　不久，大家还知道了这一点：纸月原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她的毛笔字大概要算是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中间写得最好的一个了，蒋一轮老师恨不能要对纸月大字簿上的每一个字都画上红色\*的圆圈。桑乔的毛笔字，是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中间写得最好的一个。他翻看了蒋一轮拿过来的纸月的大字簿，说：“这孩子的字写得很秀润，不骄不躁，是有来头的。”就让蒋一轮将纸月叫来，问她：“你的字是谁教的？”纸月说：“没有人教。”纸月走后，桑乔就大惑不解，对蒋一轮说：“这不大可能。”那天，桑乔站在正在写大字的纸月身后，一直看她将一张纸写完，然后从心底里认定：“这孩子的坐样、握笔与运笔，绝对是有规矩与讲究的。不能是天生的。”后来，桑乔又从蒋一轮那里得知：这个小纸月还会背许多古诗词，现在语文课本上选的那些古诗词，她是早就会了的，并且还很会朗诵。蒋一轮还将纸月写的作文拿给桑乔看了，桑乔直觉得那作文虽然还是一番童趣，但在字面底下，却有一般其它孩子根本不可能有的灵气与书卷气。所有这一切，让桑乔觉得十分纳闷。他询问过板仓小学的老师，板仓小学的老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桑乔心里倒是暗暗高兴：油麻地小学收了这么一个不错的女孩子。  
　　但纸月却没有一点点傲气。她居然丝毫也不觉得她比其它孩子有什么高出的地方，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她让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居然觉得，她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文弱、恬静、清纯而柔和的女孩儿。  
　　对于桑桑，很难说纸月就没有对他说过话，只不过是她没有用嘴说，而是用眼睛说罢了。比如说桑桑在课桌上再架课桌，又架课桌，最后还加了一张小凳，然后玩杂技一样颤颤抖抖地爬到最顶端，到高墙的洞中掏麻雀时，纸月见了，就仰着脸，两手抱着拳放在下巴下，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紧张与担忧，这时，桑桑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桑桑，你下来吧，下来吧。”再比如说桑桑顺手从地里拔了根胡萝卜，在袖子上搓擦了几下，就“咯吱咯吱”地吃起来时，纸月见了，就会令人觉察不到地皱一下眉头，嘴微微地张着看了一眼桑桑，这时，桑桑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桑桑，不洗的萝卜也是吃得的吗？”再比如说桑桑把时间玩光了，来不及去抠算术题了，打算将邻桌的作业本抓过来抄一通时，纸月看见了，就会把眼珠转到眼角上来看桑桑，这时，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桑桑，这样的事也是做得的吗？”又比如说桑桑与人玩篮球，在被对方一个小孩狠咬了一口，胳膊上都流出鲜血来了，也没有将手中的球松掉，还坚持将它投到篮筐里时，纸月看见了，就会用细白的牙齿咬住薄薄的血色\*似有似无的嘴唇，弯曲的双眉下，眼睛在阳光下跳着亮点。这时，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桑桑，你真了不起！”  
　　这些日子，吃饭没有吃相，走路没有走样，难得安静的桑桑，似乎多了几分柔和。桑桑的母亲很纳闷，终于在见到桑桑吃饭不再吃得汤汤水水，直到将碗里最后一颗米粒也拨进嘴里才去看他的鸽子时，向桑桑的父亲感叹道：“我们家桑桑，怎么变得文雅起来了？”  
　　这时，正将饭吃得汤汤水水的妹妹柳柳，向母亲大声说：“哥哥不再抢我的饼吃了。”  
　　三初冬的一天下午，北风越刮越大，到了快放学时，天气迅捷阴\*沉下来，桑桑家的那些在外觅食的鸽子受了惊吓，立即离开野地，飞上乱云飞渡的天空，然后象被大风吹得乱飘的枯叶一般，飘飘忽忽地飞回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jdwenz/renshenggw/26143.html)。白杨在大风里鸣响，旗杆上的麻绳一下子一下子猛烈地鞭打着旗杆，发出“叭叭”声响。孩子们兴奋而略带恐怖地坐在教室里，早已听不下课去，只在心里想着:怎么回家去呢?桑乔走出办公室，呛了几口北风，系好领扣，看了看眼看就要压到头上的天空，便跑到各个教室说:“现在就放学!”  
　　不一会，各个教室的门都打开了，孩子们只管将书本与文具胡乱地塞进书包，叫喊着，或互相呼唤着同路者的名字，纷纷往校园外面跑，仿佛马上就有一场劫难。  
　　纸月收拾好自己的书包时，教室里就几乎只剩她一个人了。她朝门外看了看，一脸的惶恐与不安。因为，她马上想到了:未等到她回到家中，半路上就会有暴风雨的。那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可怎么办呢?  
　　桑桑的母亲正在混乱的孩子群中朝这边走着，见着站在风中打哆嗦的桑桑问:“纸月呢?”  
　　桑桑:“在教室里。”  
　　桑桑的母亲急忙走到了教室门口:“纸月。”  
　　纸月见了桑桑的母亲，学着外婆的叫法，叫了一声:“师娘。”  
　　“你今天不要回家了。”  
　　“外婆在等我呢。”  
　　“我已托人带信给你外婆了。跟我回家去。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纸月说:“我还是回家吧。”  
　　桑桑的母亲说:“你会被雨浇在半路上的。”说罢，就过来拉住纸月冰凉的手，“走吧，外婆那边肯定会知道的。”  
　　当纸月跟着桑桑的母亲走出教室时，纸月不知为什么低下了头，眼睛里汪了泪水。  
　　一直在不远处站着的桑桑，见母亲领着纸月正往这边走，赶紧回头先回家了。  
　　纸月来到桑桑家不久，天就下起雨来，一开头就很猛烈。桑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时，只见四下里白茫茫的一片，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在雨幕里都看不成形了，虚虚幻幻的。  
　　柳柳听说纸月要在她家过夜，异常兴奋，拉住纸月的手就不肯再松下，反复向母亲说:“我跟纸月姐姐一张床。”  
　　纸月的神情不一会就安定自如了。  
　　在柳柳与纸月说话，纸月被柳柳拉着在屋里不住地走动时，桑桑则在一旁，不住地给两只小鸽子喂食，忙着做晚饭的母亲，在弥漫于灶房里的雾气中说:“你是非要把这两只小鸽子撑死不可。”  
　　桑桑这才不喂鸽子。可是桑桑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只好又趴到窗台上去，望外面的天气:天已晚了，黑乎乎的，那些草房子已几乎看不见了。但桑桑通过檐口的雨滴声，至少可以判断出离他家最近的那两幢草房子的位置。桑桑的耳朵里，除了稠密的雨声，偶尔会穿插\*进来柳柳与纸月的说笑声。  
　　隐隐约约地，从屋后的大河上，传来打鱼人因为天气从而心情便略带了些悲伤的歌声。  
　　纸月果然被桑桑的母亲安排和柳柳一张床。柳柳便脱了鞋，爬到床上高兴地蹦跳。母亲就说:“柳柳别闹。”但柳柳却蹦得更高。  
　　母亲及时地在屋子中央烧了一个大火盆。屋外虽是凉风凉雨，但这草房子里，却是一派暖融融的。柳柳与纸月的脸颊被暖得红红的。  
　　不住地作睡前忙碌的母亲，有时会停住看一眼纸月。她的目光里，总是含着一份丢不下的怜爱。  
　　桑桑睡在里间，纸月了和柳柳睡在外间。里间与外间，是隔了一道薄薄的用芦苇杆编成的篱笆。因此，外间柳柳与纸月的说话声，桑桑都听得十分分明一一  
　　纸月教柳柳一句一句地念着:  
　　一树黄梅个个青，  
　　打雷落雨满天星，  
　　三个和尚四方坐，  
　　不言不语口念经。  
　　柳柳一边念一边乐得咯咯笑。学完了，又缠着纸月再念一个。纸月很乐意:  
　　正月梅花香又香，  
　　二月兰花盆里装。  
　　三月桃花红十里，  
　　四月蔷薇靠短墙。  
　　五月石榴红似水，  
　　六月荷花满池塘。  
　　七月桅子头上戴，  
　　八月桂花满树黄。  
　　九月菊花初开放，  
　　十月芙蓉正上妆。  
　　十一月水仙供上案，  
　　十二月腊梅雪里香。  
　　桑桑睁着一双大眼，也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母亲将一切收拾停当，在里屋叫道:“柳柳，别再总缠着姐姐了，天不早了，该睡觉了。”  
　　灯一盏一盏地相继熄灭。  
　　两个女孩在一条被窝里睡着，大概是互相碰着了，不住地咯咯地笑。过不一会，柳柳说:“纸月姐姐，我和你一头睡行吗?”  
　　纸月说:“你过来吧。”  
　　柳柳就象一只猫从被窝里爬了过来。当柳柳终于钻到了纸月怀里时，两个女孩又是一阵“咯咯咯”地笑  
　　就听见里屋里母亲说了一句:“柳柳疯死了。”  
　　柳柳赶紧闭嘴，直往纸月怀里乱钻着。但过不一会，桑桑就又听见柳柳跟纸月说话。这回声音小，好像是两个人都钻到被窝里去了。但桑桑依然还是隐隐约约地听清了一一是柳柳在向纸月讲他的坏话一一  
　　柳柳:“好多年前，好多年前，我哥哥……”  
　　纸月:“怎么会好多年前呢?”  
　　柳柳:“反正有好几年了。那天，我哥哥把家里的一口锅拿到院子里，偷偷地砸了。”  
　　纸月:“砸锅干什么?”  
　　柳柳:“卖铁呗。”  
　　纸月:“卖铁干什么?”  
　　柳柳:“换钱观。”  
　　纸月:“换钱干什么?”  
　　柳柳:“换钱买鸽子呗。”  
　　纸月:“后来呢?”  
　　柳柳:“后来妈妈烧饭，发现锅没有了，就找锅，到处找不着，就问哥哥看见锅没有?哥哥看着妈妈就往后退。妈妈明白了，就要去抓住哥哥……”  
　　纸月:“他跑了吗?”  
　　柳柳:“跑了。”  
　　纸月:“跑哪儿啦?”  
　　柳柳:“院门正好关着呢，他跑不了，就爬到猪圈里去了。”  
　　纸月:“爬到猪圈里去了?”  
　　柳柳:“爬到猪圈里去了。老母猪就哼哼哼地过来咬他……”  
　　纸月有点紧张:“咬着了吗?”  
　　柳柳:“哥哥踩了一脚猪屎，又爬出来了……”  
　　纸月躲在被窝里笑了。  
　　柳柳:“我哥可脏了。他早上不洗脸就吃饭!”  
　　桑桑听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从床上蹦下来，一把将柳柳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抓出来，然后踢她一脚。幸好，柳柳渐渐困了，又糊糊涂涂地说了几句，就搂着纸月的脖子睡着了。不一会，桑桑就听到了两个女孩细弱而均匀的鼾声。  
　　窗外，雨还在浙沥浙沥地下着。有只鸽子，大概是被雨打湿了，“咕咕”叫着，但想到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叫了两声，也就不叫了。桑桑不久也睡着了。后半夜，风停了，雨停了天居然在飘散了三两丛乌云之后，出来了月亮。  
　　夜行的野鸭，疲倦了，就往大河里落。落到水面上，大概是因为水里有大鱼好奇吸吮了它们的脚，惊得“呱呱”一阵叫。  
　　桑桑醒来了。桑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撒尿。但桑桑不能撒尿。因为桑桑想到自己如果要撒尿，就必须从里间走出，然后穿过外间走到门外去，而从外间走过时，必须要经过纸月的床前。桑桑只好忍着。他感觉到自己的小肚子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鼓胀起来。他有点懊悔晚上不该喝下那么多汤的。可是当时，他只想头也不抬地喝。幸亏就那么多汤。如果盆里有更多的汤，这下就更糟糕了。桑桑不想一个劲地想着撒尿，就让自己去想点其它的事情。他想到了住在校园里的秦大奶奶:现在，她是睡着呢，还是醒着呢?听父母亲说，她一个人过了一辈子。这么长的夜晚，就她一个人，不觉得孤单吗?他又想到了油麻地第一富庶人家的儿子杜小康。他在心里说:你傲什么?你有什么好傲的?但桑桑又不免悲哀地承认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白球鞋的杜小康，确实是其它孩子不能比的一一他的样子，他的成绩，还有很多很多方面，都是不能和他比的。桑桑突然觉得杜小康傲，是有理由的。但桑桑依然不服气，甚至很生气……  
　　小肚的胀痛，打断了桑桑的思路。  
　　桑桑忽然听到了纸月于梦中发出的叹气声。于是桑桑又去很混乱地想纸月:纸月从田埂上走过来的样子、纸月读书的声音、纸月的毛笔字、纸月在舞台上舞着大红绸……  
　　后来，桑桑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在收拾桑桑的床时，手突然感觉到了潮湿，打开被子一看，发现桑桑夜里尿床了，，很惊诧:桑桑还是五岁前尿过床，怎么现在十多岁了又尿床了?她一边将被子抱到院子里晾着，一边在心里疑问着  
　　早晨的阳光十分明亮地照着桑桑的被子。  
　　温幼菊进了院子，见了晾在绳子上的被，问:“是谁呀?”  
　　母亲说:“是桑桑。”  
　　那时，纸月正背着书包从屋里出来。但纸月只看了一眼那床被子，就走出了院子。  
　　桑桑一头跑进了屋子。  
　　过了一刻钟，桑桑出来了，见院子里无人，将被子狠狠地从绳子上扯下来，扔到了地上。而当时的地上，还留着夜间的积水。  
　　母亲正好出来看到了，望着已走出院门的桑桑:“你找死哪?”  
　　桑桑猛地扭过头来看了母亲一眼，抹了一把眼泪，跑掉了。  
　　四这天，纸月没有来上学。她的外婆来油麻地小学请假，说纸月生病了。纸月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上学。蒋一轮看看纸月拉下了许多作业，就对桑桑说:“你跑一趟板仓，将作业本给纸月带上，把老师布置的题告诉她，看她能不能在家把作业补了。”  
　　桑桑点头答应了，但桑桑不愿一个人去，就拉了阿恕一起去。可是走到半路上，遇到了阿恕的母亲，硬把阿恕留下了，说她家的那趟鸭子不知游到什么地方去了，让阿恕去找鸭子。桑桑犹豫了一阵，就只好独自一人往板仓走。  
　　桑桑想象着纸月生病的样子。但天空飞过一群鸽子，他就仰脸去望。他把那群鸽子一只一只地数了。他见了人家的鸽群，总要数一数。若发现人家的鸽群大于他的鸽群，他就有些小小的嫉妒，若发现人家的鸽群小于他的鸽群，他就有些小小的得意。现在，头上的这个鸽群是小于他的鸽群的，他就笑了，并且蹦起来，去够头上的树枝，结果把纸月的作业本震落了一地。他只好蹲下来收拾作业本，并把作业本上的灰擦在裤子上。鸽群还在他头上飞，他沉浸在得意感里，早把纸月忘了。  
　　离板仓大约一里地，有条大河。大河边上有一大片树林，在林子深处，有一座古寺，叫浸月寺。鸽群早已消失了，桑桑一边走，一边想那座古寺。他和母亲一起来过这座古寺。桑桑想:我马上就要见到那座古寺了。  
　　桑桑走到了大河边，不一会，就见到了那片林子。不知为什么，桑桑并不想立即见到纸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见了纸月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桑桑是个一与女孩子说话就会脸红的男孩。越走近板仓，他就越磨蹭起来。他走进了林子，他想看看浸月寺以后再说。有一条青石板的小道，弯弯曲曲地隐藏在林子间，把桑桑往林子深处引着。  
　　正在冬季里，石板小道两边，无论是枫树、白杨还是银杏，都赤条条的，风并不大，但林子还是呼呼呼地响着，渲染着冬季的萧条。几只寒鸦立在晃动的枝头，歪脸看着天空那轮冬季特有的太阳。  
　　浸月寺立在坡上。  
　　桑桑先听到浸月寺风铃的清音，随即就看到了它的一角。风铃声渐渐大起来。桑桑觉得这风铃声很神秘，很奇妙，也很好听。他想:如果有一种鸽哨，也能发出这种声音，从天空中飘过，这会怎样?桑桑的许多想法，最后都是要与他的那群鸽子汇合到一起去。  
　　拐了一道弯，浸月寺突然整个放在了桑桑的眼前。  
　　立在深院里的寺庙，四角翘翘，仿佛随时都要随风飞去。寺庙后面还是林子，有三两株高树，在它的背后露出枝条来。寺前是两株巨大的老槐，很少枝条，而偶尔剩下的几根，在风中轻轻摇动，显得十分苍劲。风略大一些，四角垂挂的风铃一起响起，丁丁当当，衬得四周更是寂静。  
　　独自一人来到寺前的桑桑，忽然觉得被一种肃穆与庄严压迫着，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小小的身体收缩住，惶惶不安地望着，竟不敢再往前走了。  
　　“往回走吧，去纸月家。”桑桑对自己说。但他却并未往回走，反而往上走来了。这时，桑桑听到老槐树下传来了三弦的弹拨声。桑桑认得这种乐器。弹拨三弦的人，似乎很安静，三弦声始终不急躁，单纯得十分。在桑桑听来，这声音是单调的，并且是重复的。但桑桑又觉得它这清纯的、缓慢的声音是好听的，象秋天雨后，树枝上的雨滴落在池塘里那么好听。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文艺宣传队的胡琴手，桑桑多少懂得一点音乐。  
　　三弦声总是这么响着，仿佛在许多许多年前，它就响了，就这么响的，它还会永远响下去，就这么地响下去。  
　　桑桑终于怯怯地走到了寺院门口。他往里一看，见一个僧人正坐在老槐树下。那三弦正在他怀里似有似无地响着。  
　　桑桑知道，这就是父亲常常说起的慧思和尚。  
　　关于慧思和尚的身世，这一带人有多种说法。但桑桑的父亲却只相信一种:这个人从前是个教书先生，并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书先生，后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地出家当和尚了。父亲实际并无充足的理由，只是在见过慧思和尚几次之后，从他的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上，从他的一口风雅言辞上，从他的文质彬彬且又带了几分洒脱的举止上，便认定了许多种说法中的这一种。父亲后来也曾怀疑过他是一个念书已念得很高的学生。是先生也好，是学生也罢，反正，慧思和尚不是乡野之人。慧思和尚显然出生于江南，因为只有江南人，才有那副清秀之相。慧思和尚是一九四八年来浸月寺的。据当时的人讲，慧思那时还不足二十岁，头发黑如鸦羽，面白得有点像个女孩子，让一些乡下人觉得可惜。后来，这里的和尚老死的老死了，走的走了，就只剩他一个独自守着这座也不知是建于哪年的古寺。因为时尚的变迁与政府的限制，浸月寺实际上已很早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香烟缭绕了，各种佛事也基本上停止。浸月寺终年清静。不知是什么原因，慧思和尚却一直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因为他已无处可去，古寺就成了他的家。他坚持着没有还俗，在空寂的岁月中，依然做他的和尚。他象从前一样，一年四季穿着棕色\*的僧袍。他偶尔出现在田野上，出现在小镇上，这倒给平淡无奇的乡野增添了一道风景。  
　　老槐树下的慧思和尚感觉到有人站在院门口，就抬起头来。  
　　就在这一刹那间，桑桑看到了一双深邃的目光。尽管这种目光里含着一种慈和，但桑桑却像被一股凉风吹着了似的，微微震颤了一下。  
　　慧思和尚轻轻放下三弦，用双手捏住僧袍，然后站起来，轻轻一松手，那僧袍就像一道幕布滑落了下去。他用手又轻轻拂了几下僧袍，低头向桑桑作了一个揖，便走了过来。  
　　桑桑不敢看慧思和尚的脸，目光平视。由于个头的差异，桑桑的目光里，是两只摆动的宽大的袖子。那袖子是宽宽地卷起的，露出雪白的里子。  
　　“小施主，请进。”  
　　桑桑壮大了胆抬起头来。他眼前是副充满清爽、文静之气的面孔。桑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面孔。他朝慧思和尚笑了笑，但他不知道他这么笑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么笑一笑。  
　　慧思和尚微微弯腰，做了一个很恭敬的让桑桑进入僧院的动作。  
　　桑桑有点不自然。因为，谁也没有对他这样一个几年前还拖着鼻涕的孩子如此庄重过。  
　　桑桑束手束脚地走进了僧院。  
　　慧思和尚闪在一侧，略微靠前一点引导着桑桑往前走。他问桑桑:“小施主，有什么事吗?”  
　　桑桑随口说:“来玩玩。”但他马上觉得自己的回答很荒唐。因为，这儿不是小孩玩的地方。他的脸一下胀红起来。  
　　然而，慧思和尚并没有对他说“这不是玩的地方”，只是很亲切地:“噢，噢……”仍在微微靠前的位置上引导着桑桑。  
　　桑桑不好再退回去，索性\*硬着头皮往前走。他走到了殿门。里面黑沉沉的。桑桑第一眼看里面时，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形象，只觉得黑暗里泛着金光。他站在高高的门槛外面，不一会就看清了那尊莲座上的佛像。佛的神态庄严却很慈祥。佛的上方，是一个金色\*的宵顶，于是佛像又显得异常的华贵了。  
　　桑桑仰望佛像时，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点惧怕起来，便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随即转身就要往院外走。  
　　慧思和尚连忙跟了出来。  
　　在桑桑走出院门时，慧思和尚问了一句:“小施主从哪儿来?”  
　　桑桑答道:“从油麻地。”  
　　慧思和尚又问道:“小施主，往哪儿去?”  
　　桑桑答道:“去板仓。”  
　　“板仓?”  
　　桑桑点点头:“我去板仓找纸月。”  
　　“纸月?”  
　　“我的同学纸月。”  
　　“你是桑桑?”  
　　桑桑很吃惊:“你怎么知道我是桑桑?”  
　　慧思和尚顿了一下，然后一笑道:“听人说起过，桑校长的公子叫桑桑。你说你是从油麻地来的，我想，你莫不就是桑桑。”  
　　桑桑沿着青石板小道，往回走去。  
　　慧思和尚竟然一定要送桑桑。  
　　桑桑无法拒绝。桑桑也不知道如何拒绝，就呆头呆脑地让慧思和尚一直将他送到大河边。  
　　“慢走了。”慧思和尚说。  
　　桑桑转过身来看着慧思和尚。当时，太阳正照着大河，河水反射着明亮的阳光，把站在河边草地上的慧思和尚的脸照得非常清晰。慧思和尚也正望着他，朝他微笑。桑桑望着慧思和尚的脸，凭他一个孩子的感觉，他突然无端地觉得，他的眼睛似乎像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反过来说，有另外一个人的眼睛，似乎像慧思和尚的眼睛。但桑桑却想不出这另外一个人是谁，一脸的困惑。  
　　慧思和尚说:“小施主，过了河，就是板仓了，上路吧。”  
　　桑桑这才将疑惑的目光收住，朝慧思和尚摆摆手，与他告别。  
　　桑桑走出去一大段路以后，又回过头来看。他看到慧思和尚还站在河边的草地上。有大风从河上吹来  
　　他的僧袍被风所卷动，像空中飘动的云一样。  
　　五纸月病好之后，又像往常一样上学回家。但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之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纸月几乎每天上学迟到。有时，上午的第一节课都快结束了，她才气喘吁吁地赶到教室门口，举着手喊“报告”。开始几回，蒋一轮也没有觉得什么，只是说:“进。”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之后，蒋一轮有点生气了:“纸月，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天天迟到?”  
　　纸月就把头垂了下来。  
　　“以后注意。到座位上去吧!”蒋一轮说。  
　　纸月依然垂着头。纸月坐下之后，就一直垂着头。  
　　有一回，桑桑偶然瞥了纸月一眼，只见有一串泪珠从纸月的脸上，无声地滚落了下来，滴在了课本上。  
　　这一天，桑桑起了个大早，对母亲说是有一只鸽子昨晚未能归巢，怕是被鹰打伤了翅膀，他得到田野上去找一找，就跑出了家门。桑桑一出家门就直奔板仓。桑桑想暗暗地搞清楚纸月到底是怎么了。  
　　桑桑赶到大河边时，太阳刚刚出来，河上的雾气正在飘散。河上有一只渡船，两头都拴着绳子，分别连结着两岸。桑桑拉着绳子，将船拽到岸边，然后爬上船去，又去拉船那一头的绳子，不一会就到了对岸。桑桑上了岸，爬上大堤，这时，他看到了通往板仓的那条土路。他在大堤上的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悄悄地等待着纸月走出板仓。  
　　当太阳升高了一截，大河上已无一丝雾气时，桑桑没有看到纸月，却看到土路上出现了三个男孩。他们在土路上晃荡着，没有走开的意思，好像在等一个人。桑桑不知道，这三个男孩都是板仓小学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板仓校园内有名的恶少，名叫刘一水，外号叫“豁嘴大茶壶”。其他两个，是豁嘴大茶壶的跟屁虫，一个叫周德发，另一个叫吴天衡。桑桑更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呆在路上是等待纸月走过来的。  
　　过不一会，桑桑看到板仓村的村口，出现了纸月。  
　　纸月迟迟疑疑地走过来了。她显然已经看到了刘一水。有一小阵，纸月站在那儿不走了。但她看了看东边的太阳，还是走过来了。  
　　刘一水直挺挺地横躺在路上，其他两个则坐在路边。  
　　桑桑已经看出来了，他们要在这里欺负纸月。桑桑听父亲说过(父亲是听板仓小学的一位老师说的)，板仓小学有人专门爱欺负纸月，其中为首的一个叫“豁嘴大茶壶”。板仓小学曾几次想管束他们，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豁嘴大茶壶”是个无法无天的恶少。桑桑想:这大概就是豁嘴大茶壶他们。桑桑才看到这儿，就已经明白纸月为什么总是天天迟到了。  
　　纸月离刘一水们已经很近了。她又站了一阵，然后跳进了路边的麦地。她要避开刘一水们。  
　　刘一水们并不去追纸月，因为，在他们看来，纸月实际上是很难摆脱他们的。他们看见纸月在坑坑洼洼的麦地里走着，就咯咯咯地笑。笑了一阵，就一起扯着嗓子喊:  
　　呀呀呀，呀呀呀，  
　　脚趾缝里漏出一小丫，  
　　没人搀，没人架，  
　　刚一撩腿就跌了个大趴叉。  
　　这小丫，找不到家，  
　　抹着眼泪胡哇哇……  
　　他们一面叫，一面劈劈啪啪地拍抓着屁股来作伴奏。  
　　纸月现在只惦记着赶紧上学，不理会他们，斜穿麦地，往大堤上跑。  
　　刘一水们眼见着纸月就要上大堤了，这才站起来也往大堤上跑去。  
　　桑桑不能再在一旁看着了，他朝纸月大声叫道:“纸月，往我这儿跑!往我这儿跑!”  
　　纸月在麦地里站住了，望着大堤上的桑桑。  
　　桑桑叫着:“你快跑呀，你快跑呀!”  
　　纸月这才朝大堤上跑过来。  
　　在纸月朝大堤上跑过来时，桑桑一手抓了一块半截砖头，朝那边正跑过来的刘一水们走过去。  
　　纸月爬上了大堤。  
　　桑桑回头说了一声“你快点过河去”，继续走向刘一水们。  
　　纸月站在那儿没有动。她呆呆地望着桑桑的背影，担忧而恐惧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殴斗。她想叫桑桑别再往前走了。但她没有叫。因为她知道，桑桑是不肯回头的。  
　　桑桑心里其实是害怕的。他不是板仓的人，他面对着的又是三个看上去都要比他大比他壮实的男孩。但桑桑很愿意当着纸月的面，好好地与人打一架。他在心里颤栗地叫喊着:“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两条细腿却如寒风中的枝条，索索地抖。他甚至想先放下手中的砖头，到大树背后撒泡尿，因为，他感觉到他的裤子已经有点潮湿了。  
　　“桑桑……”纸月终于叫道。  
　　桑桑没有回头，一手抓着一块半截砖头，站在那儿，等着刘一水他们过来。  
　　刘一水先跑过来了，望着桑桑问:“你是谁?”  
　　“我是桑桑!”  
　　“桑桑是什么东西?”刘一水说完，扭过头来朝周德发和吴天衡笑着。  
　　桑桑把两块砖头抓得紧紧的，然后说:‘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砸了!”  
　　刘一水说:“你砸不准。”  
　　桑桑说:“我砸得准。”他吹起牛来，“我想砸你的左眼，就绝不会砸到你的右眼上去。”但他随即觉得现在吹这一个牛很可笑，就把腿叉开，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刘一水们互相搂着肩，根本就不把桑桑放在眼里，摆成一条线，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  
　　桑桑举起了砖头，并侧过身子，作出随时投掷的样子。刘一水们不知是因为害怕桑桑真的会用砖头砸中他们，还是因为被桑桑的那副凶样吓唬住了，便暂时停了下来。  
　　而这时，桑桑反而慢慢地往后退去。他在心里盘算着:当纸月登上渡船的一刹那间，他将砖头猛烈地投掷出去，然后也立即跳上渡船，将这一头的绳子解掉，赶紧将渡船拉向对岸。  
　　纸月似乎明白了桑桑的意图，就往大堤下跑，直奔渡船。  
　　桑桑就这么抓着砖头，一边瞪着刘一水们，一边往后退着。刘一水们还真的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一定的距离内，一步一步地逼过来。  
　　桑桑掉头看了一眼。当他看到纸月马上就要跑到水边时，他突然朝前冲去，吓得刘一水们掉头往后逃窜。  
　　而桑桑却在冲出去几步之后，掉头往大堤下冲去。桑桑一边冲，一边很为他的这一点点狡猾得意。刘一水们终于站住，转身反扑过来。桑桑朝纸月大声叫着:“快上船!快上船!”纸月连忙上了船桑桑已退到水边。当他看到刘一水们已追到跟前时，心里说:“我不怕砸破了你们的头!”猛地将一块砖头投掷出去。然而用力过猛，那砖头竟落到刘一水们身后去了。不过倒也把刘一水们吓了一跳。这时，桑桑趁机跳上了船。当桑桑看到刘一水们正要去抓拴在大树上的绳子时，就又将手中的另一块砖头也投掷了出去。这回砸到了吴天衡的脚上，疼得他瘫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唤。但就在桑桑要去解绳子时，刘一水却已抓住了绳子，把正被纸月拉向对岸的船，又拉了回去。绳子系得太死，桑桑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它解开，而这时，船已几乎靠岸了。刘一水飞跑过来，不顾桑桑的阻拦，一步跳到了船上。  
　　纸月用力地将船向对岸拉去。  
　　刘一水朝纸月扑过来，想从纸月手里摘掉绳子。  
　　桑桑双手抱住了刘一水的腰，两人在船舱里打了起来。桑桑根本不是刘一水的对手，勉强纠缠了一阵，就被刘一水打翻在船舱，让刘一水骑在了胯下。刘一水擦了一把汗，望着桑桑:“从哪儿冒出来个桑桑!”说完，就给了桑桑一拳。  
　　桑桑觉得自己的鼻梁一阵锐利的酸疼，随即，鼻孔就流出血来。  
　　桑桑看到了一个野蛮的面孔。他想给刘一水重重一击，但他根本无法动弹。  
　　刘一水又给了桑桑几拳。  
　　纸月放下了绳子，哭着:“你别再打他了，你别再打他了……”  
　　刘一水眼看渡船已离岸很远，将桑桑扔下了，然后跑到船头上，趴下来卷起袖子，用手将船往回划着。  
　　桑桑躺在舱底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冬天的天空。他从未在这样一个奇特的角度看过天空。在这样的角度所看到的天空，显得格外的高阔。他想:如果这时，他的鸽子在天空飞翔，一定会非常好看的。河上有风，船在晃动，桑桑的天空也在晃动。桑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晕眩感。  
　　纸月坐在船头上，任刘一水将船往回拉去。  
　　桑桑看到了一朵急急飘去的白云，这朵白云使桑桑忽然有了一种紧张。他慢慢爬起来，然后朝刘一水爬过去。当渡船离岸还有十几米远时，桑桑突然一头撞过去。随即，他和纸月都听到了扑通一声。他趴在船帮上，兴奋地看着一团水花。过不一会，刘一水从水中挣扎到水面上。桑桑站起来，用手擦着鼻孔下的两道血流，俯视着在冬天河水中艰难游动着的刘一水。  
　　纸月将船朝对岸拉去。  
　　当刘一水游回岸边，因为寒冷而在岸边哆哆嗦嗦地不住地跳动时，桑桑和纸月也已站在了河这边柔软的草地上。  
　　六刘一水跑回家换了衣裳，快近中午时，就觉得浑身发冷，乌了的嘴唇直打颤，放学后勉强回到家中。刘一水着凉生病了。刘一水的家长就闹到了油麻地小学，就闹到了桑乔家。这么一闹，就把事情闹大了，事情一闹大了，事情也就好收拾了。到处都有桑乔的学生。桑乔赔了礼之后，联合了板仓小学，甚至联合了地方政府，一起出面，将刘一水等几个孩子连同他们的家长找到一起，发出严重警告:假如日后再有一丝欺负纸月的行为，学校与地方政府都将对刘一水们以及刘一水等人的家长们给予老实不客气的制裁。  
　　这天，桑乔对纸月说，“纸月，板仓那边，已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你还是回那边读书吧。”  
　　纸月低着头，不吭声。  
　　“你跟你外婆好好商量一下。”  
　　纸月点点头，回教室去了。  
　　桑桑的母亲说:“就让她在这儿念书吧。”  
　　桑乔说:“这没有问题，就怕这孩子跑坏了身体。”  
　　那一天，纸月坐在课堂上，没有一点心思听课，目光空空的。  
　　第二天一早，纸月和外婆就出现在桑桑家门口。  
　　外婆对桑乔说:“她只想在油麻地读书。你就再收留她吧。”  
　　桑乔望着纸月:“你想好了?”  
　　纸月不说话，只是点点头。  
　　在一旁喂鸽子的桑桑，就一直静静地听着。等外婆与纸月走后，他将他的鸽子全都轰上了天空，鸽子们飞得高兴时，劈劈啪啪地击打双翅，仿佛满空里都响着一片清脆的掌声。  
　　一切，一如往常。  
　　但不久，桑桑感觉到有几个孩子，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看纸月。并且，他们越来越放肆了。比如，上体育课，当他正好与纸月分在一个小组时，以朱小鼓为首的那帮家伙，就会莫名其妙地“嗷”地叫一声。恼羞的桑桑，已经揪住一个孩子的衣领，把他拖到屋后的竹林里给了一拳了。但桑桑的反应，更刺激了朱小鼓们。他们并无恶意，但一个个都觉得这种哄闹实在太来劲了。他们中间甚至有桑桑最要好的朋友。  
　　桑桑这种孩子，从小就注定了要成为别人哄闹的对象。  
　　这天下午是作文课。桑桑的作文一直是被蒋一轮夸奖的。而上一回做的一篇作文，尤其做得好，整篇文章差不多全被蒋一轮圈杠了。这堂作文课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让桑桑朗读他的作文。这是事先说好了的。上课铃一响，蒋一轮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们请桑桑同学朗读他的作文《我们去麦地里》。”  
　　但桑桑却在满头大汗地翻书包:他的作文本不见了。  
　　蒋一轮说:“别着急，慢慢找。”  
　　慢慢找也找不到。桑桑失望了，站在那儿抓耳挠腮。  
　　蒋一轮朝桑桑咂了一下嘴，问道:“谁看到桑桑的作文本了?”  
　　大家就立即去看自己的桌肚、翻自己的书包。不一会，就相继有人说:“我这儿没有。”“我这儿没有。”  
　　而当纸月将书包里的东西都取出来查看时，脸一下红了:在她的作文本下，压着桑桑的作文本。  
　　有一两个孩子一眼看到了桑桑的作文本，就把目光停在了纸月的脸上。  
　　纸月只好将桑桑的作文本从她的作文本下抽出，然后站起来:“报告，桑桑的作文本在我这儿。”她拿着作文本，朝讲台上走去。  
　　朱小鼓领头，“嗷”地叫了一声，随即，几乎是全教室的孩子，都跟着“瞰”起来。  
　　蒋一轮用黑板擦一拍讲台:“安静!”  
　　蒋一轮接过纸月手中的桑桑的作文本，然后又送到桑桑手上。  
　　桑桑开始读他自己的作文，但读得结结巴巴，仿佛那作文不是他写的，而是抄的别人的。  
　　写得蛮好的一篇作文，经桑桑这么吭哧吭哧地一读，谁也觉不出好来，课堂秩序乱糟糟的。蒋一轮皱着眉头，硬是坚持着听桑桑把他的作文读完。  
　　放学后，朱小鼓看到了桑桑，朝他诡秘地一笑。  
　　桑桑不理他，蹲了下来，装着系鞋带，眼睛却膘着朱小鼓。当他看到朱小鼓走到池塘边上去打算撅下一根树枝抓在手中玩耍时，他突然站起来。冲了过去，双手一推，将朱小鼓推了下去。这池塘刚出了藕，水倒是没有，但全是稀泥。朱小鼓是一头栽下去的。等他将脑袋从烂泥里拔出来时，除了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其余地方，全都被烂泥糊住了。他恼了，顺手抓了两把烂泥爬了上来。  
　　桑桑没有逃跑。  
　　朱小鼓跑过来，把两把烂泥都砸在了桑桑的身上。  
　　桑桑放下书包，纵身一跳，进了烂泥塘，也抓了两把烂泥，就在塘里，直接把烂泥砸到了朱小鼓身上。  
　　朱小鼓在脸上抹去一把泥，也跳进烂泥塘里。  
　　孩子们闪在一边，无比兴奋地看着这场泥糊大战。  
　　纸月站在教室里，从门缝里悄悄向外看着。  
　　不一会工夫，桑桑与朱小鼓身上就再也找不出一块干净地方了。老师们一边大声制止着，却又一边看着这两个“泥猴”克制不住地笑着。  
　　孩子们无所谓站在哪一边，只是不住地拍着巴掌。  
　　蒋一轮终于板下脸来:“桑桑，朱小鼓，你们立即给我停住!”  
　　两人也没有什么力气了，勉强又互相砸了几把烂泥，就弯下腰去，在烂泥塘里到处找自己的被烂泥拔了去的鞋袜。孩子们就过来看，并指定烂泥塘的某一个位置叫道:“在那边!在那边!”  
　　桑桑爬上来时，偶然朝教室看了一眼。他看到了藏在门后的纸月的眼睛。  
　　两天后，天下起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大雪。  
　　教室后面的竹林深处，躲避风雪的一群麻雀，卿卿喳喳地叫着，闹得孩子们都听不清老师讲课。仅仅是一堂课的时间，再打开教室门时，门口就已堆积了足有一尺深的雪。到了傍晚放学时，一块一块的麦地，都已被大雪厚厚覆盖，田埂消失了，眼前只是一个平坦无边的大雪原。然而，大雪还在稠密生猛地下着。  
　　孩子们艰难地走出了校园，然后像一颗颗黑点，散落雪野上。  
　　桑桑的母亲站在院门口，在等纸月。中午时，她就已与纸月说好了，让她今天不要回家，放了学就直接来这儿。当她看到校园里已剩下不多的孩子时，便朝教室走来。路上遇到了桑桑，问:“纸月呢?”桑桑指着很远处的一个似有似无的黑点:她回家了。”  
　　“你没有留她?”  
　　桑桑站在那儿不动，朝大雪中那个向前慢慢蠕动的黑点看着——整个雪野上，就那么一个黑点。  
　　桑桑的母亲在桑桑的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你八成是欺负她了。”  
　　桑桑突然哭起来:“我没有欺负她，我没有欺负她……”扭头往家走去。  
　　桑桑的母亲跟着桑桑走进院子:“你没有欺负她，她怎么走了?”  
　　桑桑一边抹眼泪，一边跺着脚，向母亲大叫:“我没有欺负她!我没有欺负她!我哪儿欺负她了?！………”  
　　他抓了两团雪，将它们檬结实，然后，直奔鸽笼，狠狠地向那些正缩着脖子歇在屋檐下的鸽子们砸去鸽子们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呆了，愣了一下，随即慌张地飞起。有几只钻进笼里的，将脑袋伸出来看了看，没有立即起飞。桑桑一见，又檬了两个雪球砸过去。鸽笼“咚”一声巨响，惊得最后几只企图不飞的鸽子，也只好飞进风雪里。  
　　鸽子们在天空中吃力地飞着。它们不肯远飞，就在草房子的上空盘旋，总有要立即落下来的心思。  
　　桑桑却见着什么抓什么，只顾往空中乱砸乱抡，绝不让它们落下。  
　　鸽子们见这儿实在落不下来，就落到了其它草房顶上。这使桑桑更恼火。他立即跑出院子，去追着砸那些企图落在其它草房顶上的鸽子。  
　　母亲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桑桑:“你疯啦?”  
　　桑桑头一歪:“我没有欺负她!我没有欺负她嘛!”说着，用手背猛地抹了一把眼泪。  
　　“那你就砸鸽子!”  
　　“我愿意砸!我愿意砸!”他操了一根竹竿，使劲地朝空中飞翔的鸽子挥舞不止，嘴里却在不住地说，“我没有欺负她嘛!我没有欺负她嘛!……”  
　　鸽子们终于知道它们在短时间内，在草房子上是落不下来了，只好冒着风雪朝远处飞去。  
　　桑桑站在那儿，看着它们渐渐远去，与雪混成一色\*，直到再也无法区别。  
　　桑桑再往前看，朦胧的泪眼里，那个黑点已完全地消失在了黄昏时分的风雪里……

## 白雀（一）

一差不多每个地方上的文艺宣传队，都是由这个地方上的学校提供剧本并负责排练的。桑乔既是油麻地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导演，也是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的导演  
　　桑乔的导演不入流，但却很有情趣。他不会去自己做动作，然后让人学着做。因为他的动作总不能做到位，他嘴里对人说:“瞧着我，右手这么高高地举起来。”但实际上他的右手却并未高高地举起来，倒象被鹰击断了的鸡翅膀那么聋拉着。人家依样画葫芦，照他的样做了，他就生气。可人家说：“你就是这个样子。”于是，桑乔就知道了，他不能给人做样子。这样一来，他倒走了大家的路子：不动手动脚，而是坐在椅子上或倚在墙上，通过说，让演员自己去体会，去找感觉。  
　　桑乔导演的戏，在这一带很有名气。  
　　桑乔既是一个名校长，又是一个名导演。  
　　农村文艺宣传队，几乎是常年活动的。农忙了，上头说要鼓劲，要有戏演到田头场头;农闲了，上头说，闲着没事，得有个戏看看，也好不容易有个工夫好好看看戏;过年过节了，上头说，要让大伙高高兴兴的，得有几场戏。任何一种情况，都是文艺宣传队活动的理由。  
　　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是与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混合在一起的，排练的场所，一般都在油麻地小学的一幢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gushifl/ands/30247.html)里。  
　　排练是公开的，因此，实际上这地方上的人，在戏还没有正式演出之前，就早已把戏看过好几遍了。他们屋前屋后占了窗子，或者干脆挤到屋里，看得有滋有味。这时，他们看的不是戏，而是看的如何排戏。对他们来说看如何排戏，比看戏本身更有意思。一个演员台词背错了，只好退下去重来，这有意思。而连续上台三回，又同样退下去三回，这便更有意思。  
　　一场不拉看排练的是秦大奶奶。  
　　油麻地小学校园内，唯一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没有关系的住户，就是孤老婆子秦大奶奶。只要一有排练，她马上就能知道。知道了，马上就搬了张小凳拄着拐棍来看。她能从头至尾地看，看到深夜，不住地打纯了，也还坐在那儿老眼昏花地看。为看得明白一些，她还要坐到正面来。这时，她的小凳子，就会放到了离桑乔的藤椅不远的一块显著的地方。有人问她:称听明白了吗?”她朝人笑笑，，然后说:“听明白啦:他把一碗红烧肉全吃啦。”要不就说:“听明白啦:王三是个苦人，却找了一个体面媳妇。”众人就乐，她也乐。  
　　今年的夏收夏种已经结束，油麻地地方文艺宣传队要很快拿出一台戏来，已在草[房子](http://www.xyyuedu.com/gushifl/ands/30247.html)里排练了好几日了，现在正在排练一出叫《红菱船》的小戏。女主角是十八岁的姑娘[白雀](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71.html)。  
　　[白雀](http://www.xyyuedu.com/mz/baomugouyinmou/37171.html)是油麻地的美人。油麻地一带的人说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儿，常习惯用老戏里的话说是“美人”。  
　　白雀在田野上走，总会把很多目光吸引过去。她就那么不显山不露水地走，但在人眼里，却有说不明白的耐看。她往那儿一站，象棵临风飘动着嫩叶的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亭亭玉立，依然还是很耐看。  
　　白雀还有一副好嗓子。不宏亮，不宽阔，但银子样清脆。  
　　桑乔坐在椅子上，把双手垂挂在扶手上，给白雀描绘着:一条河，河水很亮，一条小木船，装了一船红菱，那红菱一颗一颗的都很鲜艳，惹得人都想看一眼;一个姑娘，就像你这样子的，撑着这只小船往前走，往前走，船头就听见击水声，就看见船头两旁不住地开着水花;这个姑娘无心看红菱一一红菱是自家的，常看，不稀罕，她喜欢看的是水上的、两岸的、天空的好风景;前面是一群鸭，船走近了，才知道，那不是一群鸭，而是一群鹅;芦苇开花了，几只黄雀站在芦花顶上叫喳P查，一个摸鱼的孩子用手一拨芦苇，露出了脸，黄雀飞上了天;水码头上站着一个红衣绿裤的小媳妇，眯着对眼睛看你的船，说菱角也真红，姑娘也真白，姑娘你就把头低下去看你的红菱;看红菱不要紧，小木船撞了正开过来的大帆船，小船差点翻了，姑娘你差点跌到了河里，你想骂人家船主，可是没有道理，只好在心里骂自己;姑娘一时没心思再撑船，任由小船在水上漂;漂出去一二里，河水忽然变宽了，浩浩荡荡的，姑娘你心慌了，姑娘你脸红了一一你想要到的那个小镇，就立在前边不远的水边上;一色\*的青砖，一色\*的青瓦，好一个小镇子，姑娘你见到小镇时，已是中午时分，小镇上，家家烟囱冒了烟，烟飘到了水面上，像飘了薄薄的纱;你不想再让小船走了，你怕听到大柳树下笛子声一一大柳树下，总有个俊俏后生在吹笛子……  
　　桑乔的描绘，迷住了一屋子人。  
　　白雀的脸红了好几回，仿佛那船上的姑娘真的就是她。  
　　这出小戏，就只有一把笛子伴奏。吹笛子的是蒋一轮。  
　　桑桑最崇拜的一个人就是蒋一轮。蒋一轮长得好，笛子吹得好，篮球打得好，语文课讲得好……桑桑眼里的蒋一轮，是由无数个好加起来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蒋一轮长得很高，但高得不蠢，高得匀称、恰当。油麻地不是没有高个，但不是高得撑不住，老早就把背驼了，就是上身太长，要不又是两条腿太长，像立在水里的灰鹤似的。蒋一轮只让人觉得高得好看。蒋一轮的头发被他很耐心地照料着，一年四季油亮亮的，分头，但无一丝油腔滑调感，无一丝阔小开的味道，很分明的一道线，露出青白的头皮，加上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就把一股挡不住的文气透给人。  
　　蒋一轮的笛子能迷倒一片人。  
　　蒋一轮的笛子装在一只终年雪白的布套里。他取出笛子时，总是很有章法地将布套折好放到口袋里，绝不随便一团巴塞到裤兜里。在蒋一轮看来，，笛子是个人，那个布套就是这个人的外衣。一个人的外衣是可以随便团巴团巴乱塞一处的吗?蒋一轮在吹笛子之前，总要习惯地用修长的手指在笛子上轻轻抚摸几下，样子很像一个人在抚摸他所宠爱的一只猫或一条小狗。笛子横在嘴边时，是水平的。蒋一轮说，笛子吹得讲究不讲究，第一眼就看笛子横得水平不水平。蒋一轮的笛子横着时，上面放个水平尺去测试，水平尺上那个亮晶晶的水珠肯定不偏不倚地在当中。蒋一轮吹笛子从来不坐下来吹。这或许是因为蒋一轮觉得坐下来，会把他那么一个高个儿白白地浪费了。但蒋一轮说:‘笛子这种乐器，就只能站着去吹。”最潇洒时，是他随便倚在一棵树上或倚在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上。那时，他的双腿是微微交叉的。这是最迷人的样子。  
　　桑桑每逢看见蒋一轮这副样子，便恨胡琴这种乐器只能一屁股瘫在椅子上拉。  
　　《红菱船》的曲子就是蒋一轮根据笛子这种乐器的特性\*，自己作的，蒋一轮自然吹得得心应手。  
　　桑乔将《红菱船》已导演出来了点样子之后，就对蒋一轮与白雀说:“差不多了，你们两个另找个地方，再去单练吧。”  
　　二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上有笛子声，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今晚的月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用的是让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月光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柔和。桑桑坐在塘边，呆呆地看着，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夜色\*下的笛子声不太像白天的笛子声，少了许多明亮和活跃，却多了些忧伤与神秘。夜越深越是这样。  
　　路过塘边的人，都要站住听一会，看一会。听一会，看一会，又走了。但桑桑却总在听，总在看。桑桑在想:有什么样的戏，只是在月光下演呢?  
　　不知是哪个促狭鬼，向池塘里投掷了一块土疙瘩，发一声“咚”的水响，把蒋一轮的笛音惊住了，把白雀的动作也惊住了。  
　　桑桑在心里朝那个投掷土疙瘩的人骂了一声:“讨厌!”但笛音又响起来了，动作也重新开始。如梦如幻。  
　　过了一个星期，彩排结束后，桑乔说:“《红菱船》怕是今年最好的一出戏了。”  
　　演出是在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演出的消息几天前就已传出去了，来看演出的人很多。舞台就设在油麻地小学的操场上。在通往油麻地小学操场的各条路上，天未黑，人便一缕一缕地往这边走了。老头老太太，大多扛了张板凳，而孩子们心想:操场四周都是树，到时爬树上看吧。因此，他们大多就空了手，轻松地跑着，跳着，叫着。油麻地小学文艺宣传队与油麻地地方文艺队的演出水平，是这一带最好的，因此，来看演出的绝非仅仅只有油麻地的人，差不多，引来了方圆十里地的人。油麻地一些人家估计一些住在远处的亲戚也要过来，就多扛了一些凳子。因此，离演出还早，场地上就已放了无数张凳子了，看上去挺壮观。  
　　化妆室就设在用做排练场的那幢草房子里。来得早的人，就围在窗口门口看化妆。桑乔手掌上涂满了各色\*油彩。演员们就从他手下，一个个地过着。若是个过场的或不重要的，桑乔就三下两下地将他们打发过去。若是一个重要角色\*，桑乔就很认真，妆化得差不多了，就让那个演员往后退几步，他歪头看看，叫演员凑上来，让他再作仔细修改，就像一个作文章的人，仔细地修改他的文章一样。  
　　乐队在门外已开始调音、试奏。  
　　桑乔化妆着化妆着，心里老觉得今天好像有点什么事情，偶尔抬头看了一眼，一下看到了心神不宁的蒋一轮，他突然明白了:白雀还没化妆呢。他问道:“白雀呢？”  
　　“白雀还没有来。”有人一旁答道。  
　　桑乔在嘴里嘀咕了一声:“怎么搞的?该来了。”心想离演出还有些时间，就依然去给那些演员化妆。  
　　蒋一轮屋里屋外不安地转悠已经好一会了，看看手表，离演出时间已不远了，终于走到桑乔身边，轻声说道:“桑校长，她还没有来。”  
　　桑乔无心再去仔细化妆手里的一个演员，说声“行了”，就丢下那个演员，对一个叫‘泣酸子”的演员说:“二酸子，你去她家找找她。”  
　　二酸子上路了。  
　　桑乔追出来:“快点。”  
　　“唉!”二酸子穿过人群跑起来。  
　　演员、乐队以及围观的人，不一会就都知道了白雀未到，就把一句话互相重复着:“白雀还没有来呢。”又过不一会，这话就传到了操场上，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说:“白雀还没有来呢。”觉得事情似乎挺重大，于是也就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  
　　二酸子过不一会回来了，对桑乔说:“白雀他父亲不让她来。”  
　　桑乔问:“为什么?”  
　　二酸子不知为什么看了蒋一轮一眼，转而回答桑乔:“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三个演员没化妆，桑乔说:“自己化妆吧。”又对宣传队的具体负责人说:唯时演出，我去白雀家一趟。”说完就走，一句话一半留在门里，一半留在门外:“谁都可以不来，但白雀不能不来。”  
　　两盏汽油灯打足了气，“璞璞璞”地燃烧着，一旦高悬，立即将舞台照得一片光明。  
　　演出准时进行。但台下的人一边看演出，一边就在下面互相问:“白雀来了吗?”台后的演员也在互相问:“白雀来了吗?”  
　　桑桑看到蒋一轮在吹笛子时，不时拿眼睛往通往操场的路上膘。好几回，蒋一轮差一点把曲子吹错了，幸亏是合奏，很用心的桑桑用胡琴将这些小漏洞一一补住了。桑桑看到，蒋一轮用感激和夸奖的目光看了他好几回。  
　　幕间，人们在空隙里几乎将询问变成了追问:“白雀来了没有?”  
　　又一个节目开始时，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场上的秩序不太好。  
　　演员们开始抱怨白雀:“这个白雀，搞得演出要演不下去了。”  
　　演了三个小节目，白雀还未到。人们从“白雀偶然疏忽了，忘了演出时间了”的一般想法上移开去，在问:“白雀为什么没有来?”都认为是有原因的，便开始了猜测，心思就老不在台上演出的节目上。仿佛他们今天来这里，不是来看演出的，而是来专门研究“白雀为什么没有来”这样一个问题的。当他们听说白雀是被她的父亲白三拦在了家中时，猜测就变得既漫无边际，又十分具体了。台下一片卿卿喳喳，想看节目的人也听不太分明了，注意力反而被那些有趣的猜测吸引了。因此，这时台上的演出，实际上已没有太大的意义  
　　台前台后的演员都很着急:“白雀怎么还不来呢?”  
　　忽然有人大声说:“白雀来了!”  
　　先是孩子们差不多一起喊起来:‘噢——白雀来了——”大人们看也不看，就跟着喊。  
　　众人都去望路上，台上的演员和乐队也都停住了望路上——月光下的路，空空荡荡。  
　　“哪儿有白雀?”“没有白雀。”“谁胡说的?”一场的人，去哪儿找那个胡说的人!众人只当穿插\*进来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让他们觉到了一阵小小的冲动。  
　　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勉勉强强地看着，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那个男演员，亮开喉咙大声吼，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吹得树叶响，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沙”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一轮，还是心不在焉，笛子吹得结结巴巴，大失往日的风采。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显得有点僵硬。  
　　一个女演员做着花样，一摇一晃，风吹杨柳似地走上台来。她一直走到了台口，让人觉得她马上就要走下台来了。下面一个动作，是她远眺大河上有一叶白帆飘过来。她身子向前微侧，突然说出一句:“那不是白雀吗?”神情就像说的是戏里头的一句台词。  
　　众人起先反应不过来，还盯着她的脸看。  
　　她踞起脚，用手往路上一指:“白雀!”  
　　众人立即站起来，扭头往路上看，只见路上袅袅娜娜地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  
　　“是白雀!”  
　　“就是白雀!”  
　　众人就看着白雀不慌不忙地走过来。  
　　白雀并不着急。人们隐隐约约地看到，她一路走，还一路不时地伸手抓一下路边的柳枝或蹲下来采支花什么的。人们不生气，倒觉得白雀也真是不一般。  
　　靠近路口，不知是谁疑惑地说了一声:“是白雀吗?”  
　　很多人跟着怀疑:“是白雀吗?”  
　　话立即传过来:“是周家的二丫!”  
　　于是众人大笑。因为周家的二丫，是个脑子有毛病的姑娘，一个“二百五”。  
　　二丫走近了，明亮的灯光下，众人清清楚楚地看清了是二丫。  
　　二丫见那么多人朝她笑，很不好意思，又袅袅娜娜地走进了黑暗的树荫里。  
　　台上那个女演员满脸通红，低下头往后台走。再重上台来时，就一直不大好意思，动作做没做到家，唱也没唱到家，勉强对付着。  
　　台下有人忽然学她刚才的腔调:“那不是白雀吗?”  
　　众人大笑。  
　　女演员没唱完，羞得赶紧往后台跑，再也没有肯上台。  
　　台下的秩序从此变得更加糟不可言。很多人不想演了。桑桑和其它孩子、大人、乐手坐在台上很尴尬，不知道是撤下台来还是坚持着在台上。  
　　台下的人很奇怪:非想见到白雀不可。其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并不认识白雀，更谈不上对白雀演戏的了解。只是无缘无故地觉得，一个叫白雀的演员没有来，不是件寻常的事情。而互相越是说着白雀，就越觉得今天他们之所以来看戏，实际上就是来看白雀的，而看不到白雀，也就等于没有看到戏。这种情绪慢慢地演变成了对演出单位的恼火:让我们来看戏，而你们的白雀又没有来，这不是讴人么?这不是让我们白跑一趟吗?又等了等，终于有了想闹点事的心思。  
　　演员们说:“不要再演了。”  
　　宣传队的负责人说:“桑校长没回来。演不演，要得到他的同意。”  
　　“桑校长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呢?”有几个演员走到路口去望，但没有望见桑乔。  
　　台下终于有人叫:“我们要看白雀!”  
　　很多人跟着喊:“我们要看白雀!”  
　　这时演员们即使想演，实际上也很难演下去了。  
　　演员与乐队都撤到了后台。  
　　台下乱哄哄的像个集市。  
　　蒋一轮站在一棵梧桐树的黑影里，一脸沮丧。  
　　桑乔终于回来。演员们连忙将他围住，就听他说了一声:“我真想将白三这厮一脚瑞进大粪坑里!”  
　　三宣传队临时解散了。  
　　蒋一轮一连十多天也没见着白雀，一有空就到河边上吹笛子。白雀的家就在河那边的村子里。他想，白雀一定能听到他的笛子声。蒋一轮什么曲子也不吹，就吹《红菱船》，从头到尾地吹。吹的时候，直让桑桑觉得，白雀也在，并且正在出神地做那些优美的动作。  
　　对岸，有人站到河边来听蒋一轮吹笛子，但没有一个知道蒋一轮的心思，听了一阵，都说:畴老师吹笛子吹得好。”听得很高兴，仿佛那笛子是为他们吹的。  
　　蒋一轮吹笛子时，桑桑就站在自家水码头上看。但桑桑一直就没有看到白雀的影子。白雀仿佛永远地消失了。  
　　蒋一轮不屈不挠地吹着。  
　　但白雀就是没有出来。  
　　这是个星期天，蒋一轮一清早就去了河边上。蒋一轮今天的笛子吹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一往情深，如泣如诉。  
　　秦大奶奶既不知道蒋一轮吹笛子的用意，又不懂得音乐。她只是觉得这个蒋老师笛子吹得真苦，就颤颤巍巍地端来一碗水:“歇歇，喝口水再吹。”  
　　蒋一轮很感谢秦大奶奶一一蒋一轮现在很容易感谢人，喝了水，重新给笛子换了张竹膜。继续吹下去。  
　　蒋一轮直吹得人厌烦了，就听对岸有人说:健个蒋老师，有劲没处使了。”  
　　蒋一轮的笛音就象一堆将要燃尽的火，慢慢地矮下去。他朝对岸望望，垂着双手离开了。  
　　桑桑突然地看到白雀朝河边走来了。  
　　白雀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她一出现在桑桑的视野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地亮了许多。白雀走着，依然还是那样轻盈的步伐。她用双手轻轻抓着被放到了胸前的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方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扬了起来。  
　　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棵谏树下看了一眼。当她看到了谏树下已空无人影时，她向对岸到处张望了一下。而当她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不免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  
　　白雀显然想在岸边多呆一会。她作出要到河边洗一洗手的样子，沿着石阶走向水边。  
　　桑桑立即朝蒋一轮的宿舍跑。  
　　蒋一轮鞋也不脱，正和他的笛子一起躺在床上。  
　　“蒋老师!”  
　　“桑桑，有事吗?”  
　　“你快起来!”  
　　“起来干吗?”  
　　“去河边!”  
　　“去河边干吗?”  
　　“她在河边上。”  
　　“谁在河边上?”  
　　“白雀!”  
　　蒋一轮将身体侧过去，把脸冲着墙:“小桑桑，你也敢和你的老师开玩笑!”接着，用手一拍木床，学老戏里的腔调，大声道:“大胆!”  
　　“白雀真的在河边上!”  
　　蒋一轮又转过脸来，见桑桑一副认真着急的表情，就站了起来。  
　　“过一会，她就会走掉的。”  
　　蒋一轮慌忙朝河边走。但立即意识到这是在桑桑面前，就将两手插\*进裤兜里，作出很随意的样子。这样子在向桑桑说:“见不见白雀，无所谓的。”但脚步却是被什么急急地召唤着，走得很快。  
　　桑桑跟在后边。  
　　但桑桑看到的情景是:白雀的背影一忽闪，就消失在巷口，而白雀的父亲白三却倒背着双手，把后背长久地顽梗地停在河边上。  
　　以后的日子里，蒋一轮有时还到河边吹笛子，但越吹越没有信心，后来干脆就不吹了。他把笛子随意地扔在床里，都没有将它放进白布套里。白布套也被皱皱巴巴地扔在一旁。  
　　蒋一轮的课讲得无精打采，蒋一轮的蓝球打得无精打采……蒋一轮的整个日子都无精打采。  
　　蒋一轮变得特别能睡觉，一睡就要永远睡过去似的。蒋一轮天一黑就上床睡觉。蒋一轮上课总是迟到。蒋一轮的眼泡因过度睡眠而虚肿，嗓子因过度睡眠而嘶哑。  
　　女教师刘娅对他说:“蒋老师，你莫非病了?”  
　　蒋一轮自己也怀疑自己病了，去镇上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没有任何病。但蒋一轮就是振作不起精神，只想拥了被子，昏昏睡去。  
　　期中的一个星期，这一片的五所学校照例互相检查教学情况，这一天，轮到了油麻地小学。先是听课，各班情况都很好，只有蒋一轮的课，大家不太满意。蒋一轮的课显然没有好好准备，头绪混乱，差错不断。本来，这样的课都是早准备好了的。阅读课文花多长时间，提问题花多长时间，讲解花多长时间，都是经过反复计算的，就像是演奏一部曲子，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掐好了时间的。说上课，就缓缓进入，说下课，就在钟声马上要响起之际，正好告一段落，然后干脆利落地宣布:“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话音刚落，铃声随即响起。蒋一轮真糟糕，距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就弹尽粮绝。好一阵，就呆呆地望着学生和听课的诸位同仁，竟然无话可说。更糟糕的是，他的手表没有好好上弦，现在停住不动了。蒋一轮不知道离下课时间到底还有多远。想讲新课，又怕刚开了个头，下课铃就响了。就想:算了，就再等一会吧。可是左等右等，下课铃就是不响。  
　　陪同外校老师坐在后面的桑乔，一直冰冷着脸。  
　　孩子们起先还勉强坐着。但坐不多一会，就坐不住了，身上像爬虱子，开始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并开始小声说话。  
　　荒唐的是，蒋一轮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大家再耐心等一会，马上就要下课了。”  
　　外校的一个年轻女教师憋不住笑了。这笑声虽然是被努力控制了的，但孩子们还是听到了，大家互相瞧瞧，也傻乎乎笑了起来。  
　　蒋一轮满脸通红，额上出来汗珠，这才想起复习旧课。可刚等他说完“我们把课文翻到上一课”时，钟声却十分有力地敲响了。  
　　中午，由油麻地小学招待外校老师一顿饭。吃饭时，桑乔笑脸陪着客人，但始终笑得不大自然。那时，他就在心中暗暗指望着下午的作业检查，可为他捞回一点面子来。这一项，始终是油麻地小学的强项，是其他任何一所学校都无法与之抗衡的。况且，前三天，桑乔还专门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特地强调了一下作业的问题:作业就是人的脸，既然是脸就要干净，脸不干净要洗干净，作业做得糊里糊涂的，没什么客气的，撕了重来，一次不行，再撕一次，不怕把作业本全撕了，大不了再换个新本;当天的作业，必须当天批改，不得过夜……。开会之后，桑乔再在各教室门口巡视，就听见一片沙沙沙的撕纸声，像急雨暴打地里的玉米叶子，把桑乔自己都听得心惊肉跳。  
　　吃了饭，老师们打了一会扑克，就开始检查作业。情况确实蛮好，外校的老师们都说:“油麻地小学，学生们做的作业，干净得让人不忍看。”  
　　下午四点钟，外校教师们在做清点时，发现作业架上没有四年级的作文本，就对桑乔说:“桑校长，还差四年级的作文本。”  
　　桑乔对本校的一位老师说:“去问问蒋老师，四年级的作文本放在哪儿了。”  
　　“蒋老师不在。”  
　　桑乔说:他总在宿舍里批改作业，可能把作文本放在宿舍了，去宿舍看看。”  
　　是集体宿舍，其他老师也有钥匙，就打开门来，东找西找的，在蒋一轮的床头找到了那攘作文本，看也不看，就立即将它们搬到了办公室。  
　　外校老师一打开作文本，互相对了个眼神，，然后对桑乔说:“桑校长，你自己看一下吧。”  
　　桑乔看了一本，又看了几本，然后一句话也没说。他所看到的作文本，字是写得一塌糊涂，其中一本，还洒上了水，字漫i得几乎看不清一个。最要命的是，蒋一轮已有两周没有批改作业了。  
　　这次互查，油麻地小学插\*了一面黑旗。  
　　桑乔将外校教师送走后，在办公室暴跳如雷:健个蒋一轮，简直昏了头!”  
　　蒋一轮等到天已黑透，才回学校。  
　　桑乔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等着，见蒋一轮回来了  
　　走出办公室，给他留下一句话来:“明天晚上，你在全体教师会上作检查。”说完回家去了。  
　　蒋一轮作了检查之后，坐在桌前不知写什么，几乎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桑桑，很诡秘地将桑桑叫到树林里，将一封信交到桑桑手上:‘桑桑，把这封信交给白雀。”  
　　桑桑点点头。  
　　“悄悄的。”  
　　“我知道。”  
　　“现在就去。”  
　　桑桑把信揣到怀里。桑桑走出树林时，忽然觉得自己是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了。他有一种神秘感、神圣感，还外加一种让他战战兢兢的紧张感。他上路时，还探头探脑，四下张望了一下。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周围根本无人，即便有人，谁会去注意他呢?  
　　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桑桑就在蒋一轮与白雀之间传递了四封信，并即将促成一次幽会。  
　　桑桑对大人之间的事充满了好奇心。他好像一个爱东张西望的人，忽然看到了一道门缝。他渴望着能从这道门缝里看到大人的世界—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他在蒋一轮与白雀之间来回穿梭时，经常沉浸在一种夸张的感觉里。当他走进深深而空寂的村巷，当他面对一条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他的黄狗，当他在黑暗里迎面遇到几个人而装成一副游玩的样子时，他觉得他是一个机智绝顶、可以做成大事的孩子。他并不很了解蒋一轮与白雀之间的通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很愿意为他们跑腿送信。因为他觉得他也介入了这个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有了一种拿了入场券，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提前进入了场内的优越与得意。  
　　桑桑甚至在那天看荷塘边上蒋一轮与白雀于月光下排练时，就已在心里觉得，蒋一轮和白雀应该在一起——他们才应该在一起呢!  
　　这天天黑之后，桑桑把一条木船摇到了河那边的一棵大树下。  
　　船上坐着蒋一轮。  
　　木船静静地停在岸边。没有月亮，只有风。风吹得两岸的芦苇乱晃，吹得水起波浪，一下一下子拍打着河岸。树上有鸟，偶然叫一声，知道是风的惊忧，又安静下来。村子里，偶然传来一阵呼鸡唤狗的声音。到处是一个意思:天已晚了，夜间的寂寞马上就要来了。  
　　蒋一轮也像桑桑一样，在体验着一种紧张。但他在桑桑面前还要必须做出一个老师的样子来。他要给桑桑一个平静的而不是激动的样子，并且还要给桑桑一个印象:他与白雀之间，是世上最美好，最纯洁的友谊。  
　　桑桑听到了脚步声，从船上站了起来。  
　　白雀来了，白雀没有一点慌张的样子，像是要去做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她上了船，然后坐了下来，把双腿垂挂在船舱里，与同样姿态的蒋一轮正好面对面。  
　　桑桑摇着船，船在夜色\*下往前行。桑桑像所有水乡的小孩一样，八九岁时就能撑小船，而到十几岁时，就能摇楷，把一个较大的船运行起来。水乡的水面上，常见一个与船极不等称的孩子摇楷。那孩子埋着屁股，一仰一合，居然把楷摇出很大的水花来。要是在白天，桑桑会很得意地向两岸的人表演他的摇楷。那时，他会把动作做得很有节奏，很有模样。但现在他知道，谁也看不见他摇楷，就不去在乎动作一一他现在只想将船摇得快一些，早点让船进入芦苇荡里。  
　　岸上有人问:“谁在摇船?”  
　　桑桑不回答。蒋一轮与白雀自然更不会回答。船依然走它的路，谁也不去理会岸上的人。  
　　村庄与学校都渐渐地远去了，船正在接近大河口。  
　　“他们可以说话了。”桑桑想。  
　　可是蒋一轮与白雀并不说话。  
　　桑桑很纳闷:“好不容易在一块儿，怎不说话呢?”  
　　蒋一轮与白雀却就是不说话，那么面对面地坐着。  
　　天空有嘎嘎声。桑桑知道，那是夜行的野鸭子。桑桑能想像出，那队野鸭子，正在天空下整齐地飞着，但一个个样子都很滑稽—野鸭总是那么一副笨样子。  
　　船出了大河口，水面忽然一下开阔了。月亮从东边的树林里升上来了，水面上就有了一条晃动不定的银色\*的路。这条银色\*的路，直伸向远方，突然地就断了。桑桑顺着这条银色\*的路望去，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个芦苇荡。  
　　水面一宽，加上风大了一些，船便开始晃动。  
　　蒋一轮与白雀依旧不说话。  
　　桑桑想:也不知他俩干什么来了?大人的行为很古怪，让人想不明白。  
　　船到了芦苇荡。  
　　这是一片很大的芦苇荡，月光下一望无际。  
　　蒋一轮先上了岸。桑桑看到，蒋一轮伸过手来，本来是想拉一下白雀的，但白雀没有用他帮忙，自己跳到了岸上。他们面对着似乎无限深远的芦苇荡，一阵脚橱，很长时间站在那儿，不敢往深处走去。  
　　桑桑说:“我一个人就走进去过很远很远。”  
　　蒋一轮和白雀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几步，蒋一轮回头问:“桑桑，你呢?”  
　　桑桑说:“我要看船。”  
　　蒋一轮与白雀继续往前走。站在船上的桑桑看到，他们走着走着，就并排走了，并且渐渐地挨到了一起。当时，月亮很亮地照着他们。桑桑觉得他们的身影要比白天的长。后来，芦苇越来越稠密，直至完全地遮挡住了他们。  
　　桑桑坐了下来。他朝天空望去，天空干净得如水洗刷过一般。月亮像是静止的，又像是飘动的。他猜测着蒋一轮和白雀:他们是坐着呢，还是站着呢?他们在说些什么?桑桑猜测不出来，就不去猜测了。他依然去看天空。他忽然地觉得一个人独自守着船很孤单。他想让自己给自己唱一首歌。但还未等他唱，一缕笛音从芦苇深处响了起来，在十月的夜空下传送着。蒋一轮与白雀并未说话。这使桑桑很遗憾:难道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吹笛子的吗?  
　　就是。笛子响起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  
　　桑桑躺到了船舱里。隔着一层船板，他听到了流水声，叮叮咚咚的，像是在给蒋一轮的笛子伴奏。后来，桑桑迷迷瞪瞪地睡着了。当凉风将他吹醒时，他猛地激灵了一下:我睡了多久啦?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天和水，他有点害怕起来，立即起身，循着依然还在响着的笛音走过去。  
　　月光下，桑桑远远地看到了蒋一轮和白雀。蒋一轮倚在一棵谏树上，用的还是那个最优美的姿势。白雀却是坐在那儿。白雀并没有看着蒋一轮，用双手托着下巴，微微仰着头，朝天空望着。月亮照得芦花的顶端银泽闪闪，仿佛把蒋一轮与白雀温柔地围在了一个梦幻的世界里。  
　　桑桑拨着芦苇杆，想再朝前走几步。沙沙声惊动了蒋一轮与白雀。他们忽然意识到了时间的流动，抬头望了眼天空，就听见蒋一轮“哦”了一声，接着白雀说:“天不早了。”  
　　木船回到村前的大河时，村子已在月光下早已睡熟了。  
　　五桑桑充当了一个可笑的角色\*。但人家桑桑愿意。温幼菊说“桑桑是蒋一轮的谍报人员”。桑桑的母亲说“桑桑是蒋老师花钱雇的一个跑腿的”。桑桑不管别人怎么说，照样地做他愿意做的事。  
　　唯一使桑桑感到遗憾的是，那些信只是在他身边稍微作了一下停留，就不再属于他，而被送到了蒋一轮的或白雀的手上。那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秘密。而这些小秘密，只是在他眼前晃一晃，便消失了。就仿佛有人总往他的口袋里塞进一块糖，可还是很快又被人家掏走了。  
　　桑桑在心里记着他给蒋一轮和白雀一共传了多少封信。而当这个数量变得越来越大时，他就在心底里慢慢地生长出一个念头:我也可以看看吗?就这一个念头，就惊得他东张西望了好一阵。但这个念头很顽固，竟不肯放过桑桑。  
　　这是一个星期天。  
　　桑桑又走进了深深的小巷。从走进小巷的那一刻起，桑桑就觉得白雀会从家里走出来，然后她回头看看，见没有父亲白三的影子，就会把一封信从袖笼里抽出来交给他。  
　　桑桑开始唱歌。  
　　白雀果然出来交给了桑桑一封信。  
　　桑桑把信揣到怀里，依然唱着歌，但唱得颤颤的，像是穿着单衣走在寒冷的大风里。  
　　桑桑出了小巷，就飞快地往学校跑。几乎每回都是这样。他总想立即把信交给蒋一轮。他喜欢看到蒋一轮在接过信时的那种两眼熠熠发亮的样子。  
　　蒋一轮被桑乔叫走，到镇上购买办公用品去了。  
　　桑桑有点扫兴。  
　　桑桑一边走，一边从怀里掏出白雀的信，将它举起来，在阳光下照着。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一块神秘黑影。  
　　正往池塘里倒药渣的温幼菊在一旁笑着:‘桑桑，你在偷看蒋老师的信。”  
　　桑桑说:“谁看啦?我没有看。”  
　　“你想看。”温幼菊说。  
　　“我才不想看呢。”桑桑把信重新放进怀里，立即逃走了。  
　　桑桑搬了张梯子，从鸽笼里掏出一对羽毛未完全丰满的鸽子，双手将它们一只一只地抛到空中。其中，一只直接就飞到了房顶上，另一只却在飞起来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落，竟然晃晃悠悠地飞了好几圈，最后落到了河边上的草垛上。桑桑在下面赶它，未能赶得了它，就爬上了草垛顶。那只鸽子见了桑桑，就矮下身子，几次要做出飞的样子，可又没有飞，直到桑桑马上就要抓住它了，它才一拍翅膀飞到了房顶上。  
　　桑桑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在草垛顶上躺下了。  
　　大草垛很高，桑桑一躺下，谁也看不见他。  
　　桑桑躺在草垛顶上，看天看云看过路的几只别人家的鸽子。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那封信。他把信拿出来，又对着阳光照着，并且是长久地照着。当然还是什么也没瞧着。而越是什么也没看见，他就越想看见。他坐了起来，低下头向四处看了看，见空无一人，心禁不住一阵慌慌乱跳。  
　　河边大树的树顶上蹲着一只灰黄色\*的鸟，歪着头，看着草垛顶上的桑桑。  
　　“我就看一眼，只看一眼!”他吐出了湿流流的舌头，用舌尖上的唾沫反复地浸润着信口。  
　　那只鸟“呀”地叫了一声。  
　　桑桑一惊，将信立即扔在了草垛顶上。他抬头看到了那只鸟。他觉得那只歪着脖子的鸟也很想看这封信。他把信又捡了起来。唾沫涂得太多，在信封口漫开来，留下一片湿印。他又顺手从草垛上拔下一根草，用草茎将信封口轻轻剔开了。他又看了一眼那只鸟，将信封口朝下，这么轻轻一磕，将里面的信倒了出来。  
　　那只鸟拍着翅膀飞开了。它飞的样子很奇特:往前一窜一窜，每一窜都很有力迅捷，并且是不住地往高空中窜，像枚多节火箭，不一会就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而这时，它在高空非常清脆地叫响了，声音象清风吹进玻璃瓶口时发出的声音。  
　　桑桑抖抖索索地将信打开了。厚厚地，大概有三四张纸。  
　　桑桑正要去念信时，听到了鸟翅声，抬头一看，那只鸟居然又回来了，并且还是站在刚才那根柔软的枝条上。  
　　桑桑刚看了个开头，脸就刷地通红，并且立即闭上了眼睛。他感觉到阳光透过眼皮时，他的眼前是淡红色\*的。  
　　风吹着手中的信纸，发出一种扰人的声响。  
　　桑桑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但桑桑没有去看信，却去看了一眼枝头上的那只鸟。那只鸟半闭着眼睛，似乎无心想知道信的内容，在打纯儿。  
　　接下来，桑桑看一阵，就闭一阵眼睛。他觉得那些话说得都很奇怪。他还从没听过这样柔和的语言。桑桑是作文高手。桑桑觉得那些句子，都是挺美的。放在往常，桑桑每次在看到书中一段他认为写得很美的句子或段子时，都会将它们摘抄下来。桑桑觉得白雀的信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可以摘录到笔记本里的。但他又拿不太准，这是否也属于那种可以摘录到笔记本里的的句子。他以前没有见过这样一种美句子。不管怎么说，桑桑觉得这些句子确实挺美的。桑桑想:是不是这样的信，都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呢?  
　　白雀写得一手清秀的字。信干干净净的。  
　　桑桑的手出汗了。桑桑的手一直不算干净。因此，桑桑在信上留下了黑黑的手指印。这使桑桑到很羞愧。他把信放在草垛上，把双手拿到裤子上，仔细搓擦起来。他哪里想到，正在这时，来了一阵风，哗啦一下将信吹了起来。他惊得用双手去乱抓在空中飘着的，并用身体去乱扑正在草垛顶上翻卷着的，这才勉勉强强地将信与信封抓住了，压住了。但还是有一页纸被风吹跑了。  
　　这一页纸，象是一窝小鸟里头最调皮的一只，居然独自一个脱离了鸟群先飞远了。  
　　桑桑趴在那儿不敢动，因为他的腹下压着另外几页纸。他只能先眼巴巴地看着那张纸在空中一晃一晃地轻轻地飘动着。  
　　枝头上的那只鸟，见了那张飘忽的纸，大概以为也是一只鸟，就从枝头飞下来，与那张纸在空中翻上翻下地旋舞起来，很像是一对空中的舞伴。  
　　那一页纸进到风口里去了，看样子，一会半会还没有落下的心思。  
　　桑桑一边用眼睛盯住，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腹下所压的其它几页纸，一页一页地捉住。他看到那页纸越飞越低，越飞越低，正向河里飘去，也来不及去整理那几页纸，只是胡乱地将它们揣进怀里，跳下了草垛，直向那页纸追过去。  
　　那页纸越是接近地面，下落得就越迅捷，像是飞不动了。  
　　桑桑跑到离它还有十米远的地方时，它突然被一股气流压住，几乎垂直地掉在了河边上的一个烂泥塘里。  
　　桑桑将它捡起一瞧，只见上面沾满了泥水。他提着这页纸，一脸沮丧。  
　　桑桑突然起了立即摆脱这封信的念头，将怀里的那几页纸掏了出来，慌忙地将它们连同那一页掉在泥塘里的纸一起，都扔到了河里。他看了一眼横七竖八地在水上飘着的纸，赶紧逃离了河边，就像一个罪犯逃离犯罪现场一样。  
　　桑桑回到了自家的院子里，忐忑不安地坐在门槛上。那几页纸总在他眼前飘动着。他开始编织谎言。然而被那几页纸的飘动所干扰，老也编不下去。他低头时，偶尔看到了还未扔掉的信封。这时，他就有一种看见了一只出尽了小鸟而空留在枝叉上的鸟巢时的感觉。他把信封使劲抖了抖，终于什么也没有抖出来。  
　　“它们大概已经漂远了。”桑桑想。他感到不安，仿佛是他的几只鸽子，被他抛弃了似的。他起身又来到了河边。  
　　那几页纸居然没有漂远，却聚拢到了码头上。他看到，那张沾了泥水的纸，在水面上这么漂了一会，已经干干净净了。桑桑就很懊悔，当时，将它在水里洗洗，晒干了不就行了?他连忙跑到水边上，将那些纸又都捞了上来。他找了一个有阳光、但没有人的地方，很小心地将它们一页一页地剥离开来，晾在了几根低垂的树枝上，然后就在一旁守着，等它们被太阳晒干后，好抹抹平再装进信封里去。  
　　这时，桑桑听见了脚步声。他探头一看，见温幼菊正朝这边走来，并且只剩下几步远了。他连忙从树枝上摘下那些纸。在摘的过程中，纸被树枝勾住，有两页被撕破了。桑桑怕被温幼菊看见，这一回，索性\*将它们团成一个疙瘩远远地扔到了河里，然后拔腿他跑掉了蒋一轮回来后，在桑桑家院门口站了一下。桑桑看见了蒋一轮，但没有过来，看他的鸽子去蒋一轮想，桑桑今天没有给他带来白雀的信，也就走了。桑桑没有想到，白雀的这封信，是封很要紧的信。  
　　六关于白三的脾气，油麻地人有最确切的评价:“嘴里叼根屎撅子，拿根麻花都不换。”  
　　白三平衡能力很差，走一座独木桥时，走了三分之二，掉到了河里。但白三并不朝只剩下三分之一距离的对岸游去，而是调转头，重新游回岸这边。他不信就走不过这座独木桥去!白三水淋淋地又站到了桥头上。当时，村里正有个人撑船经过这里，说:“我用船把你送过去。”白三说:不!老子今天一定要走过这座桥!”他又去走那根独木。这回比上回难走，因为他一边走，一边往独木上淋水，把独木淋滑了。他努力地走着，并在嘴里嘟嘟嚷嚷地骂个不停，既骂独木，也骂自己。结果，只走了三分之一，就又掉进了河里。他爬上岸来再走。撑船的那个好心人，一笑，说了声“这个白三”，也不管他，把船撑走了。白三连连失败，最后大恼，搬起那根独木，将它扔进水中，然后抱住它游到对岸。  
　　白三现在坚决反对白雀与蒋一轮来往。  
　　白三瞧不上蒋一轮。白三就白雀这么一个女儿。他要把她交给一个他看得上的人。  
　　但白雀看得上的人就是蒋一轮。白雀走到哪儿，眼睛里都有蒋一轮，总能听见他的笛音。  
　　白三说:“那个蒋一轮，一个穷教书的，有什么好的!”  
　　白雀不理白三，梳她的头，照她的镜子。  
　　白三很恼火，就把她的镜子扔在地上:“他老子是个大地主，他是小老婆养的!”  
　　白雀哭起来:“小老婆养的又怎么啦?小老婆也是老婆。有老婆总比没老婆的强。”  
　　白三操起扁担来要打白雀。因为白雀的话象把利刀戳在了白三的心上:白三没老婆，白三的老婆在白雀还不满一岁时跟人跑到江南去了，白三一直是个光棍。  
　　白雀知道白三不会打她，哭着，梗着脖子，肩一耸一耸地抽动着，站在那儿不动。  
　　白三明白:白雀大了，有心想飞了。但白三无法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要请人给白雀另找个男人，他就是不能把白雀交给蒋一轮。邻居张胜家早看上了白雀，想把白雀说给他的外甥谷苇。谷苇是镇上的文书。白三见过这个白净的一副书生气的谷苇。张胜知道了白三的心思，说:“这是好事。让两个孩子先见见面。”白三就让白雀跟那个谷苇见面。白雀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见谷苇，白雀似乎也在哪儿见过谷苇。白雀没有坚决地拒绝白三。她想让蒋一轮帮她坚决起来。于是就写了那封信，问蒋一轮怎么办，还约了蒋一轮在村后的大磨坊旁见面。  
　　到了约定的时间，白雀装着到自家菜地干活的样子，挎着一只篮子去了大磨坊旁。  
　　没有收到信的蒋一轮，当然不会出现在这里。  
　　白雀就站在黄昏的风中等蒋一轮，一直等到天黑。她有点害怕了，只好往家走，路上就生了蒋一轮的气:商量这么要紧的事，他也敢耽误。但白雀想到了在过去的日子里，蒋一轮从未失约过，甚至每次都是他先到场，就怀疑自己把日子记错了。是黄昏，这一点肯定没有错。但，是哪一天的黄昏，她不敢肯定了。因此，第二天黄昏，白雀又来到了大磨坊旁。其情形与昨日一样。这回白雀另想原因了:他才不在乎呢!白雀一路上就在心里说:我也不在乎，我明天就见谷苇!回到家，她真的对白三说:“不是让我见谷苇吗?我见。”  
　　蒋一轮一直等不到白雀的信，又惶惶不安起来，又去河边上吹笛子。  
　　白雀听见了，但白雀并不去想主意摆脱白三的眼睛，到河边上去看蒋一轮。白雀已见过谷苇了。白雀见过谷苇之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她似乎有点后悔见谷苇。  
　　心里最不安宁的是桑桑。他那天打开信，实际上只看了几行字。他想:那信里肯定有要紧的事，我把他们的事耽误了。一见到蒋一轮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就低下头去。蒋一轮讲课时又心不在焉了。桑桑听课，更是听得心不在焉。他的脑子里，老是那几页纸在哗啦哗啦地翻动。  
　　桑桑想从白雀那儿再等得一封信。这天，他又出现在巷子里，唱起了歌。他一边用地上随便捡起的瓦片在沿巷而立的墙上划着道，一边唱。从巷头唱到巷尾，又从巷尾唱到巷头。走到白雀家门口时，就把声音放大了唱。但却总不见白雀出来。他想可能是白雀睡觉没有听见。他看了看墙上被他划下的一道道印迹，决定不唱了，改成大叫:  
　　一颗星，  
　　挂油瓶!  
　　油瓶漏，  
　　炒黑豆!  
　　黑豆香，  
　　卖生姜!  
　　生姜辣，  
　　叠宝塔!  
　　宝塔尖，  
　　戳破天!  
　　天哎天，  
　　地哎地，  
　　三拜城隆和土地!  
　　土地公公不吃荤，  
　　两个鸭子回圈吞!  
　　他几乎是站在白雀家门口叫唤的。但即便是这样，白雀也没出来。“白雀姐，是不想理蒋老师了，也不想理我了。”他低垂着头，离开了白雀家门口。  
　　当天晚上，桑桑推开了蒋一轮宿舍的门，说:“那天白雀姐给过我一封信，我把它弄坏了，就把它扔了……”  
　　蒋一轮“哎呀”了一声，双手抱住脑袋，就地转了一圈，然后扑通把自己放到床上，又咚咚咚地捶了几下床板，又用双脚互相将脚上的皮鞋一一蹬下，滴笃两声，落在了地上:“我的桑桑吔!”  
　　桑桑笔直地站在门口。  
　　蒋一轮歪过头来，朝桑桑苦笑了一下。  
　　桑桑走了，但他没有走多远，蒋一轮将他叫住了:“桑桑，你过一会来找我。”  
　　当桑桑双手接过蒋一轮抢写出的一封信，后脑勺被蒋一轮富有意味地拍了一下之后，几天来一直惶惶不安的他，如释重负地向校门口跑去。  
　　白雀家的大门已经关上了。桑桑屋前屋后地绕来绕去，既无法进屋，也无法看到白雀。他要有补过的表现。他必须于今晚将信送到白雀手上。但他又确实无计可施。他想敲开门。但开门的肯定是白三，而不会是白雀。白雀住在里屋，白三住在外屋，走到白雀房前去，必须穿过白三的前屋。今晚上见到白雀，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桑桑失望地站在黑洞洞的巷子里。  
　　桑桑走出巷子时，看到了大河那边的油麻地小学，并且很快看到对岸立着一条长长的人影:蒋一轮在等待他送信的消息。  
　　桑桑又转身走进了巷子。  
　　桑桑爬上了矮墙，又从矮墙上爬到了白雀家的房顶上。他趴在天窗上往里看，首先看到了一只半明半暗的小马灯挂在木柱上。接下来，他就看清楚了:这间大屋里，既睡着白三，还歇着一条大公水牛。一是天冷，二是怕牛拴在外边被人偷了，白三像这个地方上的许多人家一样，将牛牵到了屋子里。此刻，白三已经在一张老床上睡熟了，而大水牛却还在墙角里慢慢地吃草，两只大眼在昏暗的马灯光下闪着亮光。  
　　桑桑望着白三模模糊糊的面孔，忽然对白三生起气来: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全是因为他!桑桑起了一个恶毒的念头:拉开天窗，然后站起来，解开裤带，让裤子落在脚面上，对着天窗口撒尿，直撒到白三的脸上，惊得他叫起来:“哦哟，屋漏雨了!”桑桑想像着白三被“雨”淋了的时候的样子，坐在屋脊上傻笑起来。  
　　桑桑终于没有办法，只好从屋顶上下来。而就在他双脚刚从矮墙溜下，一接触到地面时，他忽然由刚才的撒尿造雨的念头引发出一个主意。他到处乱转着，终于在一个人家的门口发现了一只铁壶。他拿了铁壶，到河边上提了一铁壶水，然后带着这一铁壶水吃力地又重新爬到屋脊上。他趴在天窗口，仔细观察了白三，认定他已经睡死，就轻轻地拨开了天窗。水牛差不多就在天窗下的位置上。他在屋脊上一笑，慢慢地倾斜着水壶，水从壶嘴流了出来。随即，他听到了水落在地面上时发出的噼哩啪啦的声响。  
　　白三动了动身子。  
　　噼哩啪啦的水声大起来。  
　　白三连忙翻身起来，衣服都未来得及披，下了床，操起一只早准备好了的带木柄的硕大木桶，送到了牛的腹下去接尿。  
　　水牛安闲地嚼草并无动静。  
　　白三耐心地等了一会，并未接到尿，对牛骂了一声“畜牲”，抖抖索索地上床去了。  
　　桑桑等了一会，又开始往下倒水。  
　　还未暖了身子的白三大骂一声“这畜牲”，只好又赶紧下床，端起木桶去接尿。  
　　无尿好接。白三左等右等，未等得一滴，很恼火，扔下木桶，在牛屁股上狠扇了一巴掌:“找死哪!”上床去了。  
　　桑桑把事情做得很有耐心。他等白三差不多又快迷糊上再也不想醒来时，又开始往下撒尿—桑桑当时的感觉就是撒尿。  
　　嚼哩啪啦的声音很大，是大雨谤沱时檐口的水流声。  
　　白三一拍床，骂了一句脏话，坐了起来，看那牛在嘴里说着:“我看你尿，我看你尿……”  
　　牛不尿，只嚼草。  
　　白三骂骂咧咧地穿衣起了床，解了牛绳，牵着它就向门外走:“畜牲，活活冻死你!”  
　　桑桑立即伏在了屋脊上。他在听到吱呀一阵开门声之后不一会，就看见白三牵着牛走进了巷子里，然后朝巷子后面自家的大草垛牵去——那是白天拴牛的地方  
　　白三和牛走远了。  
　　桑桑不管铁壶了，赶紧从屋上下来，跑进了白雀家，拍响了白雀的门。  
　　白雀居然没睡，拉开门，见了桑桑，吃了一惊:“桑桑?是你?你怎么进来的?”  
　　桑桑什么也不说，把信从怀里掏出来，交到白雀手上，转身就跑。  
　　桑桑出了巷子，一路胡乱叫喊，闹得好几个人从睡梦里醒来，含糊不清地问:“谁家的孩子在外面喊什么?”  
　　七蒋一轮与白雀又见面了。白雀自然不再生气。但白雀与蒋一轮之间，似乎有点生分。白雀也说不出原因来  
　　这一天，谷苇到油麻地来了。  
　　油麻地的人就装着去白雀家借东西或路过这里的样子，往屋里看谷苇。看完了，他们就在巷头或地头说:“白雀家来的那个男的，人样子长得不错。”  
　　白雀几乎没有露面，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谷苇在白雀家坐坐，就去了舅舅家。在舅舅家又坐了坐，就回镇上去了。  
　　白雀去镇上买雪花膏，在街上遇到了谷苇。  
　　谷苇说:“去我那儿坐坐吧?”  
　　白雀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快要放寒假时，蒋一轮从桑桑手中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他好象感觉到了什么，就把门关上了。桑桑几次有意路过蒋一轮宿舍的门口，看到那门总是关着。直到傍晚，桑桑才看到蒋一轮将门打开。蒋一轮倚在门框上，双目无神，脸色\*仅仅在不到一天的工夫里，就变得憔悴不堪。桑桑甚至隐隐地觉得，蒋一轮的脸上有干了的泪痕。  
　　桑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桑桑也陷入一种无名的伤感里。  
　　放了寒假，蒋一轮就回家了，一去好几十天，也没有到学校来。  
　　大年三十那天，桑桑去田野上找鸽子，远远地看到，河边上，白雀正与一个男的一起，慢慢地往前走。白雀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紧身棉袄，头上是一块鲜红的头巾，在景色\*萧条的冬季里，让人觉得十分温暖。白雀老低着头，一边走，一边不时地用手去抓一下金黄的芦苇叶。桑桑觉得，白雀的背影，白雀走路的样子，都格外的好看。桑桑知道，那个男的叫谷苇。谷苇虽然没有蒋一轮高，但后背与腰杆笔直，显得十分的英俊，一头的黑发，在河上吹来的风中飘动着。  
　　桑桑没有再找鸽子，就回家了。  
　　开学的第二天，白雀把一个干干净净的布包包交到桑桑手上:“桑桑，这里面是他的信，请你把它们交给他。”桑桑抱着布包包，犹如抱了一个沉重的悲哀。他把信从布包包里拿出来看了看，厚厚的一大摞，用红色\*的毛线很认真地捆扎着。他在校园外面转了半天，才把这个布包包交给蒋一轮。  
　　蒋一轮一副很平静的样子，从桑桑手里接过这个布包包:“谢谢你，桑桑。”  
　　隔了两天，蒋一轮也交给了桑桑一个布包包，一副歉疚的样子:“桑桑，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桑桑接过布包包。他知道那里面都是白雀的信。  
　　这天傍晚，天空轻轻飘着细雪。  
　　蒋一轮站在花园里，将那些倾注了他诗与梦一般情思的信，一封一封地投到了火里。  
　　桑桑在离蒋一轮很近的地方站着。他看到纸灰与雪在一起飞舞，火光在蒋一轮寒冷的脸上，不住地闪动，并把他高高的身影摇晃着。

# 我的妈妈是精灵



##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没有发生以前，常常就像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一样。这是我的经验。

那天傍晚，爸爸在桌边打开当晚的《新民晚报》，我家的信箱太小了，每次邮递员总要把报纸叠得皱皱巴巴的，才放得进去。爸每次一层层地剥开它们，都说：“明天一定要换新的信箱。”可爸爸太懒，他并不去做。

妈妈从厨房里把烧好的菜端出来，妈今天烧的是蘑菇炒肉片，最上面的肉片颤颤巍巍的。她对我说：“马上就好了，你先吃，吃了今天的蘑菇，你下次体育课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因为兔子吃的蘑菇没有放油里炒熟。”

我从来不喜欢吃饭，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饿过，可今天很着急，把桌子都准备好了。妈今天为了赶画《红与黑》的插图，烧饭晚了。而我要吃完饭才能看教育电视台的《成长的烦恼》。现在除了语文数学课本，美国的电视剧《成长的烦恼》，就是我们班上全体同学都知道的东西，我和许多人一样，最喜欢的是它的开头，—张张照片叠在一起，一个人眼看着就从小毛头（婴儿）长大了，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我们都盼着长大，可以不要天天上课受苦。我是那么爱这部电视剧，以至也喜欢照相这件事了，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个小的傻瓜照相机，只要一有空，我就自己拍一些照片。只是我的技术不好，拍出来的妈妈，总是没有影子，也很模糊，拍出来的小朋友，倒是很清楚的。

我在为爸爸倒酒，爸爸是外科医生，就是那种拿了一把刀杀人家肚子来养活我和妈妈的人：他每天回家时都是好累的样子，从来不用他的那套钥匙自己开门，他不耐烦摸钥匙，他永远是“嘭嘭”地敲门。走进家门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受了苦的样子，好像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天王知道要被老师臭骂了，一步一步，怕踩死蚂蚁似的走向老师的那种样子。所以他常常在晚上喝一点酒，然后他的脸会很快红起来，然后，就活过来似的开始说话。他非常仔细地读晚报，连中缝里的寻人启事都看，好像他家也丢了人一样。

他坐在他的专椅上（那是一把摇摇椅），哈嗒哈嗒用力地摇着，然后把报上的事告诉妈妈，妈妈总是顺着爸爸说话，爸爸一说报纸上的房产广告骗人，妈妈就说：“什么离地铁仅100米，要么最大号的翅膀的速度的速度是100米啦。”妈手里常常在赶画着什么白天没画完的插图，她是个自由职业的画家，在家里工作。

桌子上有三个杯子，爸爸的杯子要倒黄酒，我的杯子要倒雪碧，因为我没满16岁，不能喝可乐。妈说可乐里面有一种东西，会沉淀到小孩的牙齿上，把小孩的牙变黑。妈说，女孩子不能有黑牙，中国古代的女人都长着黑牙，所以她们从来都捂着嘴笑。妈常说这样的话，爸爸一听到就会说：“不要瞎三话四（瞎说）。”妈妈的那个杯子要倒上可乐，她热爱可乐。我们家的三个人，每天吃饭都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用自己的杯子。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自己把爸爸和妈妈的杯子搞错了，等我反应过来，妈妈的杯子底已经被我倒上了一点黄酒。可它的颜色真的与绍兴黄酒的颜色差不多，我知道妈妈从来不吃酒，甚至也不吃醉虾。可杯子底的那一点点酒色，真的看上去一点危险也没有，那天我们体育课上跑了步，我的腿很酸，《成长的烦恼》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我不赶紧坐下来吃，就来不及看开头了。我借着妈妈的杯子尝了尝，只是有一点酒味道，和可乐里的中药味道也没差多少。

爸爸在后面的大摇椅上大喝一声：“陈淼淼，不准偷喝可乐，牙要黑的。”

吓我一大跳。

妈妈听到，也在厨房里跟进一句：“陈淼淼，不要偷喝。”

小孩子的灵魂长得不牢，是不可以吓的。被他们俩一叫，我马上把真的可乐哗地冲了进去。是怕他们发现了我的的真实小错误，还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小孩子在爸爸妈妈的一声大喝里，就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

妈妈的杯子里倒满了真的可乐，我也不能把整杯可乐都倒掉啊，太浪费了。

那时候我想，下次我一定注意。因为心虚，我特别把可乐大瓶子竖在妈妈的杯子旁边，证明里面全是可乐。

这时，妈妈把饭盛来了，自从爸爸开始在晚上喝点酒．妈妈就坐在育爸爸最远的那一边桌子吃饭，她甚至不喜欢闻到酒的味道。

妈妈喝了她的可乐。

妈突然满脸一白，含着第一口可乐，推开桌子跳将起来。她的眼睛瞪得好大，惊慌地看着爸爸，然后又射向我。

爸也跳起来，一把接住了妈妈。

妈妈的身体在爸爸的胳膊里轻轻挂下来，像一块最轻的绸子。爸爸挽着蚂妈的身体就往他们卧室里去。在走廊里拐弯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垂下来的双腿像绸子衣服被风吹过的时候那样，飘了起来。

像太阳从云里一点点爬出来，阳光一点点地在地上亮起蒸那样，妈妈那飘飘摇摇的两只脚一点点地变成了蓝色。

我吓呆了，我以为是科幻电影，不是真的，只是像真的一样，就像《ET》。

本来我想帮妈妈托住脚，可我害怕。她软软的脚又飘了一下，红色的布拖鞋从她蓝色的、透明的脚上滑了下来，“砰”地落在我面前，像不小心从桌子上碰下来的一个苹果。

我大叫一声。

我从来没听到过有这么尖、这么恐怖的声音，我都让它吓住了。

在我吓得尖叫的时候，爸爸已经把妈抱进了他们的卧室。遥远的灯下，我看到妈妈的脸也变成蓝色的了，像一张蓝色的手帕，那么轻，那么薄，那么飘飘摇摇的。接着，看不清了，被蓝布遮了起来似的，妈妈的脸不见了。

妈妈成了一团蓝色的影子。

我不敢靠前，也不敢自己在客厅里呆着，妈妈座位上的那一小碗饭，还在冒着一点点白色的热气，就好像妈妈马上就会出来一样。我拉着爸爸衣服，紧紧靠在爸爸的后背上。我的心好像很痒一样的，它不停地发着抖。我看到了妈妈的手，它们还是从前的那种细细长长的，可现在是蓝色的，紧紧地握着，上面布满了蓝色的细小的皱纹，它在我的尖叫声里慢慢地松开，伸出一只手指，轻轻地摇了摇。这是妈妈的动作。

“别怕，陈淼淼，她是妈妈。”爸爸这时腾出手来，搂住我。爸的手真凉，湿乎乎的全是汗。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冷汗，就是爸爸手心里的那种冰水似的汗。

“她怎么了？”

“她一定是喝下酒了，不能喝酒。”爸说。

“她喝醉了？”我问，“快送妈妈去医院呀。”

我想起来了卫生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说，急救中心的电话是120。

爸爸转过脸来，抱着我，望着我，看了我半天，说：“陈淼淼你不要怕，你看见了我们家的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爸爸告诉你，你的妈妈不是真正的人。”

我听不懂，妈妈不是人，那是什么？

“是真的人以外的一种人，我们这个世界很大。”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看爸爸那费力的样子，好像是很惭愧说出这件事。

“你是说，妈妈是鬼魂？”

我想起来每年暑假都在中午的儿童节目里播放的小鬼魂盖思波的动画片。可它是动画故事啊，小魂灵生活在大森林里，和一大群会说人话的动物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在上海一师附小上学，会放很臭的大蒜屁，不一样啊，我是真的！可怎么也看见了鬼魂了呢。

“不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爸爸马上纠正我说，“另外的一种人。”然后他紧了紧搂着我的手，有一点悲痛地安慰我说，“你别怕，她不会害你的，她不是你说的那种鬼魂。”

“那是什么？”我问。

“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蜜蜂的巢一样，有好多洞洞，住着不同的人。妈妈是另外一个洞洞里住的人，它们不害人。你说你妈妈害过人吗？”

“看上去它和人一样的！”我想起来妈妈平时的样子。

“可也不是真的人。你看——”爸指指妈妈，他袖子带起来的风，都能把妈妈吹得摇晃半天。爸赶紧过去把门窗关紧，怕风把妈妈吹跑了。

她那么轻，幸亏被子重重地压着她，看上去像是被压住的一个氢气球。气球散发出来的是橡皮气味，而她却散发着很浓重的黄酒气味。这真是奇怪，她连一口都没喝下去，只是沾了一点点啊。看样子，她也不会吃人，不像书上写的那些真正的鬼魂。她怎么能吃人呢，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是我犯了大错误，好在爸爸没心思追查。

爸爸说，酒里的酒精，是它最怕的东西，一碰就会叫原形。

紧闭门窗的爸妈的卧室里，有一种从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的阴冷的寒气，像冰箱打开了门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带水的寒气。那是妈妈的床上发出来的气味。当你仔细地闻，就能闻到里面的一种甜甜的腥气，让我想要吐出来。妈妈像是一块那样的冰。

爸爸的身体很暖，他的肚子那里软软的，让我靠着，他握着我的手。

“我是它生的？”我问。

“是的。”爸爸说。

“那我是一个人呢，还是那种蓝色的人？”我问。等我问出来，心里才害了怕，要我也是和妈妈一样的人，我怎么办？

爸爸说：“谢谢老天，你是一个真正的小孩。”

爸爸看了我一眼。爸爸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被放大了，被放得那么大，那么大的黑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好像里面还有许多马上就要说出来的秘密，一些可怕的秘密。从前我没有注意到，可今天我是为了看他是不是在骗我，所以用心地看他，眼镜后面的大眼睛，让我害怕起来。要是爸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呢？他什么都知道，可要是我不问，他就什么也不说，我怎么能知道他就不是蓝人呢？

我大叫一声，从爸爸身上弹了出去，我没有站稳，向妈妈的床倒了 过去，我压在妈妈的身上了，可好象也没有牙着，我的身体撞在床板上，我听到妈妈的被子里发出了很细的一声呻吟，像小猫的那种柔弱而凄凉的叫声。

刺骨的凉气，还有一种腥气，真的是腥气，我在有一次和李雨辰一起杀死一条蚯蚓的时候也闻到过那种从土里来的腥气。

我跳起来，夺门而出。

后面有一条大大的黑影子罩了上来！是爸爸。

我尖叫，叫得比救火车还要尖，还要响。可爸爸从后面抱住了我。爸爸的身上真的是暖的，而且有一种温暖气昧，爸爸在我的尖叫声里大声申辩：“我不是蓝人，我不是蓝人，我和你都是一样的人，真正的人。”

我们来到了客厅里，我想起来爸爸说蓝人不能碰酒，就点着酒瓶子对爸爸说：“你喝，喝了才能证明你是真的。”

爸爸拿过酒瓶子来就喝，马上，爸爸的脸红了，爸爸的额头红了，爸爸的脖子都红了，他的手还是暖的，他的脚也很重，爸爸不是蓝人，真的。这时我想起来，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就是每晚要喝黄酒的。

我也想喝，我也想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人，虽然我是妈妈生的孩子。可要是我变了呢？

爸爸把酒瓶子送到我嘴边，说： “你也喝，别怕，你刚刚碰到了它，更得喝点。”

黄酒是苦的，又辣，像放了辣椒水的咳嗽药水。我喝下一小口，它像一小条火，在我的肚子里熊熊燃烧起来。我的眼睛马上就肿起来一样，看不清东西了。发蓝了吗，发蓝了吗，我把自己的手举到长桌子的灯下，透过了灯光的手，是金色的，能看到里面细细长长的骨头。

再喝了口酒，全身都烫了，连脑子里面都是烫的。

撩开我的衣服，我的肚子在灯下面很白，一点也不蓝。

“我蓝了吗？”我问爸爸。

“没有，陈淼淼。”爸爸说。

可为什么妈妈是蓝的呢！那蓝色的一团东西，怎么是我的妈妈呢？我的心里真正难过起来，我的妈妈是常常说乱七八糟的话的好玩的人，是手指凉凉的，在冬天要碰我身体时，总先暖好了手的好妈妈啊，她现在哪里去了呢，她变成了一个让我那么害怕的东西。

我哭了。

爸爸抱着我，他说：“别哭啊，别哭啊。”

妈妈不是为了吃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她想做什么呢。她和我们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多么奇怪啊。

爸爸说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自己问妈妈，她明天早晨会恢复正常的。

“那么说，你从前也看到妈妈这样过？”我问。

爸爸点点头，很惭愧的样子：“在妈妈生你的时候，她不要去医院，因为怕酒精。”

都那么多年了啊，爸爸妈妈瞒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小孩！

爸爸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照片上妈妈总是没有影子，也很模糊？是因为妈妈与我们不是一种人，她从来都没有影子。而且对照相机来说，她不够实在，就像你一般拍不出很薄的云一样。”

爸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要让你这么早就知道家里的秘密干什么呢，你会难过的啊。”

“你怕吗？”爸爸每天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晚上他们俩关着门睡在一间屋子里。

“我怕。”爸爸说，“但我没有办法。”

“你不是说妈妈不吃人吗，你怕什么？ ”我总觉得爸爸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所以一直多留了一个心眼。

爸爸说他怕自己像许仙那样。

对的，妈妈也像白蛇一样怕酒，一碰到酒以后就会现原形。原来神话故事是真的可能发生的事。那妈妈也会像白蛇一样又善良又有本事吗？会隐身吗？会飞吗？会想什么就变出来什么吗？可是妈看上去一直是怕爸爸的，爸爸说什么，她就跟在他后面说。有一次妈妈说戴眼镜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眉毛太短了，要用眼镜边来加长。爸爸说：“不要瞎三话四。”妈妈马上就很惭愧地笑笑不说了。妈妈从来都没有像白蛇娘娘一样神气过。

我要小便，就让爸爸陪我一起去厕所，我已经长大了，爸爸不好意恩看我，就把头别过去看窗子外面。我小便的声音真响呀，嘘嘘地响。我也不好意思，可我害怕一个人。妈妈红色的刷牙杯像一只墨西哥大鸟前面，鬼鬼祟祟的。妈妈粉红色的洗脸毛巾，静静地吊在毛巾架子上，可好像自己就悄悄地动了一下，像一张马上要张开的巨大的眼皮。看着它们，我的心又痒痒起来，然后我又抖起来。妈妈所有的东西，好像一下子有了灵性，随时会变出别的样子来。

爸说：“你别怕呀，你是我的孩子，我会保护你的。”

我不完全是怕，还有一种奇怪的激动。

隔着客厅和走廊，我看着卧室里的妈妈，她还是蓝色的，看不清楚脸,静静地被她的花被子压着，可是我觉得她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好像是在求我不要怕她，她还是原来的妈妈，一心对我好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到了我的脑子里的。我看到她满是蓝色小皱纹的手动了一下，我想起了妈妈平时的手，她很喜欢摸我的身体，我觉得心里有一点暖暖的，像从前妈妈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摸着我后背的什么地方一样。

然后，那蓝色的手指动了下下，有一点微微闪光的蓝色像一个小蛾子一样朝我飞过来，它飞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原来它是一朵蓝色的绣出来的小花，是一个法国牌子“梦得娇”的商标的小花，我想起来，妈妈从来就是穿这个牌子的衣服的，我从小看着它长大。

我刚刚张开手，那朵小花就落到了我的手心里。它又湿又凉；像一块冰。

我惨叫一声，把花从手心里甩出去。

爸爸因为多喝了酒，眼睛也睁不开，听到我叫，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那朵小蓝花，落在地毯上，化成了一大滴水渍。

那天晚上，是爸爸在我的小房间里陪着我，我才慢慢睡着的。半夜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开小储藏室的门，那门不常常开，所以一开；声音就特别的响。我抬起头来，见爸爸靠在我的床边上睡得像昏过去一样，他呼出来的全都是黄酒的气味。我把头塞到爸爸的后背里，一动也不敢动，要是妈妈想要吃我的话，得先把爸爸搬开才行，可搬走爸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爸爸浑身都散发着酒气，象一大团酒糟。

在睡着以前，我在心里骂了自己，我真的是一个自私的人，古代的小孩，为了保护自己的爸爸，就自己去喂老虎，可我呢！太不像话。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等我醒来，太阳深深地晒满了整个屋子。楼下的南京西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还有那个站在路中间的警察嘴里的哨子声音。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之一，只要他的哨子一响，再心急的人也只好停下汽车。

妈坐在地板上望着我。她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有一点瘦，眉毛淡淡的，里面藏着一粒红色的痣。她穿着一件很大的T恤，当然是“梦得娇”。白色的大T恤上，绣着一朵浅蓝色的小花，那种蓝色，就是昨天妈妈变的颜色。

我赶紧抓住自己的被子：“爸爸快来！”我叫。

爸爸还是睡着没有醒，他一定是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

“你别怕我，陈淼淼，”妈说，“我不伤害人的。”

她拍拍自己的手给我看，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指甲的长短也很正常。

可这并不真正说明什么，就是狼也懂得先装成一个外婆呢。

她又伸出舌头来给我看，舌头上没有滴着血。

妈妈说：“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我呢厂她想了想，说，“我们身上是凉的，有一点像冰激凌的意思，不过不甜。可人的身上是热的，特别是喝了酒的人，酒在他们的身体里到处着火，我们遇见人；就像冰激凌遇见太阳，只有我们怕人，怎么可能吃人。所以你真的不要怕我。”

妈妈是另外一种人，就像爸爸说的一样，他们是那种蓝色会飘的人，住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和故事里的仙女、人鱼住在一起。他们是一种比人还要脆弱的人，风都能把他们吹跑。可是平时我们人不能到他们的地方去，而他们，在一天里的一个特定的时候可以到人间来，他们会走，也会飞。说起来，他们比人要高级一些。

所以妈妈他们是那种比我们真正的人要高级，可是也要脆弱的人。

“真的？”我问。

“真的。”妈妈用力点着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骗你呢！我都不能再说‘真的’，因为骗人的人最喜欢特别再说一声‘真的’，所以我不说真的，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可以看我的眼睛。”

妈妈把她的脸伸到我的眼前，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像一只睡着了的小熊一样温和和诚实。

她这样看着我说： “我的孩子，你千万不要怕我。我会做许多事，那是别的妈妈不能为孩子做的，我都能为你做。”

“你会什么？”我问。

她伸手往前一抓，再把握着的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在我面前张开来，妈妈的手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一直吵着要买，可是爸爸不同意给我买的电子小鸡。

“怎么样？”妈一脸既小心又得意的样子。

妈把电子小鸡递给我，起身到抽屉里找了一张上百块钱，把钱叠成一只小小的纸鹤，她把它放在手心里吹了一口气，说：“天皇皇，地呈皇，到淮海路上白色和蓝色的大百货店里去一次吧。”说着，她把小纸鹤往窗外一扔，钱做的小纸鹤顿时就像剪刀一样扎向前去。

妈转身对我说：“不能白拿人家伊势丹的东西，不劳而获和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不好的。我是一个好人，就是别人不看见的时候也不做坏事。”

我紧紧地捏着手里那滑滴响着的小鸡。从前看《阿拉丁》，看到他有下个神灯可以帮他，看《木偶奇遇记》，皮诺曹有仙女帮着，心里真的是羡慕。没想到我也有下天发现自己有个这样的妈妈。

妈妈坐在一边，突然没有声音地笑了出来，比人们说的那种微笑要笑得更厉害。她的脸上全是笑，眼睛在闪闪发光，脸上在闪闪发光，淡淡的眉毛像马一样地飞围两边，她美滋滋地向我闭了闭眼睛。她一定猜出来我心里正在想什么，她一定是在为我心里想的那些念头高兴。

忽然，妈妈把手伸到自己的眼睛上，往里一抓，她的眼眶里就开出一朵蓝色的花来。她手上的眼珠儿变成了卞小团蓝色的橡皮泥，她把它放在手心里捏捏软，然后揉一揉，搓下搓，拉一拉，做成一朵小小的蓝花，可我看到，花蕊里长着一只眼睛，正在一眨一眨，妈妈说：“天皇皇，地皇皇，到静安寺那里的小学校里去一次吧。”

那朵花就飞走了。

妈妈说：“有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把青蛙切开来，许多孩子在看，，青蛙有血流了出来，很凉，很新鲜，像最好的冰淇淋。”妈响亮地咽了一下口水，“真想不到，你们也这样对青蛙。”

我说：“不是我们，是生物课的老师。将来一定会有无数青蛙的灵魂来找他，杀死他。我最恨杀青蛙了。”妈妈也知道，我最喜欢的小动物，不是狗，也不是猫，而是绿色的青蛙。

妈妈看着我，不再说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说：“你那小朋友李雨辰正在做英文作业呢，我的天，她怎么咬铅笔头！”

我说：“那是因为她做得心里恨死了。”李雨辰算是我目前的好朋友，我们住得近，天天一起上学和放学。她和我不是一个小组，却一起坐在第四排，所以，我们中间只隔了一条通道，等于是同桌差不多。她是个瘦小的女孩子，我发现她的眼睛像是小兔子一样，眨得飞快。我虽然不能说是她的知心朋友，可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她虽然是班上的好学生，可也不喜欢做作业，她和我一样讨厌那么多的作业，可我们不得不做，

所以，她的铅笔头，全都被咬得像漏斗一样凹进去了。

“那她一定是个天才，被学校的功课压制住了，天才的力量就从牙齿里面跑出来，只好咬铅笔头。”妈妈说，“她怎么还是那么脏？”

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她跟她爸爸过，所以跟没人管的孩子一样。其实这也是我目前和她比较要好的重要原因。从前我喜欢和班上最出色的同学做朋友，我总是发现他们都很自私而且很容易看不起人。所以我要找一个倒霉蛋当朋友，我想这样的人应该是自卑的，对我的关心，肯定心里很感谢。然后她就对我忠心耿耿。我很希望帮助别人，只是想要帮一个对我真正忠心耿耿的人，我才能信任，才会放胆和她做朋友，不会在帮助她的时候心烦，不会老想着：凭什么老是我帮你，你就不能帮助我？我从前就一直老这么想的。

“爸爸妈妈离婚的小孩都是这副模样的。”我说。

“那要是你的爸爸和我离婚了，你也会这样？”妈妈说。她那留在脸上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又像玩具熊那样，又软，又暖。

“你们不会的。”我说。

“要是会呢？”妈妈坚持问。

“不知道。”我说着去推了推她，“不要说这种吓人的话。”

妈妈叹了口气，又说：“你们王老师烫着脚了，她在帮你们班的小朋友热袋装奶，热水一下子溅到脚上，她一只脚在地板上跳。”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妈妈的眼睛飞到我们班上去了，她在家里就能看到我们班上所有的事。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于是我问：“你能到男厕所里去看看吗？”

妈妈吓了一跳，说：“千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就是觉得奇怪，我从来没看到过男厕所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摇摇头说：“陈淼淼，你是一个下流坯。”

我忍不住笑，学校里什么地方我都去过了，就是没去过男厕所，我真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

妈妈说：“一长条像水沟样的，白色的瓷砖，矮矮的木头门。”

和女孩子的差不多。

妈妈严肃地说：“男孩子要站着尿尿这样的事，是不可以叫以告诉你的，女孩子一知道这种男孩子的事，马上就会变成大人，就再也不会长高了，我可不想你是个那么矮小的人。”说着，妈妈哗地眨了一下眼，脸上的花就又变成了眼睛。

妈妈真的神了！和皮诺曹的仙女，阿拉丁的神灯一样。而更好的是，他们拥有的是宝物，坏人要抢，宝物是没有感情的。到了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而我有的是自己的妈妈，要是她真的是不吃我的怪物，她会永远向着我，不会被抢走。

妈妈看着我，脸上全是笑。她的笑容像一块抹布一样，一把一把，把妈妈的脸擦得闪闪发光。这时候，我才发现妈妈的脸原来是有一点伤心的样子，她的脸像好久都没有擦干净的玻璃一样，有一点灰灰的不爽气。这在从前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现在，妈的脸明亮得在闪光，才能发现从前不是这样的。就像是那种灰灰的玻璃，它也是透明的，可当你把它擦得发光了，才会发现原来看上去透明的玻璃，其实也是脏的。

妈高兴的脸，是多么好看啊。

“那你还会偷着做什么和人不一样的事呢？人家小鬼盖思波不光会变东西，还会飞。”我说。

妈冲我眨眨眼睛，就冉冉地升了起来。她的脚浮到桌面上来了，又浮到大吊灯那么高了，我这才意识到她是开始飞起来了，一动不动就能飞起来，而不是像小鸟那样，得使劲拍翅膀。妈妈升到了天花板那里，微微笑地看着我。然后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平平的，像敦煌仙女一样静静地浮在我的头顶上。

我大叫一声：“爸爸！”

妈对我“嘘”了一声，制止了我。

她像小鸟喝水一样从空中凑近爸爸，很近地看着爸爸睡得死死的脸，对他的脸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那是在爸爸醒着的时候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现在爸爸只是一脸诚恳地对着妈妈的鬼脸深深地呼吸着。

我笑出来。

妈妈先很深情地对着爸爸的脸亲了又亲。再装爸爸的样子闭着眼睛很陶醉很害羞的样子。爸爸醒着的时候，就是妈妈，也从来不敢这么放肆。

我笑死了。

爸爸动了一下，妈吓得一抽，像烟一样升到上面去。 她用手指指吊灯，说：“又有那么多的灰，我的天，今天要擦灯了。”

我赶紧说：“别。一点也不浪漫了。”

听到我说这个，妈妈的脸笑开了花，可是她还是忍看笑，对我吐了吐舌头：“陈淼淼，你可真是个懒虫，将来不知道你自己的家会有多脏。”

妈满房子飞着，像真正的飞机一样，还会俯冲和上升。可是她嘴里不停地说窗帘箱里有蜘蛛网了，要打扫了；又说画镜线里装满了灰什么的，太像一个烦人的妈妈。

于是我说：“妈，你能带着我飞，才叫本事呢。”

妈这才停下嘴来，她看了看我，飞过来抓着我的手，她的手指现在是温暖的，太好了。她把我抱在她的怀里。她的身体像最软的鸭绒被一样包围着我，她的身上有的不再是昨天的那种冰箱里的腥气味，而是一种从前的那种切开的黄瓜气味，虽然是凉凉的，可是不冰，

而且很清香。我心驻一下子高兴起来。

渐渐，我发现自己的小床变得小了，而且窄了，我看见睡在床边上的爸爸像一个大虾。

然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看得见大橱顶上的东西，大橱顶上有一些灰白色的灰尘，还有妈妈画坏了、却舍不得扔掉的画。

接着我看到大吊灯那些向上张开的白玻璃灯罩里真的全是灰，最后我的头被什么东西顶住了，硬硬的，再一看，那是我家的禾花板啊，我这不是在飞吗？！

我是在飞。

妈妈带着我穿过走廊，我摸着天花板一路向前，我们像两只乌离开了鸟窝一样，离开了爸爸和我的小房间，飞过客厅，飞过客厅的桌子，那里还有昨天闯了大祸的那瓶绍兴黄酒。昨天我还吓得要命，我多傻呀！

我们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飞来飞去，我和妈加在一块，是很大的一块东西。一不小心，就碰到大吊灯。它就吱嘎吱嘎地摇晃起来，妈马上惊叫：“别把它碰掉了！”

我可不管。我喜欢看大吊灯被我碰的摇摇晃晃的，然后灯绳上的灰，像吃馄饨时候爸老要撒的黑胡楸面一样撒下去，一直洒到妈妈的大床上。

妈在我身后心疼地大叫：“你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啊！”

我能像小鸟一样的飞吗？

像鸟一样飞在我们这条南京西路上，“哗”地飞到东，叉“哗”地飞到北，看看美发厅的霓虹灯上脏不脏。

从气窗里看下去，帮着到我们大楼下面南京西路和陕西路交界的地方，那个吹哨子的年轻警察正笔直地站在路中间的圆台子上指挥交通，他看到一个会飞的女孩子会怎么想？前几天我飞跑过马路的时候，他还对我们大叫：“小人不要命啦！”然后过来一把抓住我的书包带子，像拉羊一样把我拉过马路去，所有的汽车全在他的哨子声里停下来，看我示众。现在如何，“小人”在他的头顶上飞！

我说：“我要飞到外面去。”

妈妈说：“不行，不可以。人家要看到的。”

我说：“妈妈！”

妈说：“真的不行，在人的世界里，就得像人一样生活，不能让人知道我们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到这里来以前宣过誓的，要不就不能来。”

说着，妈轻轻地把我放下来，我又回到了地面上，原来会飞的人，也是有规矩约束着的，所有的世界上，投有什么人是真正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妈也下来了，咚地一声坐到地上，看着我，很遗憾的样子。

我看着妈妈，她是奇妙的，是我的，虽然她不能做所有我想要的事，可已经很了不起了。

妈妈望着我说： “我也爱你，陈淼淼。你救了我。我一想到你，心里就开始冒胶水出来，那是世界上最结实的胶水。”

什么？

妈说：“你要知道！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胶水是人的世界里最好的东西，透明的，黏糊的，让你的心越来越结实的。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把它叫做感情。这是我们的世界没有的东西。你给我那么多，还有你的爸爸。”

妈妈那个空间里的人，因为从来不会生气，也不会高兴，不会吵架，也不会爱。因为他们没有感情，所以他们不用说话，也没有语言，他们整天就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们的风全是流动的音乐。不过对他们来说，等于是风，没有什么好喜欢的，因为他们的心里没有爱，也没有恨，他们的心是用最轻水晶做的，什么也没有。

他们那里的人，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感情来到我们这个空间的。他们党得我们人间的感情，是胶水，把一个个人，都紧紧地黏合在了一起。

妈妈也是为了要把自己和我们黏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的。妈妈说：“所以，我们坐班车到人间来，要来这里的人很多，我等了好多天，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躲在没人的红砖老教堂里，那里很安静，虽然不是为我们准备的，可也合我们的胃口。教堂里的小天使也是我这样的人，我们总是要在那里适应人间的强烈的热气，大多数人都变瘦了。

我们在黄昏时候出来，太阳下去了，我们就飞到

外面的大树上玩，在没有人爱上我们、或者恨上我们以前，我们怕晒太阳。不过，许多时侯，人总是先爱上我们，再恨我们，恨比爱要复杂一点。

“黄昏的时候，我们大家拉着树叶子荡秋千，唱歌。树下的人听不见我们唱歌，也看不见我们。只以为是树

叶子在风里响。那就是和我们没有缘分的人。

“要是有人抬起头来找，或者停下脚步听，那些人要么是诗人，要么是想要爱上什么人的那种心里寂寞的人。这样的人在里面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歌声，不过这种人是对自己的感觉最怀疑的人，他们其实是感觉最好的人，可是他们永远也不敢像最蠢的那种人一样，一张嘴就能肯定自己感觉不错。所以他们犹豫着，看来看去。

“而我们，就在树上看他们那若有所思的人间的脸，评论他们里面谁是好看的人。这是爱上一个人的前提。我们常常就爱上了那几张迷惑地望着树叶子的脸，因为迷惑就是一种感情，它们会像箭一样向我们的心扎过来，

然后，我的心就会有一些黏黏的东西流出来，把感情一点一点地黏住。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爸爸。那时爸爸还是一个大学生，每个星期六大学放学的时候站在大树下面等车回家去。他上的是第一医学院，可却学着写许多现代主义的诗歌。爸爸那向上望过来的眼睛，是世界上最黏的东西。”

妈妈说着，脸轻轻地红了，那种红色，一点点地盖住她的脸，她的眼皮，她的额头，就像昨天蓝色盖住了她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妈妈是怎么好起来的，我觉得他们真好，我做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

妈妈的心重了，就从大树上落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人间的女人，她在大树下面的车站上认识了爸爸，然后就恋爱了，就结婚了，就生我了。妈妈的心就更加黏了，因为还有我，我有时觉得自己比总是很严肃的爸爸更爱妈妈，我常常要紧紧地抱着妈妈才行。

妈妈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安徒生的人鱼公主，在故事里，她也很想当一个人。妈妈说她从前漂到大海深处去的时候，看到过人鱼公主，她现在也没有朋友，因为她最后还是没能得到一个人的感情，没有人爱上她。人鱼公主现在生活得不那么快乐，比起来，妈比她要快乐多了。

“那棵树在哪里？”我问。

“在49路终点站，教堂的前面。以后我带你去看看，那是你的爸爸妈妈相爱的墓碑。”妈妈微笑着说。

“不要瞎三话四。”我学着爸爸的样子说。妈妈实在是不会说我们的话。

这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是爸爸站在门口，他严肃地看着我们。

妈妈看着他，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有了。

# 疯丫头杜真子



## 疯丫头来了

一遇到马天笑先生对马小跳笑得不是那么自然，还 带着讨好的意思，而马小跳的宝贝儿妈妈又做出格外温柔的样子，不停地问他吃不吃这样，吃不吃那样，马小跳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不好讲的话要对他讲，而这些话，马小跳听了可能会跳起来。

“马小跳，有一件事情……唉，还 是宝贝儿妈妈讲吧！”

马天笑先生一直叫马小跳的妈妈“宝贝儿”，所以马小跳也一直叫妈妈为“宝贝儿妈妈”。

“是这样的，马小跳。”宝贝儿妈妈挨着马小跳坐下来，手就在他的脊背上摸来摸去，像对付不好对付的猫一样，希望这样能把马小跳安抚下来，“你姨妈要去美国住半年，杜真子要来我们家住半年。”

“我坚决不同意！”

马小跳果然跳了起来。杜真子是他姨妈的女儿，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个月。杜真子的爸爸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开始说访问一年，到现在已经访问了三年，还 不回来，说要把一个尖端课题研究完了再回来。结果，姨妈隔三差五地往美国跑，把杜真子一会儿寄放在她奶奶家，一会儿寄放在她外婆

家。她的外婆，也是马小跳的外婆。

“她为什么不去她奶奶家，不去外婆家？”

宝贝儿妈妈说：“她奶奶、外婆都管不了她。”

“马外跳，你是杜真子的表哥，也许你能管住她。”

马天笑先生的这句话，马小跳爱听，但是他确实不喜欢杜真子。在这个世界上，马小跳最讨厌两个女孩子：一个是他的同桌路曼曼；一个就是他的表妹杜真子。如果杜真子是夏林果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别说在他家住半年，就是住一年、三年、八年，就是一辈子住在他家，马小跳也热烈欢迎。

杜真子有一样东西，可以动摇马小跳那颗坚定的心。杜真子有一只心爱的猫，这猫很怪，它会笑。她走到哪儿，就把猫带到哪儿。她的奶奶、外婆都不喜欢这只猫，说它是猫精、猫怪。马小跳却对这只猫特别感兴趣，他怎么也想不通：这只猫为什么会笑？

“杜真子会带那只猫来吗？”

“猫？”马天笑先生也知道那只猫，“那只会笑的猫？”

马小跳松口了：“如果杜真子把那只猫带来，我还 可以考虑考虑。”

“她肯定会带来的。”宝贝儿妈妈说，“杜真子跟猫，比跟她妈妈还 亲。”

第二天，杜真子就来了，风风火火地来了。她一手抱着那只会笑的猫，一手拖着一个大轮箱，一进门便大呼小叫。

“最最亲爱的姨妈！最最亲爱的姨父！”

可一看见马小跳，眼睛一闭，嘴巴一撇：“讨厌！”

马小跳有一些时候没见到杜真子了，今天一见她，突然发现，杜真子原来一张圆圆的脸，现在怎么变成了一眯短短的猫脸？还 有，她原来的眼睛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呀，还 闪着绿光。

“杜真子，你越长越像猫了！

杜真子一点都不生马小跳的气，她说爱跟谁在一起，就会跟谁长得一样。她爱跟猫在一起，自然会越长越像猫。

“你会不会像猫那样长出一条尾巴来？”

“马小跳，你想气死我吗？”

杜真子尖叫着朝马小跳扑去，马小跳躲闪开，杜真子一头栽在沙发上。如果是别的女孩，早就哭鼻子了，或者去向大人告状了。杜真子可不，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本正经地问马小跳：“我住哪儿？”马小跳说：“沙发。”

杜真子可不买马小跳的账，她拖起轮箱就往马小跳的房间里走。

“干什么？干什么？”马小跳追了过去，“那是我们男生的房间，女生不能进去！”

“从今天起，本小姐住这个房间了。”杜真子把她的轮箱横在门口，“女生房间，男生免进！”

砰的一声，杜真子关上了房门。“宝贝儿妈妈，杜真子把我的房间占了！”

“马小跳，你是男孩子，杜真子是女孩子，要有点绅士风度嘛！”马天笑先生拍拍马小跳的肩膀，“你做表哥的，就把房间让给表妹住吧！”

如果不把房间让给杜真子，就没有绅士风度。马小跳怕落个“没有绅士风度”的恶名，只好把房间让给杜真子住。“我睡哪儿呢？～沙发。”

马小跳顿时觉得他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宝贝儿妈妈赶紧说：“如果你不愿睡沙发，睡在书房里也行。”

马天笑先生却说：“如果你在灯光的照射下也睡得着的话，你就在书房里睡吧！”

马天笑先坐白天在玩具厂当厂长，晚上在书房里搞设计，经常搞到半夜。书房里亮着灯，怎么睡得着？马小跳说：“我还 是睡客厅的沙发吧！”嘭！嘭！嘭！

有三大包东西从马小跳的房间里被扔出来，一包是马小跳的衣服，一包是马小跳的书，一包是马小跳的玩具。

“杜真子，你把门打开！”

马小跳使劲地拍着门。拍不开，又推。

门一下子开了，马小跳扑进房间里。“出去！“‘这是我的房间！…‘现在是我的！”

啪的一声，杜真子把二张写着大字的纸，贴在了门上：

女生寝室

男生免进

有这样的表妹，马小跳只好自认倒霉。他安慰自己“好男不与女斗”，从他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 好男不与女斗

好男不与女斗

自从杜真子住进马小跳的房间，马小跳就再也没有进过他自己的房间。只要马小跳想走进他的房间，杜真子就会指着门上贴的那张纸，问马小跳：“你不识字呀？”

马小跳当然识字，那纸上写的是：

女生寝室

男生免进

有个女孩子在家里，马小跳的生活变得别扭起来。马小跳习惯睡觉的时候，只穿条小裤衩。有一天晚上，马小跳只穿一条小裤衩，抱着衣服从卫生间里出来，正遇上去卫生间的杜真子。

“啊——”

杜真子发出一声尖叫，双手捂住眼睛。

马天笑先生从书房里冲出来，宝贝儿妈妈也从卧室里冲出来，他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杜真子．你的眼睛怎么啦？”

杜真子的手还 捂着眼睛：“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眼睛会烂掉的。”马天笑先生问：“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马小跳的裸体。”马小跳奋起自辩：“我穿了内裤。”

杜真子还 是不肯把手从眼睛上放下来：“你为什么不穿睡衣？”

“我从来不穿睡衣。”“我在这里，你必须穿睡衣。”

“我就不……”‘马小跳，要有绅士风度。”宝贝儿妈妈又护着杜真子，“你就穿上睡衣吧！”马小跳还 是不肯就范。“喵——”杜真子带来的那只猫叫了一声，它的两只眼睛闪着绿光，一直在对马小跳冷笑。

马小跳倒吸一口冷气，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知道这只猫会笑，但不知道这只猫还 会冷笑。

尽管马小跳热爱一切有生命的小动物，包括这只会笑的猫，但这只会笑的猫一直对他充满了敌意，因为他老和杜真子吵来吵去，会笑的猫当然会站在它主人杜真子那一边。

马小跳不是怕杜真子，他是因为怕这只猫，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穿上睡衣、睡裤。当然，是一边穿，嘴里一边嘀咕：“好男不与女斗。”天快亮的时候，是马小跳睡得最香的时候。“啊——。杜真子又在卫生问里尖叫起来。“又怎么啦？”

马天笑先生打着哈欠从卧室里出来。“马小跳解了小便，不冲马桶！”

杜真子一手捏着自己的鼻子，一手去揪马小跳的耳朵，把他从热被窝里揪起来。

“去，去把马桶冲干净！”

马小跳睁不开眼睛，他还 没睡醒。马天笑先生说：“我去冲，我帮他冲！。

“不行！”杜真子态度坚决，“我最讨厌解小便不冲马桶的人，我一定要马小跳亲自去冲。

马小跳在睡梦中，他根本不知道杜真子在说些什么。“马小跳，你起来！。

马小跳睡得太死，杜真子揪他的耳朵，他都不觉得痛。可是，尽管他是闭着眼睛的，他也能感到有一双眼睛正瞪着他。

马小跳睁开眼睛，那只会笑的猫就蹲在他的枕边，两只绿光闪闪的眼睛正瞪着他。。你……，马小跳拉上被子，蒙上他的眼睛。“喵——”

会笑的猫伸出爪子，拉下被子。马小跳又看见会笑的猫在冷笑。

马小跳全身的鸡皮疙瘩在紧急集合。他从沙发上滚下来，然后跑进卫生间里。哗！哗！哗！

马小跳把马桶冲干净，回到被窝里，却再也睡不着了。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杜真子带来的那只猫，在向他冷笑。马小跳毛骨悚然，不敢再睡。听到宝贝儿妈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便悄悄来到厨房里。“宝贝儿妈妈，杜真子什么时候走？”。才刚来一天，怎么就想人家走？”马小跳大放悲声：。我快活不下去了。”

“怎么会呢？”宝贝儿妈妈根本不把马小跳当回事儿，“杜真子就住半年，半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才来一天，马小跳就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半年是多少天？至少有一百八十天，这日子怎么过呀？

马小跳在台历上，把过去的一天画了个红圈。马小跳的心情好了一点，他想，画完一百八十个红圈圈，他就不会再有度日如年的惑觉了。

早餐的时候，马小跳习惯喝半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再吃两片面包夹花生酱，再吃一根香蕉或一个苹果。

“马小跳，你怎么可以才喝这么一点点牛奶？”杜真子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在她短短的猫脸上，几乎占了一半的面积。

马小跳朝杜真子翻翻白眼：“我喝多少牛奶，你也管？”

“我怎么能不管？”杜真子说，“你知道人家美国男孩子为什么长得那么高大，那么漂亮？人家每天都咕咚咕咚地喝牛奶，要喝几大杯呢！”杜真子也跟她妈妈去过美国，她最爱拿美国的男孩子跟马小跳比。

“人家美国男孩子喝牛奶喝成小牛，跟我也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杜真子大呼小叫，“你是我表哥，你长成这个样子，不是丢我的脸吗？”

马小跳气得要死，宝贝儿妈妈和马天笑先生却开怀大笑。杜真子不由分说，给马小跳倒满一大杯牛奶：“喝！喝完它！”

马小跳哪里肯喝？正准备反抗，那只会笑的猫跳上桌来，马小跳又看见它在冷笑。

马小跳在心里说“好男不与女斗”，端起那杯牛奶，咕咚咕咚……

## 那只会笑的猫

马小跳被他的表妹杜真子逼着，不，应该说是被那只会冷笑的猫逼着，咕咚咕咚，喝下了一大杯牛奶。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牛奶，整个上午，他的肚子都咕咕地乱响，坐在他前面的毛超都听见了。“马小跳，你是不是要拉稀？”

马小跳恶狠狠地说：“都是被那个杜真子害的！”

“杜真子是不是你的表妹？”毛超还 记得马小跳给他们讲过杜真子，“就那个疯丫头？”“烦都烦死了。”马小跳说，“她现在住到我们家来了。”

“烦什么呀？你不知道，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一点都不好玩。”毛超凑近马小跳，“马小跳，她长得怎么样？”“不怎么样。”

“不跟夏林果比，跟路曼曼比，怎么样？”

夏林果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路曼曼没有夏林果漂亮，但看着还 顺眼，只有马小跳看她不顺眼，因为她老管马小跳，跟杜真子一样。“差不多。”马小跳没好气地说，“她长着一张猫脸、一双猫眼，长得跟她带来的那只猫一模一样。”

“跟猫长得一模一样，一定很好玩吧？”

马小跳一想起杜真子折磨他的种种事情，心里就不舒服。

“杜真子一点都不好玩，可她带来的那只猫很好玩，会笑。”“猫会笑？我不相信。”毛超问坐在马小跳后面的唐飞，“唐飞，你相信不相信猫会笑？”

“谁的猫舍笑？”

唐飞对这些事情最感兴趣。

“杜真子带来的猫不但会笑，还 会冷笑，还 会大笑，还 会……”

“马小跳，你在编故事吧？”

“唐飞，我不骗你。”马小跳就怕别人不相信他说的话，“那只猫对我总是冷笑，对杜真子总是大笑。

唐飞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那只猫。

“马小跳，今天下午放学，我们去你家。”

“去我家干什么？”．

唐飞说：“去看那只会冷笑、会大笑的猫。”

毛超说：“还 有你那个长得像猫的表妹。”

马小跳、毛超、唐飞和张达这四个男生，是四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唐飞和毛超都要到马小跳家去，张达也得去。

张达不喜欢猫，因为他怕猫。在他小时候，猫曾经抓过他。直到现在，他的手背上，还 留着猫抓的三道伤痕。

“猫……猫有什么好看的？”

唐飞说：“那只猫会笑。”

毛超说：“马小跳还 有一个表妹，叫杜真子，长得跟猫一模一样。”

下午放学后，四个人来到马小跳家。

那只会笑的猫从马小跳的房间——哦，现在是杜真子的房间里跑出来，它以为是杜真子回来了，所以它满脸笑容。但一看是马小跳，还 有三个它不认识的人，它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那模样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唐飞说：“这猫哪里会笑呀？”

毛超说：“我看见它刚从房间里跑出来的时候，脸上好像在笑。”

唐飞大摇大摆地朗猫走去：“喂，你对我笑一笑！”

猫瞪着唐飞，眼睛闪着绿光，唐飞本来已伸出手去想摸摸它的脸，手便在半空中停住了。

“喵——”

猫的耳朵动了动，嘴咧开了。

“看，它笑了！”马小跳说，“是冷笑。”

那冷笑的猫，样子十分可怕。四个人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你别那样笑啊！”

唐飞挤出一脸讨好的笑。

那猫脸上的冷笑不见了，也挤出一脸讨好人的笑。

“这种笑叫什么笑？”

毛超说：“媚笑。”

“哈哈哈！”

四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那猫眯起眼睛，咧大嘴巴，它也会大笑。

这猫不简单，它会模仿人的笑。

“还 有什么笑？”

他们搜肠刮肚，想有关“笑”的词语。

“苦笑。”

“苦笑怎么笑？”

毛超说：“苦笑就是你心里想着痛苦的事情，脸上却要笑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苦笑是这样笑的。”

马小跳心里想着杜真子折磨他的事情，脸上却要笑出来，大家都说马小跳的苦笑很标准。

马小跳对着猫苦笑，猫皱皱眉头，咧咧嘴，它也苦笑。

“看，它苦笑了！”

那只会笑的猫，笑得还 真苦。

“傻笑！”唐飞说，“我来傻笑。”

“你本来就傻。”

唐飞现在没有心情跟毛超打口水仗，他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只会笑的猫身上。

唐飞对着猫傻笑：“嘿，嘿嘿……”

猫歪着头，斜着眼，咧着嘴，它也傻笑。

那只会笑的猫，笑得还 真傻。

”狂笑！”毛超说，“我来狂笑——哈！哈！哈！”

毛超笑得浑身乱颤，那样子像触了电一样。那只猫笑得更狂，笑得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背也弓了起来。

猫好像很喜欢狂笑，笑起来就停不下来。

“这猫的笑神经太发达了。”

猫终于笑累了，不再狂笑，但它脸上还 带着一种笑。

马小跳问：“你们看，这是什么笑？”

张达说：“皮笑……肉不笑！”